

金魚

费利佩·蒙托罗著



金 鱼

〔秘鲁〕伊萨克·费利佩·蒙托罗著

上海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
七六届工农兵学员及部分教员集体翻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七年·北京



Isaac Felipe Montoro

LOS PECES DE ORO

Editorial y Litografía Lima S. A.

Lima, 1971

金 鱼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 144,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1977年4月北京第1版

197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418

定价 0.77 元

秘鲁渔工斗争的序曲

— 代序

《金鱼》是秘鲁第一本描写渔工生活的小说，发表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作者伊萨克·费利佩·蒙托罗出身于下层社会，曾当过报贩、木工、海员、洗衣工人、歌手、报纸校对等。这本小说，通过对秘鲁卡拉俄港渔工的生活和斗争——今日秘鲁渔业生产状况的一个断面的描写，反映了秘鲁人民要求维护民族权益，要求采取必要措施以改善人民生活的愿望。然而，也正象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一样，作者的思想情况比较复杂，因此，小说中也包含着一些夸张的描写和不必要的情节。

秘鲁的渔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大国对鱼粉、鱼油需要的激增而发展起来的。秘鲁地处太平洋东岸，有漫长的海岸线，沿海一带是南美的主要渔场之一。它的海域里盛产一种叫做“安乔凡塔”的小沙丁鱼（也叫做鳀鱼）。这种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是制造鱼粉、鱼油的原料。从七十年代起，秘鲁的渔获量一直名列世界前茅，鱼粉、鱼油的出口占全国外汇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这种小鱼对秘鲁来说，真是金子一般宝

贵的自然资源。可是秘鲁的渔业尽管发展迅速，它的主要生产部门却为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所垄断，它的大部分产品以及产品的价格，均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所控制，秘鲁的广大渔业工人遭受着深重的压榨和剥削。

小说一开始就展现了一幅悲惨的场面：渔工昌蒂在捕鱼时不慎炸掉了自己的双臂，生命垂危，无人理睬；船老板借口他违禁使用炸药，一个钱都不肯给。这件悲惨的事故彻底戳穿了资本家制造的似乎当渔工能赚大钱的假象。事实上，渔工跟其他劳动者阶级一样，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被资本家剥削得“只剩下一张又干又瘪的皮，就象榨掉了油，去掉了胶，磨成了粉的沙丁鱼一样”。小说中昌蒂和他同伴们的悲惨遭遇，正是现实生活中秘鲁广大渔工苦难生活的一个缩影。

哪里有压迫和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和斗争。小说从昌蒂双臂被炸，他的同伴们群起向资本家展开说理斗争起，到最后失业渔工忍无可忍，终于冲破资本家的封锁，夺船出海止，描写了广大渔工同资本家及其走狗进行英勇斗争的广阔场面，反映了秘鲁人民在斗争中的新的觉醒。尽管作者反映现实斗争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且也未能充分揭示斗争的本质和发展的方向，但是从作品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渔工们的斗争不仅是工人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还同保卫还是出卖祖国资源这一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这一点，对于今天受到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霸权

主义的欺凌、压迫和剥削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具有普遍现实意义的。作者明确地描写了渔工和资本家这两个对立阶级的斗争。渔工们反对把民族资源拱手让给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反对渔业资本家的剥削，也反对外国资本对秘鲁渔业生产的控制，更反对外国渔船闯入秘鲁领海进行海盗式的掠夺。霍苏埃、恩玛努埃尔等人就是渔工中的代表人物。霍苏埃不顾个人利益，忍受同伴们对他的误解，一心为发展民族渔业而去开拓新渔场。老渔工恩玛努埃尔很早就发现了新渔场，但一直保守秘密，怕落到外国掠夺者的手中。与此相反，那些资本家却唯利是图，他们迫使广大渔工到海上大肆捕捞，根本不顾民族经济的利益；为了赚钱，他们甘心为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效劳。菲加里就是这个阶级的典型人物。他原先是个连杯咖啡都喝不起的穷光蛋，靠了拍马钻营、投机取巧的本领和对成千渔工的残酷压榨而发了财，一跃而成为渔业界的寡头。这个无耻之徒，为其剥削者的贪欲所驱使，不顾广大渔工的死活，用尽心计要把所有的小船毁掉，换成从外国买进的打鱼多、雇工少的大渔船，以攫取高额利润。他勾结纽约的交易所，虚报出口数字，逃避税收，甚至要挟政府，大干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勾当。

然而，作者虽然描写了渔工们和资本家进行的斗争，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为渔工们指出一条真正的解放的道路。主人公霍苏埃认为只要渔工们自己有了渔船就能避免

资本家的剥削。“库拉松”号沉没后，渔工们以分期付款方式赊购了一条“希奥尼娜”号新船。这个情节实际上就是当时秘鲁政府大事宣传的“合作化运动”的一个反映。一九六八年上台的秘鲁军政府，曾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推行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例如中小企业的合作化运动，政府机关的道德化运动，农村的土地改革，以及对外国跨国公司和外国资本的收归国有和限制等等。这些政策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经济和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限制了帝国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和掠夺，缓和了国内的阶级斗争，但是它们的本质是改良主义的，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秘鲁的深刻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小说里描写“希奥尼娜”号的合作化渔工辛辛苦苦打了成百吨鱼，却因垄断资本家的鱼粉厂拒绝收购而白白烂掉；最后，这条合作化的渔船还是落到菲加里的手中。这个结局正是这种改良主义必然碰壁的明证。支持这些政策和措施的渔工霍苏埃在小说中被描写为英雄人物，但是老渔工恩玛努埃尔·席尔瓦要比他深刻一些，成熟一些。几十年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使这位老渔工宁肯失业挨饿，忍受渔禁期的痛苦，而始终不把发现新渔场的机密泄露出去。他知道，祖国的自然资源如果不为全体人民所掌握，难免不遭外国渔船的浩劫。

的确，老席尔瓦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小说中就描写了这样的一些场面：一条日本渔船闯进秘鲁海域偷猎 鲨

鱼，碰上了为同一目的而来的美国渔船，双方争夺猎物，互相开枪轰击；一条挂着黎巴嫩国旗的神秘大船，勾结菲加里的走狗拉巴杜船长，大搞走私麻醉毒品大麻叶的勾当；在秘鲁渔船的作业现场旁边，虎视眈眈地停着两条挂着荷兰国旗的大加工船，要强行收购秘鲁渔船捕捞的鱼，立刻加工成鱼粉，装载而去。秘鲁的领海，竟是谁家的天下！这些场面，就正是今天两个超级大国疯狂推行海洋霸权主义，掠夺第三世界国家海洋资源的真实写照！

美帝国主义一向把拉美国家看成它的“后院”，把拉美国家的领海看作它的“内湖”。它的军舰、渔船在“内湖”任意出入，肆意捕捞。据统计，仅在一九七一年，美国渔船在秘鲁和厄瓜多尔海域内非法捕捞的金枪鱼一项，就价值一千五百万美元。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加紧推行海洋霸权主义，它的海盗渔船遍及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大肆劫掠世界各国的海洋资源和进行卑鄙的间谍活动。一九七四年苏修渔获量的九百八十六万吨之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在其他国家的海域内捕捞的。苏修对拉美国家富饶的海洋资源早就垂涎三尺，一九六六年起，苏修的渔船队就到达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一九六七年初，就有不下一百艘苏修渔船出没在南美洲的海域，并在古巴建造了庞大的渔船基地。苏修、美帝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肆意侵犯和掠夺拉美国家的主权和资源，不断激起拉美国家人民的反抗。

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早就指出：“拉丁美

洲的人民，并不是顺从美国帝国主义的奴隶。”^①如今“后院”早就不再平静，“内湖”掀起了反抗的波涛。自从一九四七年秘鲁、智利两国首先提出二百哩领海权的要求以来，拉美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的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捍卫二百哩领海权或二百哩经济专属区的斗争已经成为拉丁美洲和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反对苏美两国海洋霸权主义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日益清楚地认识到，捍卫二百哩海洋权的斗争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掠夺与反掠夺、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这一正义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②当前，秘鲁人民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人民以及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方兴未艾。小说结尾时，死难渔工盖洛巴纳的新生儿子用小手抓住一条沙丁鱼，渔工们高兴得欢呼起来，预示着秘鲁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一定会被新的一代——在斗争中日益觉醒成长的拉丁美洲人民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成为建设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造福于人民的财

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② 见毛泽东主席《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士的几次重要谈话》，《新华半月刊》，1960年第10号。

富。我们相信，在觉悟了的世界人民的斗争面前，苏修、美帝妄图霸占和瓜分世界海洋，掠夺第三世界国家海洋资源的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只要加强团结，坚持斗争，他们的反帝、反霸的正义事业就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上海海洋渔业公司工会理论组《金鱼》评论小组
上海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

第一章

鱼群！蔚蓝的大海里出现了一滩紫黑色的鱼迹。这片深紫的阴影是一群数不清的鱼，一堆海洋的财富。人们从晨曦初露一直到桔黄色的落日染红云彩，整整等了它一天了。“准备好！要下网啦！”库拉松号的船长大声给船员们下命令。

渔船随着波涛起伏摇晃。船长命令下网，于是，一大堆鱼网慢慢地放下水去。小围船上的水手拉紧了船头的缆绳。拴在网边上的浮子犹如一条长蛇在水上漂动；船打着转，拖出一道水印，蛇也越来越长，围成了一个圆圈。沙丁鱼被围起来了。成百只灰白色的海鸥欢悦地扑击着双翅，雨点般地扑向围网的区域。它们抢夺着一条条扭动着的、绝望地挥动着尾巴的小鱼，叼住一条就腾空飞起，乍看起来，仿佛一条条白手帕在道着再见。

船长和船员们在‘漂流着’^①。远处可以看到一圈渔船在寻找沙丁鱼群，就同刚才库拉松号一样。渔工们从未碰

^① 渔工口语，指渔船停在海面不动，渔工们在甲板上进行捕捞作业。

到过这样倒楣的日子，但是，没有一条船会空着船舱回码头的。这些人有本事一连几天在远海过夜，直到倔强的鱼儿被他们抓住。一天下多少次网也无所谓。

在库拉松号上，强悍的古铜色皮肤的人们准备用滑车了。鱼网通过吊杆顶端的滑轮收了起来。渔工们收紧鱼网，一股咸味的海水往他们身上浇来，浇到浅黄色的雨衣上。

“小心！眼睛老要看着上面。过来一点，要不滑轮掉下来会把你砸得稀巴烂的。”船长对一个新船员喊着。

如果网环收得慢，不及时把网兜起来，沙丁鱼就会钻进深水里逃走。

“用力啊，再加把劲。把船头的缆绳拴到船舷上，”库拉松号的船长拉巴杜说：“沙丁鱼都兜在网里了。”

滑车还在转着。这家伙又大又笨重，样子象一个银色的轮盘，发着单调、难听、刺耳而且使人讨厌的响声。

桅杆上的吊索一紧一松，一根根的吊杆一上一下，就象一只孔雀把它的羽屏忽而张开忽而闭上。这活儿又繁重又危险。常常一根吊杆砸下来，打在渔工身上，那就肯定活不了。然而，渔工们却很镇定，他们每一刻都在玩弄着生命。如果掉在水里被网套住，就会象一条鱼一样，再也无法浮出水面，就要被淹死。惊人的沉默，没有一个人发笑。船长不时地呼喊着，骂着人；顺从的船员们默默地听着船长专横的命令。

拉巴杜有一副大胆、精明、野心勃勃的表情。他是一个残暴的人，人们早就受够了他，但是没有在别的船上找到工作之前，只得再忍受一下。有时，他变得忧郁、沉默，那是他的野心在考虑怎么捕鱼发财致富。

库拉松号船上的人们，一个个都是虎背熊腰，肚皮扁平，没有一个是病弱的。被艰苦的海上生活折磨老了的皮肤，使他们显出一种忧伤而粗野的神态。他们都寡言而爱沉思，当然也有爱饶舌的，还有象霍苏埃·卡纳雷斯那样的有阶级觉悟的真正的演说家。霍苏埃是一个沉静的船员，然而如果法律不保护他的同行时，他就会怒不可遏。

一般说来，秘鲁的渔民都没有多少文化；虽然，今天也有一些有学问的人混进了渔业，但他们多半是怀着短期内赚一笔大钱的野心。

有一个现象看起来挺怪，渔工们一会儿还是风平浪静的，突然间会狂怒得象狂风暴雨。他们动武的时候，比如说吵到不可开交的时候，就会大发雷霆，而且不止一次以悲剧收场。

说句实话，他们在船上是不被尊重的，住的是统舱，那里肮脏得使人想起牢房里的破床。几根旧桅杆就是床架，床单满是污垢，到处是铁锈。渔工的衣服也沾上了黄锈，发脆，不经穿，因此大部分人赤膊干活。

“白忙了一场！”看到一张空网露出水面，人们火冒三丈地喊了起来。

“又是些破鱼。”

沙丁鱼逃走了，只有几条小鱼在里面乱跳。还有几只蜘蛛似的小红虾抓在网上。到底还不够老练。船长拉巴杜轻蔑地看了鱼网一眼。他在船桥的栏杆上靠着。海水中，贴着右舷漂浮着一些彩色的小鳞片，象一盏盏小灯，闪耀着黄的、白的、绿的、红的光芒。

“真他妈的走运。”冒蒂说。他是一个肌肉发达的船员，人家说他是挺能照顾家庭的好父亲。“难道我们抓不到鱼就回去？我惦着五个孩子啊！大的孩子上学要买书，我要是不买给他们，我老婆可要找我麻烦了。”

大家垂头丧气地回船舱去了。

浅蓝色的天际进出几颗昏暗的星星，这是夜的语言。精疲力尽的渔工们躺下了。他们睡着的时候，脸上蒙着一层凄楚的阴影，尽管隐隐约约，但是看得出这是海上渔工的痛苦表情。他们花尽了力气，结果一场空，使他们更增加了疲劳的感觉。他们眯缝着眼睛，思念着陆地，对家庭的怀念充满了头脑。有些单身汉则想着某个街头姑娘的温存，希望再碰到她，重温那迷人的夜晚。

一个见习水手拿起水龙冲洗甲板。这是个年轻的短工，他被海上的冒险生活迷住了。水浇在甲板上，流进了排水管。任性的小伙子光着脚板，劈啪地踩着水。黄昏时分，渔工们都在整装，想打扮得象样一点上岸。

螺旋桨的噪音和海浪声交织在一起，这是劳累了一天

之后唯一能听到的声音。上面，驾驶室里，船长操着舵轮，保持着罗盘指引的航向。过了一会，一个船员来接替他的工作。他给船员交代了船的航向，然后回到他的船舱，整个航程中他就可以睡觉了。

由于一天来毫无所获，船员们个个愁眉苦脸。远处隐约可见高耸的海岸，一段一段的，仿佛一个大平台支撑着一排排深褐色的楼房；那上面的灯光，在暮色中就象一团团余烬里的火星，闪闪点点。

船长拉巴杜听见声纳的信号有了变化，就高喊起来：“沙丁鱼，快准备，沙丁鱼，各就各位！”

果然，声纳的纸带上标出了一道道棕色的鱼迹，表示船已经进入渔场。这一次鱼群可再也跑不了啦。沙丁鱼已经溜掉七次了。

“沙丁鱼，又是沙丁鱼。”盖洛巴纳搔搔头皮说，明显地流露着悲观的情绪。“要是再打一次空网怎么办？大家都已经精疲力尽了，可不能再白干了呀！”

声纳继续显示着有沙丁鱼。

“多少总得打一点哪！”渔工霍苏埃·卡纳雷斯说。他是一个熟练的绞车工。

这时，热爱家庭的昌蒂想起了自己的五个孩子，想起了最小的孩子在出麻疹，整天在家里哭闹；他又一次想起了孩子上学要的书本。“如果我不带钱回家，我老婆又要对我发脾气了。”倒楣的念头缠住了他。昌蒂想出了个什么办

法哟！

“要是这一次沙丁鱼再不落网……”昌蒂带着因为缺钱花而弄得走投无路的那种烦恼情绪，喃喃自语地抱怨着。他心烦意乱地穿上雨衣，想想还不如留在船舱里休息，但是船上没有人敢于违抗船长的命令。

“快一点 昌蒂 船长在下网了。”老船员恩玛努埃尔·席尔瓦说着，很快地走了出去。

再过几分钟，网就要收口了。但是，昌蒂穿着雨衣还留在那里，沉思着，没有离开船舱。他在转什么念头？失去信心了吗？又打了空网吗？这一整天他们太倒楣了。

“该死的沙丁鱼 为什么就逮不住呢？”昌蒂想。突然昌蒂蹲了下来，手伸到床铺底下，取出一筒炸药。他流着汗喘着气凝视着它；他知道法律严禁使用炸药捕鱼。

“但是只有这个解决的办法 这下子就溜不掉了。”

船上有一根叫吊网杆的大杠子，它顶上有一个钩子，鱼网收拢口以后，就用它起网。这时候，沙丁鱼已经兜在网里 但是还不一定 还可能溜掉。

昌蒂走上甲板，嘴里叼着一支点燃的烟卷，手里拿着那筒炸药。看到他的伙伴们正在费力地干活，使他更加神志恍惚。他没有计算扔出炸药的时间就点燃了导火线。炸药在他手里爆炸了。一声巨响，大家都吃惊地转过头来，顿时吓呆了。真惨哪！多么可怕景象！船员昌蒂仰面躺着，失去了双臂，鲜血象两根水管那样往外直冒。甲板上的水

都染红了。有人喊：

“两条手臂都炸掉啦！”

“得赶快止血，流血太多就完了。”戈多喊。大家就象自己亲身遭到不幸似的，都想跑去救护昌蒂，可是，突然又都停住了，因为拉巴杜在高叫：

“先把活儿干完，不能叫沙丁鱼跑了。有一个人照顾受伤的就够了。”

戈多用一根缆绳给伤者止血，同时，其他的船员一面继续干活，一面紧张地看着已经没有手臂的渔工。他好象不再呼吸，失去了知觉。

吸鱼泵的管子头插到网里，成千条沙丁鱼吸进了船舱。这网打得十分成功，根本没有必要使用炸药。

戈多给受伤的人止了血，又给他包上绷带，然后摸了摸他的脉搏，几乎摸不出来了。戈多说，渔船应该立即驶回码头，把昌蒂送进医院。工作结束以后，拉巴杜漠不关心地说：

“谁叫用炸药的，难道有这需要吗？”

“他以为又要打空网了。”小围船驾驶员奥里亚诺说。

现在昌蒂没有了手臂，却好象长了两只小翅膀。一到码头，他被毫不在意地抬上了岸。繁忙的工作，使大家没有时间来怜悯他。他的僵直的躯体横在地上，等待着救护车的到来。

渔船连续不断地卸着沙丁鱼。烟囱里吐出来的浓烟消

失在黑色的夜幕中。那些渴望上船的短工们来回奔忙着，几乎踏到伤者的身上。他们以为昌蒂已经死了。谁知道哟！

暗褐色的大海，卷起道道白色的浪带，在海滩上徘徊。令人作呕的腥味和油味在空气中弥漫，寂静和黑暗越来越深沉。渔船的影子犹如蹲伏着的幽灵，在阴暗中渐渐隐去，不知不觉就消失了。

鱼粉厂的一排排管道，使卡拉俄港的这个地区带着一种粗陋而平淡的景象。这里是莫森萨码头。近处，是一座座石头山峦，一条河流在山石中间蜿蜒穿过，流向大海。远离小山峦的地方，零零星星地散布着一些小茅屋。风无情地刮着，把那些乱石路面刮得冷冷清清，只有些杂牌的公共汽车，摇摇晃晃地在码头附近驶过。鱼粉厂的大门口，守卫正在抽着烟，消磨这通宵不眠的夜晚。

码头的避风棚边，短工们都靠紧着在睡觉。等待上船的疲劳，使他们伸开两腿，躺倒在小路的水泥地上，沉入梦乡。他们挤着睡在路上，要一直睡到黎明。他们都是乡下人，在城里没有家。他们身无分文，也无处可去，只能在这里过夜。他们不敢走回家去，因为路上有人抢劫。尽管他们身上没有什么可抢，也可能挨刀子，或者剥掉衬衣，或者抢走鞋子，光着脚走石子路。

还有一些穿着工作服，挎着背包的人，在等待着船长。船长已经答应他们上船，但是船上什么人手也不缺。这些

短工白花了盘缠。已经凌晨两点，看来没有希望了。

昌蒂还在缆桩旁边躺着。对这个裹着毯子躺在地上的
人，人们总以为他已经死了。

远处，有一个卖水果的女人，蜷缩着身子靠在墙上，头上裹着一条围巾，看去黑乎乎的一团。她和那些短工一样，坐在地上睡，等天蒙蒙亮了就走。一个渔工向她买了一个桔子，剥掉皮吃了下去。随后又向她要了一杯深紫色的奇却酒，一饮而尽。

可怜的短工！在他青铜色的脸上，流露出对航海的渴望。往返一个航次至少可以挣五百个索尔。多吗？当然啰！足够他一个星期的花费。虽然工资比其他任何工作都高，但是每天得干十八个小时的活儿，等于干两天。

渔船库拉松号桅杆挺立，灯光黯淡，正在忙忙碌碌地把死鱼卸到平底浮动驳船上。有几个渔工下船上了码头，他们看着躺在地上的身体，为昌蒂哀叹。救护车没有来，殓车也没有来。尽管大家看见的是一具尸体，但是戈多断言说昌蒂没有死。

短工们争夺着昌蒂留下来的空额，都想让拉巴杜听听自己的处境多么困难，多么需要上船。

“让我干吧 船长 让我补这个空额吧？”一个短工苦苦地哀求，似乎他是个无依无靠的人。

“拉巴杜先生，拉巴杜先生，你还记得吗？你答应过让我上船工作的。”另一个短工拉着拉巴杜的袖子说。

昌蒂仍然躺在地上，浑身发着高烧，没有人关心他。他在昏迷中做了一个梦，这是一个可怕的噩梦。梦中，渔工们都没有手臂，却长了小翅膀。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他也不例外。他们扑到水里，用嘴捕捉沙丁鱼。指挥他们的不是船长而是船老板。船老板蹲在船舷上，把渔工们嘴里衔住的鱼夺下来扔进船舱。他们十分劳累，想回到船上去，但是船老板用鞭子抽打他们的脑袋，用脚把他们踢下海里，他们只好又去追捕沙丁鱼。

真是一个噩梦！多么荒唐可笑的事情在昌蒂的头脑中打转啊！“只是一场噩梦罢了。”昌蒂自言自语。体温继续上升。周围的短工们还在争夺这个空额。突然，昌蒂听到他的伙伴霍苏埃·卡纳雷斯的声音就是那个长鬓角、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渔工。仿佛听到他正在抗议渔工社会保险的缺陷问题。

“你们瞧！就在那里！看看他们是怎样对待我们的。那里躺着一个人，谁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救护车没有来，殡殓车也没有来。也许上岸的时候他还活着，被他们耽误死了。一个渔工分文不值。对船老板来说，死了一个渔工又有什么关系！他们把渔工看得比鱼还不如。死掉一个渔工，公司付出十五万索尔就万事大吉，一匹马还值二十万索尔哪！比一个渔工还贵。就连一条狗也比一个渔工值钱。任何东西都比一个渔工值钱。

“他们就是这样看待我们的。但是，现在所有的经济，

所有的财富，都离不开渔工。是我们为船老板们捕获了大量的鱼群，让他们在巴黎、伦敦、纽约……挥霍金钱，而我们这些穷苦的人呢？我们只能在那边贫民窟里靠几个小钱过活。”

听着听着，人越聚越多，逐渐形成了一个密集的人群，团团围住了这个演说家。鱼粉厂上面矗立着的烟囱，吐出了烘炉中冒出的灰色浓烟。昌蒂还在地上躺着，奄奄一息，也许已经断气。

“你别讲得太多了，霍苏埃。”一个渔工用诙谐的语调说：“再说下去就吃不下饭了。”

但是，霍苏埃继续在讲。他越讲越起劲，尽情地对船老板们进行抨击。

“为什么菲加里建造三百五十吨的渔船呢？他那资产阶级的狡猾是显而易见的。他把小船淘汰下来，可以少雇些渔工。大船需要的人手少，捕鱼却反而多。可是，如果小船都不出海的话，这么多人该怎么办？”

“坏家伙！真是缺德的坏家伙！他们想剥削一部分人，而把其余的赶出去。他们制造假象，好象渔工的待遇最好。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活。有的渔工住在小茅屋里，有的住在肮脏的小胡同里，更糟糕的就在平底驳船里过夜。他们的工资要抽出一部分给工会领导，一部分给社会福利基金，还有一部分给有病的同伴，最后他们拿到的只有四分之三。”

“渔禁期很快就要到了，许多人只好回到农村去种地，这样才能干满一年十二个月的活。可是那些不是农民的人，为了一块硬面包，为了得到船老板的一点点施舍，只能去修补鱼网……这难道说渔工们的工作是挣钱最多的吗？”

“渔工们一上船，就开始干活。从购买粮食，到驾驶渔船追捕鱼群，都得干。总之，他们的工作时间是正常的八小时的两倍。”

“现在，我想让大家看看船老板的生活是多么的舒适。他们住的是花园宫殿，有很多仆役。其中一个专门照看他们养的肥狗。这些狗还不吃青花鱼，只吃板鱼。”

“在秘鲁有宫殿吗？”一个渔工打断了霍苏埃的话。

“我说的是类似的东西。”他答复说。

人群中又有人问：“什么叫类似的？”

戈多回答说：“就是差不多的。”

霍苏埃没有停下他的长篇大论。他看到躺在地上的昌蒂，更加愤激起来：

“大家可以想象，船老板就是一条吸血的大鱈鱼，”霍苏埃边说边张开双臂挺起胸膛，“用他们的触手和大嘴想把海洋里所有的鱼都吞下去。但是，他们即使有一千条触手，要捕捉所有的海洋动物，也会感到无能为力。于是他们就利用我们的贫穷，我们的无知，雇佣我们这些廉价的工人，剥削我们，直到只剩下一张又干又瘪的皮，就象榨掉了油，去掉了胶，磨成了粉的沙丁鱼一样。”

“船老板们自称是白手起家，创建了这项工业。我说，决不是白手起家，而是从成千个渔工的身上起家的。因为我们人多争活干，他们就压低工资。于是他们的钱越积越多，成就了这些海上霸王的事业。

“对于船老板来说，渔工越多越好。这样，上了船的工人就不能罢工了，如果罢工的话，就会被失业的渔工顶替。”

“你到工会去讲。”不知谁喊了一句。

“在这里讲好，还是到工会去讲好呢？”霍苏埃回答说，“在工会里是会产生什么效果的。自从我说了工会领导人在用工会基金做宣传后，他们就一直和我过不去。”

霍苏埃又说：“为什么要把钱花在海报和刊物的广告上呢？这些钱可以给挨饿的伙伴们用嘛！他们没有饭吃，肚子饿瘪了，脸上没有血色。”

演说家不讲了。悲伤的渔工们走近了伤者残缺的身体，看着他。

“我没有死，”垂死的昌蒂说着，“我的手臂在哪里？”

一阵震耳欲聋的响声，一架直升飞机在空中出现。渔工们混乱起来。他们从垂死的昌蒂身边走开。这只大马蝇吼叫着垂直地降落下来。昌蒂被放在担架上，抬进了直升飞机。飞机起飞了，划破了黑暗的夜空，象只萤火虫似的闪闪发光。

“你们看，伙伴们，”霍苏埃又开始了他的长篇演说，“就今天的情况来讲，我们是整个经济的动力。沙丁鱼喂养着

所有的动物 养肥了家禽 牛和人。”

“ 我需要两个短工 !”一个船长在船头上大声叫喊，“我说的不是二十个。”

于是，人们又开始争吵起来。他们要上船工作的心情是如此迫切，以致吵成了一团，前拥后挤，不知是谁掉进了水里。

第二章

拉巴杜走进了“美味”酒吧间，里面熙熙攘攘地挤满了愁闷的主顾，嗜酒如命的老酒鬼，和见钱就转桌子的轻浮卖笑女人。暗红色的墙壁，给人的印象仿佛是用血刷过的。库拉松号的船长到这里来，想喝一杯润润嗓子。不管怎么样，他还不至于高傲到不屑与他手下的人同桌喝一杯的地步。这里的热闹气氛感染了他，他的虚荣心突然露了头，仿佛需要这种刺激来进行自吹自擂。

“向我祝贺吧！”他喊道，“今年我会是一个最出色的船长。我要捕它一万两千吨鱼。沙丁鱼跑不了，再也跑不了啦！”

他渴望成为一个船老板，参与政治，使自己成为国民经济中有影响的人物。一个大亨迷！然而要达到这一点，也已经不远了，因为他左右逢源，既是船长，又是工会里渔工的保护人。人们都说他削尖了脑袋往上爬，说他是工贼。但是他都无所谓，因为他胆大包天，目空一切，而又心狠手辣。他从来不会为了自己背叛同行的行为感到羞愧和懊悔。对他来说，捕鱼只是意味着捞钱，正因为这一点，才使得他与

这些受压迫的人混在一起。

霍苏埃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这天下午，他极其悲痛地来到“美味”酒吧间，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情才好，激动得声音也嘶哑了。

“昌蒂的五个孩子可是无依无靠了啊！”他对给他送茴香酒来的侍者说。

“怎么啦？”这个侍者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举着酒瓶呆住了。“难道他死了吗？”

“没死。不过死不死都一样。没有手臂叫他怎么干活？”

拉巴杜，这个长着栗色头发和狡猾的蓝色眼睛的船长，听着霍苏埃低沉而悲哀的说话声音，就象一把尖刀扎进了他的心脏。他并不觉得在这件事情里他有什么过错。然而，尽管他吹嘘他当船长的经验，他却是靠着这个渔工和其他渔工才发了财的。捕到的鱼是同他在一起苦干的所有人的功劳。正因为如此，他觉得心里不好受。他情绪低落，愁眉苦脸地坐着。稍远处，在另一张桌子上，几个大胡子头发蓬乱的人，正在这样谈论：

“多亏昌蒂扔了炸药，船长捞到了四千索尔。”

“炸药根本没有扔到海里，”拉巴杜怒不可遏地喊了起来，“在昌蒂的手里就爆炸了。根本用不着炸药，沙丁鱼已经逮住了。”

“你这是在为你的漠不关心辩护。”霍苏埃向那张桌子

走近几步说，“别忘了昌蒂是你的副手，为你发财出过力。尽管他犯了法，你不应该撒手不管。据说公司连一个钱也不给，是不是？船长和船老板多么没有人性啊！”

“谁叫他用炸药的！”拉巴杜说；“难道他不知道用炸药捕鱼要依法惩办的吗？”

“你别假装糊涂！”演说家发火了，用拳头捶着桌子说，“炸药是从你的船舱里拿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就是罪魁祸首。”

“够了，够了，我已经花了不少钱买通了检查员，否则的话，我们两个早就被带到法庭上去，我的船长执照也要吊销了。”

“这么说，你花钱是为了让警察局改变检查结果的啰？”霍苏埃惊奇地问。

“是的，现在昌蒂不用害怕了。检查结果说，一根吊杆落下来打断了他的双臂。他不用进监狱了。”

“你也不用进了。”霍苏埃轻蔑地反驳说，“你关心的当然是解决你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昌蒂的问题。”

“不管怎么样，反正我没叫他扔炸药。”

“我有个想法，”霍苏埃认为自己找到了为昌蒂补偿的办法，说：“现在他既然不作为这件事的肇事者，他就可以领人身保险金了。”

“不行！”拉巴杜回答说；“如果去领，公司就会揭露事实真相，就会把我们传去审讯。霍苏埃，你该明白：这是他自

作自受 我不会多给他钱的。”

霍苏埃这个长鬓角、浅绿眼睛、心胸开阔的渔工，拿起桌子上的一只小盘子，放上自己的捐款，然后，象一个募捐者那样，把盘子传到一个个顾客的面前。他说，这钱是给昌蒂家里的。

戈多嚷了起来：

“尽管昌蒂干了非法的事，他是为了我们大伙啊，拉巴杜！”

“我再说一遍 鱼已经兜在网里 用不着使用炸药。”拉巴杜恼怒地反驳。

“拉巴杜，拉巴杜！你还是老样子。好好地看着你的钱，永远带着它，把它带进棺材！”皮肤红润的高个子渔工盖洛巴纳说。

“昌蒂是一个无赖，”拉巴杜不怀好意地说，“有一次他跟我捣乱 把网缠到小围船上了。”

“造谣！”盖洛巴纳吼了起来，“如果你还这样瞎讲昌蒂，我敲掉你的门牙！”

他举起拳头吓唬着。

“你敢 你敢过来！”激怒的拉巴杜回答，一面挥舞着手中的啤酒瓶。“你敢 我就砸烂你的脑袋！”

“你砸！你砸！你砸吧！”盖洛巴纳说着，向前迈了一步，要夺拉巴杜手里的酒瓶。

这时候，一队警察闯了进来，恢复了秩序。警察正在搜

捕罪犯和嫌疑犯。谁要是不安分守法，就会在这周末的围捕中被抓去。

“你们干吗打架？”一个警察少尉问闹事的人。

“我们是闹着玩的，长官。”盖洛巴纳回答。

“闹着玩的！还跟我耍花招！拿证件出来！”少尉说。

“我没带。”

“我也没带。”

“上车，上车，统统都上车！”少尉命令，他嘴里喷出一股令人作呕的酒气，还摆出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

“美味”酒吧间里面，传出一阵歌声，大意说：“醉汉来啦，这个警察老爷喝了酒，总要惹事生非啰。”这是一支在警察背后哼的小调。

吓人的警车在林荫道上疾驰，然后进了小巷，绕来绕去，到了警察局门口戛然停下。

警察局长的办公室很狭窄，门口聚集着几个晚上闹事者的妻子和母亲。她们硬挤着眼泪在为他们辩护，有的甚至跪在警察局长的脚下，吻着他的靴子。一个身穿警官制服的粗坯，在这些贫贱的妇女面前作威作福，真是可笑！

警察局长难得发笑，他那双呆板的眼睛并不经常朝前看，几乎总是望着空间。他独自一个人喝酒。他心中有一种无法缓解的隐痛，一想起来就难受。酒店的老板发觉他有心事，就让他一个人去凝神深思。这件心事使他显得苍老。人们说他喝酒时还掉眼泪。为什么呢？这是他的秘密，一

个从未泄露过的谜。吓人吗？可怕吗？超过那些很坏的警事案件吗？犯人带进来时，他厌恶地望着问：“你干了什么事？”一旦回答了他的问题，他就反过来问：“小事情。你知道我干过什么吗？真可怕，真可怕！……带出去，下一个！”

“你是船长吗？”

“是的。我忘了带证件，就把我带到这儿来，我认为是毫无道理的。”拉巴杜嘟囔着。

警察局长喷出一口烟，眯起一只眼睛，没有理睬他。

“捕鱼生意怎么样？”他问。

“不错。”拉巴杜皱着眉头回答。库拉松号的船长认为自己应该得到与众不同的对待。“一个小时前我就该出海了，你叫我少赚了四、五千索尔。”

警察局长对他的回答感到很惊讶，简直象看一个国家元首那样地看着他。倒不是因为他的话说得太傲慢，而是因为船长出海一趟可以得到这么多钱。

“你可以走了。”警察局长对他说：“不过你得先同上尉谈一下。”

拉巴杜明白他的获释是有代价的，但是他情愿同上尉讲讲价钱，也不愿意到监狱里去。

“多少，上尉？”他谨慎地咕哝了一句。

“一张咖啡色的。”

一张咖啡色的钞票就是五百索尔。拉巴杜到了街上说：“算了，我只当花在婊子身上。”

“其余的都是混蛋。”局长搔搔头皮说。

“是的，都是混蛋！”上尉重复了一遍。

“我要去睡了，明天再办理吧。”

监狱周围弥漫着一种热烘烘的难闻的气味。被捕者坐在过道里，谁都没睡觉。月亮升起来了，乱糟糟的气氛引人聊天。两个可怕的暴徒被双重铁链锁着，关在单身牢房里。夜在消逝，人们尚未感到牢房的残酷。

“蜡黄面孔”是被隔离的犯人之一。豆大的汗珠从他黑黑的皮肤上直往下淌，好象一座正在融化的沥青塑像。另一个是头发粗硬的干瘦的印第安混血儿，老是向人讨东西吃。人家叫他汤恩。

“我已经五十个小时没吃东西了。”他说。

“胡说！”蜡黄面孔“喊”，“昨天人家还给你吃热饭呢。”

“我没吃，都发酸了。”这个大眼睛说。

“蜡黄面孔”直截了当地向霍苏埃·卡纳雷斯要烟。渔工递给他一支，还点上火。看守怒气冲冲地走进铁栅，把黑人手里的烟打掉了。

“喂！”他对霍苏埃叫，“他是个罪犯，你怎么敢给他烟抽？”

月亮越升越高，染白了云彩；淡白色的月光照亮了监狱的院子。戈多躺在地上，神秘地说：

“那个警官多半是个坏蛋。可是他也有他的忧愁和烦恼。他不说话，心里痛苦。我听见人家叫他‘哑巴’。”

“他宰了他的妈。”黑人“蜡黄面孔”叫起来。

“别吵，谁在那儿嚷嚷？”看守命令。

人们讯问地看着黑人。他用鹰爪一样的手抓住铁栅，睁着一双象高尔夫球一样又大又圆的眼睛。人们要他详细讲一讲。

“是的，我说他宰了他的妈。”他把脸靠在铁栅上，再次肯定地说，样子活象一只大猩猩。“局长十三岁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同岁，又住在同一个区，还在一起玩过官兵捉强盗的游戏。他的继父是一个工厂的看门人，有一支双筒猎枪，我们叫他把枪拿出来，但是只要老头子在睡觉，他妈就看住了这支枪。”

“有一次，他妈正在厨房，这个局长，我说的是那个可怕的小子，拿起猎枪对准着她，说：‘这就打死你。’一扣扳机，他妈的脑袋就开了花，脑浆都溅到了墙上。这是局长一辈子忘不了的恶作剧，所以他很痛苦。”

“真是一场大祸！”盖洛巴纳说，“给局长什么处罚？”

“处罚什么呀，他还是个孩子哪！”

“那么对他的继父呢？”戈多问。

“坐了六个月的牢。”

“这算疏忽大意，”霍苏埃说，“由于疏忽而给他判的罪。”

监狱平台上，岗哨遥望着远处港口的海湾，那里有很多灯光明亮的大船，和密密麻麻地聚在一起的渔船，来来往往

地行驶着，隐没在大海的黑暗背景中。月亮升到中天，猎户星座在微笑。这个岗哨心里在想：“捕鱼可以赚大钱，干吗要当一辈子警察呢？”布满渔船的大海展现在他的眼前。只要一条小渔船，一只蒲草筏子，就够用了。不能想象一个人能找到出路的时候，情愿在贫困中死去。他父亲当了三十五年的看守，拿到的养老金并不比一个看门人多。冬天，他遭受无情的潮气和寒冷的袭击，得了风湿病。看守犯人这碗饭不好吃啊！天不亮，接班的人不会来。他早就想脱下制服，去弄一张上船的证件。他竖起耳朵倾听渔工的谈话。

“海狮有什么用处？”盖洛巴纳用轻蔑的口吻说。

“喔！海狮可帮过我大忙。”席尔瓦老头抽着黑烟草的卷烟回答，又把烟递给奥里亚诺，“只要我想让我老婆睡觉，我就把海狮的耳朵放在她枕头底下。我不叫她，她是不醒的。这是个秘密。”

“母海狮的耳朵能催眠？”

“当然喽。”

“好象你现在就有一个催眠的海狮耳朵。”

“我能把海狮的全副牙齿都取下来，”老恩玛努埃尔·席尔瓦又说，“用它给我老婆做项链和脚镯。”

“海狮没有什么用，”奥里亚诺嚷着，“它只会用鬼牙齿咬破鱼网。它是渔工最坏的敌人。”

“哈哈！”席尔瓦放声大笑，好象他是海狮的辩护

士，“你们见到过它们上岸交配吗？就象猫一样，然后又重新钻进水里。”

“这种动物坏得很，”盖洛巴纳说，想起了海狮的恶作剧。“我在圣塔伊萨贝尔号上出海时，在皮斯科有一窝海狮袭击我们，毁了我们的网，使我们损失了八十吨沙丁鱼。”

“你不能否认它的皮是猎人求之不得的东西……”胡子浓密的小个子渔工戈多说，他的脑袋里装着不少聪明的念头，“尤其是双色毛的海狮。”

“别说了吧，戈多！”奥里亚诺说，“你知道什么呀！你什么时候当渔工的？你连见习水手都干不了。”

“说得对，窝囊废。”戈多挖苦地说。

奥里亚诺不作声了，他不懂什么意思，于是低声问恩玛努埃尔，戈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只知道关于海里的事情。”老头子回答。

“如果我是共和国的总统，我就下令捕杀所有的海狮，先从各个渔场杀起。”盖洛巴纳说着，对海狮更加憎恨。

“别说蠢话了。”戈多纠正他说，“海狮应该加以利用。”

从局长办公室里传来一阵嘈杂的吵嚷声，打断了渔工们的谈话。局长喝醉酒回来，两眼水汪汪的，满脸通红，不知哪个倒霉鬼遭了殃。

“听见吗？在打人呢……在上刑……”

挨打的并不是一个罪犯，也不是围捕时抓来的人，而是警察局里的人。

“局长 你弄错了！那个倒楣的人在喊。

一阵拳打脚踢的声音在空中 迴荡，使那些被抓来的人吓得脸都白了。

这个挨打的人是无辜的。局长喝醉酒糊涂了，错把他当成一个穿了制服冒充看守的骗子手。这个无辜者拿出身份证来作证，但是瞎了眼的局长还是用脚踢他，其他所有的人，从上尉以下都不怀疑这个警察是真的，但是他们没有勇气去制止这个凶暴的家伙。

局长把他的下属毒打一阵之后，累了，精疲力尽，呆呆地象个疯子。他跌跌撞撞地走着，突然倒在安乐椅里。

上尉害怕事情闹大，就出面解决。他下令把挨打的人释放 用好话安慰他 要他谅解 局长是喝醉了酒。

“局长把我当作穿制服的强盗了。”看守抚摸着身上的伤痕说；但是 我要把这件事向总局上告。”

他被送进了诊疗所。

黎明时，渔工们被放出了警察局。他们到了街上，就大声叫起来：“这个婊子养的警察局长！”

第二章

邦贝约·菲加里乐意让潦倒的文人花他的钱喝酒，仿佛这样一来可以重温一下他摆脱这辈子中那个穷酸阶段的乐趣。十年之前“凡尔赛”咖啡馆还挂着“维克多酒家”的招牌的时候，他就是这里每天必到的常客。那时候，他连喝一杯咖啡的钱也付不出；生活动荡不安，依靠人家拉他一把为生，就跟那些倾家荡产的吸血鬼一样，尽管一无所有，但是和上层社会还有关系。今天，他已经成为船老板中的巨头，然而他有时还要来光顾一下这个好客的场所。

这个拥有价值连城的渔船队的老板，在外貌上也得天独厚。他有点迟钝，但他善于辞令，在商业界中颇有吸引力。有些老富翁相信了他说的话、他干的事，就借钱给他，让他建立起渔业的帝国。他把所有的船都搞到手，主宰着海洋。他有能力在大海里造起一座宫殿。

“借给我两条船吧，我还你三条。”在他事业开创的时候，他这样说。

菲加里出海去了。那时候，沙丁鱼在所有的海岸边繁殖，密密麻麻的象蚂蚁窝一样，拿把铁锹就可以打捞。渔业

资源未曾开发，唯一的用处只是充当大鱼的食料。渔船无论走到哪里，那里就看得见一片片紫黑色的鱼迹，犹如海上的地毯。秘鲁的海洋从来没有如此的慷慨，以致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把这些默默无闻的资产者变成了赫赫有名的豪富。

六个月以后，菲加里有了四条船，还掉债主的三条，自己留下一条。菲加里增加财富速度之快，使他的保护人大为吃惊，于是，他坚持要菲加里当他的合伙人。菲加里利用这笔资金，开办起鱼粉厂。就这样，一个无名之辈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有钱的人。菲加里很清楚，他的合伙人最多活不过五年，因此他就全部接受了下来。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当上老板 包括船队和鱼粉厂 都归他所有。

他要为自己的过去雪耻。那曾经折磨过他的困境，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那时候，在高等的社交界，在那些交谊会和文艺协会之类的社团中，他是个不速之客，人们对他都冷眼相看。

他的那个合伙人一死，菲加里的运气就来了。他与那些授权证明他的继承权和新产业的人办妥了一切手续，但是还不满足，还到公共登记处去寻找这个从未结过婚的合伙人遗留下来的财物。资本急剧上升，菲加里本来可以随心所欲地挥霍了，然而他却非常吝啬。

他建造了一座沙丁鱼的烘炉，它是这个庞大工业，也就是他的工业的第一步。他大胆、自信；当他手头有了一百万

时，他就用来在商业界的赌博中冒险，而且为了获胜，事前总是反复合计。他研究他的产品投放到国内外市场上去的时机，从来没有错过。

“时代变得多么快啊！”他自言自语地说，“昨天我还是一个乞食者在‘凡尔赛’想喝一杯咖啡还得找一个施主。那时候，对我来说，再没有比喝着红葡萄酒，坐在那里考虑我的计划更大的安慰了。现在我根本看不起这帮诗人和文化界的怪物了，刹刹他们的饿火，叫我非常高兴。让他们喝，让他们吃，只要别把我再看作十年前的菲加里就行了。我已经不是一个粗坯，我学会了很多东西；我可以与他们较量较量，看谁的作用大。”

菲加里看到那些曾经嘲笑他胸无点墨的文人雅士还是老样子，打算嘲弄他们一番。他们有多少次在他的背后骂他是庸人，二流子，或者牛皮大王啊！今天他们和他交换了角色了，也要让他们难受难受。

这些拙劣的诗人和平庸的艺术家的无聊谈话，使他厌烦，实质上，他是对自己的文化水平感到恼火。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不能把这些人当作垃圾堆里的粪土。他作了个手势，让一个献给他一首诗的狡猾诗人安静下来，说：

“小伙子们，看来还是改变一下你们的生活，把时间花在捕鱼业上面吧。那里有的是钱。找出你们的雨衣来，出海去。就是这句话。”

“这是侮辱！”激怒的诗人抗议，“这样劝告我们怎么能

令人容忍！您把我们跟贱民混为一谈吗？”

菲加里面不改色，连眼皮也不眨一下。他认为自己是属于贱民一类的，但是他还是决定把谈话继续下去，不管结果如何。

“您生气了吗？”船老板点了一支烟，把烟盒放到桌子上说，“我的意见跟你们不一样。捕鱼是个体面的行业。人们与大自然水乳交融，混为一体，就象山里的猎人一样。环境并不会因为有个把坏人而变坏。再说，工资收入很好，比公职人员要高得多，也比出版社给诗人的施舍多好几倍。”

“我受不了啦！”诗人喝完威士忌酒就把酒杯砸碎了。侍者走过来，收拾散在地下的玻璃碎片。“要是你再侮辱巴耶霍的学生，我就跟你决斗，杀死你。懂吗，油贩子？害人挨饿的家伙！”

“我给人干的活比你头上的头发还多呢。”菲加里强作镇静地说。

“怎么不加上一句：就是被我用套购外汇掐住了脖子的那些人呢？你们使索尔贬值，提高了生活费用！”

有个画家对讨论颇感兴趣，心想插上几句，宣扬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思想，但是又怕冒犯这个付账的人，话到嘴边又停住了。

菲加里内心被刺痛了，想：“我干吗跟这些可怜虫喝酒

谈话呢？难道我不仅仅是来取笑他们的吗？现在他们叫我这个晚上吃苦头了，我恨不得一拳把他们都打死。”

他的镇静在消失。他喝完杯子里的酒，耐着性子说：“都是误会。我无意冒犯任何人。我邦贝约·菲加里是一个心平气和的企业家 我爱好文艺 所以才和你们在一起。”

“你们这些渔老板取代了棉老板。他们霸占土地，你们霸占海洋。你们为了猎取美元，只捕沙丁鱼，不管人们要吃的鱼，而让一些舢板船的渔民去捕捞。”一个穿游击队制服的人补充说。这个人长着一把黄胡子，眼睛明亮，象印度人一样。

“那是消极的一面。然而，积极的一面呢？我们已经为劳动阶级创建了工业。”菲加里反驳说：“有二万人从事捕鱼业。这就是我的成绩。我是为祖国而干的吗？当然。相反，您在这十年里，光是说说空话。您想想，我们是在一九六〇年相识的，那时候您就炫耀这身制服了。”

“油贩子，您听着。我对祖国的贡献比您大；我比您更热爱社会。”

“拿出证据来。”

“我的使命非同小可。”

“什么使命？”

“我写诗 它就是潜在的革命。”

“没有拜读过。”

“尚未出版。要是我有钱……”穿制服的诗人说着，悲

伤起来，又喝了一杯威士忌酒。

“那好极了！”菲加里说，“我愿意做您诗作的保护人。”

诗人瞥了船老板一眼，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您不信？”菲加里问，“这样吧，我就给您支票。”

菲加里从口袋里取出支票簿，开了张付给持票人十万索尔的支票，签了名。

“拿去吧，”他对诗人说，“有了这张支票您就可以印您的诗集了。给您。”

诗人又踌躇起来，心里想，“说不定我刚想拿支票，他就收了回去。”

“拿去吧，”菲加里坚持说，“是真的。”

这种诱惑压倒了傲慢。他小心翼翼地接过支票，激动得都说不出感谢的话来。他看着支票，好象长久以来的梦想，刚刚成为现实。

“看见没有？这个油贩子是怎样为国家作出贡献的。”菲加里说。

诗人变得矮了一截，然而却满心喜欢。

忽然之间，霍苏埃走进“凡尔赛”咖啡馆来，仿佛风平浪静的海上响起的惊雷，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他转动着脑袋寻找一个他所蔑视的人。他走到菲加里的桌子前站住，眼睛里发出仇恨的光芒。

“邦贝约！”霍苏埃说，“您真是一个不要脸的人。”

“得啦，得啦，又骂起我来了。出了什么事？”菲加里假

装不知道地反问。那几个文人则眼看着这两个对手。

“我说您不要脸，因为您拒绝救济一个在您的船上失去双臂的人。昌蒂是您的雇工；您的财富，部分应归功于他。现在，这个残废的渔工在医院里躺着，您却连医疗费都不愿意付。我们，我们这些海上的渔工，我们来负担这笔费用。但是，我们还想看看船老板是不是还有点人性。一点也没有；这对您没有好处。没有人会对您有好感。渔工和您决不会和平相处。”

“我已经通过法律解决。”菲加里冷冷地说，“我的公司决不会为昌蒂付一分钱。因为是他犯了罪。既不是船长，船老板，也不是其他渔工。不管怎么样，也没有叫你来和我处理这件事。应该由拉巴杜来，他是库拉松号的船长。法律特别规定，船老板不对船员负责，只对船长负责。而且，海事法庭自会对犯法的人进行审判。”

“您呢？谁来审判您呢？”霍苏埃嚷起来，引得顾客们都往这里看，“您也犯了法，您的船不保障渔工的生命安全……”

这时候，“凡尔赛”咖啡馆里的侍者和老板都来推开这个渔工，把他推得踮起脚尖走到街上。

几秒钟后，人们从窗户里看到霍苏埃迈着没精打采的步子，穿过广场。他上了公共汽车，朝着海边去了。

除了菲加里，被请喝酒的人都感到羞愧。一个渔工挺身为无产者辩护，而他们，自称信奉社会主义的人，却因为

一张支票而闭上了嘴巴。

穿制服的那个人感到懊恼，心里想：“如果为那个渔工说情，会有什么结果呢？相反的，有了这十万索尔，我可以发表我的诗集，我的宣言。这不也算是马列主义的策略吗？”他这样为自己找到了理由，感到心安理得了。

第 四 章

“妈妈 学校里的同学都笑我穿女人袜子。”萨乌尔涨红了脸抱怨说；他是昌蒂的大儿子，十一岁多了。“我不愿意再穿你的袜子了。”

“孩子 我们很穷 因此 你应该穿 穿到我给你买男人袜子。”那个被炸掉双臂的渔工的妻子雷梅迪奥丝说；她正用肥皂给比萨乌尔小的玛丽莎洗头。

“爸爸难道没有钱吗？”孩子咕哝着说；“人家说渔工挣的钱多。”

“是的，但是他现在很穷。他受了伤，躺在医院里。让我们为他的健康祷告。我们去祈求莎丽塔·高罗妮娅保佑你爸爸早日复原。他是个好人哪！”

“莎丽塔·高罗妮娅是谁？”

“她是一个很灵验的修女，葬在巴基哈诺墓园里。”

“妈妈 她很善良吗 她是干什么的？”

“她为穷人操心。她到市场上买了食物分给他们。”

“她年轻漂亮吗？”萨乌尔问 想起了那些充满宗教虔诚的圣女的美丽形象。

“是的 她是一九四〇年死的 才三十一岁。”

雷梅迪奥丝拿条大围巾裹着头，跟她的孩子们一起到了巴基哈诺墓园。孩子们惊讶地瞧着享堂里摆满十字架的庄严陵墓和绿草坪上的灰色大理石坟墓。他们在墓地的甬道走过，听着自己脚步的回响，到了公共坟场。一些干裂褪色的木头十字架，沿着土墙竖立着。一条古老的沟渠，穿过尘土飞扬的空地，那里曾经挖出过尸骸来焚化。沟上搭着一块厚木板做桥，过了桥就是修女的坟墓。墓漆成绿色，上面摆满了花，在其他那些被人遗忘的死者的十字架中间，打扮得好象一件珍宝。

墙上刻着一段墓志铭，和莎丽塔·高罗妮娅的像。在另一处地方，有下面这一段祷辞：

至善至蔼，
圣心高洁，
尔女坚贞，
以慰吾心；
谨以吾愿献汝，
伏祈奏呈吾主，
赐降甘霖承恩，
吾主威灵显赫。

那些信徒们每天热诚地在这里聚会。不论是清晨，是太

阳当空的时候，还是黄昏。祷告完毕之后，他们就求愿。在那里写着祈求奇迹的许多话之中，往往可以看到这样的戏谑话：“但愿我的丈夫别知道我对他不忠。”

那个辛勤地照看坟墓的肤色黝黑的女人，肯定地说莎丽塔有求必应。

“如果您有诚心，”她对雷梅迪奥丝说，“奇迹就会降临到您身上。”

她露着牙，既兴奋又满足，仿佛她在这坟墓旁边也使她的灵魂纯洁了。

雷梅迪奥丝为残废的昌蒂的生命祈求保佑。这位尽心为修女效劳的仆人把发现莎丽塔的神奇灵验的经过讲给她听。

“几年之前，”她边打扫边用女信徒的温柔的声调说，“这个坟场里的尸体都要焚化了。轮到莎丽塔的坟时，丁字镐碰到棺木弯掉了，换了钢的也一样，没法打开她的棺材。花了很长时间之后，工人们终于揭开了棺材盖子，发现修女的身体还是完整的，因而没有把她送去火化，而是把她供奉起来，埋葬在这块石头下面。后来再也没有挖过她，因为她临终时曾经要求埋在这里。”

雷梅迪奥丝和她的孩子们顺着原路回去。他们原来走过公共坟场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空地上竖立着的一个大十字架，它的横木活象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胳膊。现在他们走近栅栏看了看，只看见一堆没有头的石膏圣像，和十字

架下点剩的蜡烛头。临走的时候，他们在身上划了十字。

昌蒂神情忧虑，沉默寡言。他想象不出他将来还可能做些什么。他不再有钱来养活他的孩子。“我不愿意成为一个累赘。”他想。他穿衣脱衣都成了问题。还有洗澡，以及其它一些个人的事都必须有人服侍。他在社会上能有什么用呢？这使他非常担忧。他暗暗地流着眼泪。在这种时候，他情愿独自一个人，既不愿意有医生来看他也不想同护士交谈。所以外科医生进来看他时，他假装睡着了。

“我们应该把胳膊再往上锯一些，因为组织坏死在向上蔓延。”他听见医生轻声地说。

“现在叫这个不幸的人上哪儿干活呢？”护士说，“他有妻子儿女。”

外科医生刚出去，雷梅迪奥丝带着孩子进来了。她听到了护士的怜悯的话，但装作什么也没听见。昌蒂转过脸来，在孩子们惊讶的目光下感到很不自在。他觉得自己象个怪物。

“你把孩子们带来干吗？”他责备他的女人说。

“他们想看看你。”她理了理抱在怀里的婴孩的头发回答。

昌蒂想抚爱他的孩子们，他是习惯这样做的，但是他想到自己没有了双臂，脸上痛苦地抽动着，恼怒地想赶走他们。

“你根本不用担忧，”雷梅迪奥丝说，“菲加里先生已经答应把我安排在他的厂里修补鱼网，每天挣五十索尔，够开销了。”

“五十索尔！他倒真会剥削！我宁愿要饭也不让他剥削你。”昌蒂摇晃着床大声地嚷。

“难道你还不明白你已经什么也不能干了，一切都得由我来干了吗？”雷梅迪奥丝吃力地叹了口气说，“从今天开始，你也是我的一个孩子。我要为你做一切事情，从替你洗澡到喂你吃饭。”

“你别说了，好不好？”昌蒂生气地说，失神地凝视着天花板。过了一会儿，他平静下来，又说：“我还可以干些事情。”

“干什么啊？”她尖刻地问。

“不知道。反正可以干一些什么。”

昌蒂想着一件事就心酸：“她还得替我擦……”

“你说，干什么？”雷梅迪奥丝追问。

“在报亭里卖报纸。”

“可是谁到印刷所去拿报纸和开报亭的门呢，还得是我，这样你等于什么事也没干。”

“你是来跟我吵嘴的吗？”他痛苦地埋怨说。

“我不是要跟你吵嘴，只怪我的命运不好。”

“因为你要一个人单独干活，你就恼火，是不是？那么把孩子送给人家，或者送到孤儿院去，跟别的男人走！”

“别胡说！我会为了大家干活的，哪怕出卖我自己，我也决不让你饿死。”

昌蒂的脸变了颜色，他愤怒地望着他的妻子。他想狠狠地骂她几句，但是话到喉头又咽住了。要是他还有手的话，他早就会因为她刚才说的那句话给她一个耳光了。

“你会去当妓女？”他看到雷梅迪奥丝想惹他生气便这么说。

“怎么会？什么更使人痛苦呢？是看着我的孩子们没吃 没穿 连鞋都穿不上呢 还是我自己毁了自己呢？”

“妓女的孩子……没有好出路。”

“不见得，我就知道有一个妓女，把孩子送进教会学校受教育……当然修女们什么都不知道。不过只要挣钱多，又有什么关系？”

“胡扯！在招收学生之前，要调查学生父母的情况的。”

“好 就算这样，”雷梅迪奥丝说，“如果进不了教会学校 就送他们进别的学校。”

“我们说的都是废话 给我闭上嘴好不好？”

实际上，雷梅迪奥丝说的话昌蒂都不会当真。他认为她是正派的，如果说她说话刻薄尖利了一些，那是由于痛苦和贫困引起的感情冲动。照他看来，他的女人不至于去卖身为娼。但是谁敢担保一个女人真会有坚定的原则呢？话虽然这么说，昌蒂对她还是信任的，这就是只有死亡才能使

他们分离的一个理由。

她生来命苦，八岁那年就不上学了。她的母亲得了十分痛苦的气喘病死去，死时嘱咐她照料她的父亲。她的父亲精神失常，打算用铁皮罐头制造一条渔船。从前他是个内行的轮机师，为老板劳累了一辈子，老板发了财，他却越老越贫穷潦倒。于是他决定自己要有一条船，就偷了一台船用发动机。

他把发动机藏在港务局附近一片荒凉无人的空地里。他挖了个坑，把发动机放了进去，用土盖上。警察不会怀疑港务局旁边会窝藏脏物的，他以后可以取出来装到船上。

这个精神失常的老头到处捡铁皮，兢兢业业地积攒起来。臭气扑鼻的铁皮罐头，把家里都变成了垃圾堆。雷梅迪奥丝从不反驳她父亲的胡言乱语，忍受着霉烂的东西散发出的怪味，也不知道造船什么时候开始。她想，可能造船壳的材料还不够吧。卧室被铁皮罐头堆满了，雷梅迪奥丝就把所有的家具什物都搬到客室里。

她父亲的疯病越来越厉害。有一天，他好象明白自己已经没有能力造船，于是离开了家。

整整花了一个星期，她才找到父亲。他正睡在堆放在埋发动机地方的麻袋包上。雷梅迪奥丝求他回家去。他翻了个身沉思地说：“我不能离开我的战利品。它跟金子一样值钱！”她一直以为他吹嘘的战利品无非是他自己想象的产物。这一次她既不耐烦又着急，就问：“什么战利品，爸爸？”

“发动机。”他犹豫不决地看了她一眼说。

她肯定他说话的时候精神没有失常，她也不怀疑他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她就去向警察报告，说明她的父亲极不正常。有一天趁老头儿不在，他们把发动机挖出来重新填好坑。疯老头回来后又躺在麻袋上，满以为还是睡在战利品上面。

责任心和感情驱使雷梅迪奥丝时常去看她的父亲。她挽着一只篮子，里面装着她给父亲吃的饭。船员们都说：“疯老头女儿送饭来了。”

历史上有名的一场暴雨淹没了利马这座帝王之城，同时也结束了这个轮机师的一生。

“昌蒂，我们带了一笔捐款来给你。”渔工霍苏埃·卡纳雷斯举着一纸袋硬币和钞票说，“这是我们大伙儿凑的。菲加里一分钱也不肯给。这该死的家伙！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如果是他叫你扔的炸药，他早就给你五万索尔了。”

“啊！他是这样说的吗？”昌蒂咆哮起来，“现在我来讲讲我所知道的他的事情。你听着，霍苏埃，这是菲加里的秘密。在某一个时期，他有了一条渔船。他用炸药炸光了拉古纳·格兰德所有的渔场，灭绝了所有的各种鱼类，全都拖呀、拖呀的拖了回去。真是贪得无厌。由于他作的孽，那些富饶的渔场已经不再存在。那里有板鱼、唐塞亚鱼、鳕鱼、青

花鱼、科尔维那鱼，而且白鱼特别多。他用炸药炸死鱼苗；这我要控告他。他就是这样发财的。这个卑鄙的船老板竟然责骂我，其实他自己就是个海上的盗贼。许多丰富的海洋资源都是因为他用了炸药而消失了。是的，在南方就是这样。在北方，曼哥拉那边，我发现了一个剑鱼和鲨鱼的渔场。我给他的船领航；我们就在那里扔炸药。后来他把船卖给了一家巴拿马的公司，这家公司的船队就靠着他的这个关系侵入秘鲁的海域，用炸药捕鱼。我才点了那么一筒炸药，而且也没有在海里爆炸，他倒责骂起我来了！”

“我还不知道菲加里从前有个时期还是捕大鱼的呢。”霍苏埃说，对船老板这方面的经历感到十分惊讶。

“我不想要什么捐款。”

“别过意不去 昌蒂。”霍苏埃安慰他说，“控告这个吸血鬼，你办不到。你会输的。你没有证据。”

“我们渔工兄弟接济你的这点钱，你就收下了吧。你的孩子会用得着它的，别推却了。”

雷梅迪奥丝接过这个装着硬币和钞票的胀鼓鼓的纸袋 收了下来。

第五章

库拉松号失去了控制，随风漂流。远远望去，海平面上见不到一条船，只能听天由命了。蓝色的大海卷起波涛，向北滚滚而去。这条围网渔船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好象在诉说一场灾祸已经迫在眉睫。

霍苏埃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他走下轮机舱，靠近轮机手，向他询问机器故障的原因。

“缺少润滑油，发动机烧坏了。”轮机手回答说，“没有油了，你们想要我做出奇迹来吗？”

“我们该怎么办呢？”霍苏埃焦急地对他说，“风已经把我们刮离海岸六十海哩。如果到晚上再碰不到一条船，我们就要完蛋了。”

“都是船长的不是，”轮机手埃尔内斯托又气愤又恼怒地说，“我已经告诉他我们带的油不多了。中午的时候我提醒他应该返回陆地，但是他的贪婪野心叫他赖在海里捕捞更多的沙丁鱼。有什么必要把鱼都装满了甲板呢？舱里不是已经装满了吗？你可别害怕，霍苏埃，这样超载会使渔船沉没的。”

“必须把鱼扔到海里去。”霍苏埃果断地说 热得浑身直冒汗。

“你对拉巴杜去说。”

转眼之间，霍苏埃跑上甲板，提醒船员们说，库拉松号由于超载，马上就要沉没了。

“这条渔船的载重量不超过二百吨，而我们几乎已经装了三百吨。”他说明着。

随后他爬上船桥，喊醒了还在睡他每天例行的午觉的拉巴杜。

“拉巴杜 我们大家正急得要命 你却在睡大觉。”

一般情况下，总有几条围网渔船在同一地区捕鱼，它们之间相距不远。如果哪条渔船遇到不幸事故，其它渔船就会赶来抢救。然而也有时候，渔船相距好几海哩，甚至用望远镜也不能看到。库拉松号正是处在这种情况下之下。

“说话小点声，嚯嚯鬼。”拉巴杜整了整腰带 准备好上甲板；“我不允许船员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话。”

“我们快要沉没了。船尾已经进水。下命令把鱼扔掉吧……”

船长打开收发报机，试着同菲加里的其他渔船取得联系。但是没有人回答他们的 S.O.S 呼救信号。

“会有船经过这里 把我们拖回去的。”拉巴杜听见霍苏埃要他把鱼扔进海里，装模作样地说。

“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必须减轻负载。”霍苏埃坚

持说。

“我们捕了那么多的鱼，难道是要把它们扔进垃圾堆吗？”船长大声嚷起来；“不能，我们不妨等一整夜。库拉松号决不会沉没。快开灯，让人家发现我们……”

夜幕降临了，使发愁的渔工们更加害怕。他们决定玩纸牌来排遣恐惧。会淹死在海里吗？会成为鲨鱼的食料吗？他们发觉渔船偏离航道，进入了鲨鱼区，这样的念头就充满了他们的头脑。他们很难被发现了。

一轮满月。海水侵袭着甲板，涨潮了。勤奋的渔工们把海水通过排水管送回大海。堆在甲板上的鱼四处散开，被惶惶不安的渔工们乱踩乱踏。拉巴杜看到沙丁鱼被踩坏，火冒起来。鱼只能在船上保存三十个小时，过后就要发臭，烂掉。

“但愿人家发现我们，把我们拖到最近的港口；我们就在那里把沙丁鱼卖掉。”拉巴杜故作镇静地说。

半数渔工回船舱去了，另外一半留在甲板上值班。

“渔船是在原处打转。”奥里亚诺说。

“是在停车漂流，”戈多纠正说。奥里亚诺生气地看了他一眼。

在休息或工作的时候，他们经常发生争论。

“是在失控漂流。”恩玛努埃尔·席尔瓦老头又插进来纠正戈多。

“这是一回事。”戈多固执己见。

“不是一回事。”席尔瓦也坚持自己的说法，“船在原处不动，发动机却开着，船头象炮塔一样转动，这叫做船身打转；船听命于大风和潮流的摆布，叫做停车漂流；船失去控制无法驾驶，这叫做失控漂流。”

船员的命运就要决定。渔工们怀念着亲人，听天由命。使他们感到痛苦的是要葬身大海，他们的身体连一片指甲都回不到亲人那里。

“盖洛巴纳，唱支歌壮壮胆吧。”正在想家的奥里亚诺提议。

“华尔兹舞曲《归来》是怎么开头的？”

“我记不起来了。”

“别说话好不好！”一个胆小得打着哆嗦的船员喊。

“你不象个渔工，”席尔瓦老头嘴里叼着一支烟镇静地说，“你应该逐渐习惯这种意外的遭遇。”

“这就使我够受了。”比波在床上挺起身子，直着嗓门叫，他那结实的深褐色肌肉在银灰色的月光下泛出光亮，“我去把鱼扔进海里。”

于是他拿起一把铁锹，打算把堆在甲板上的沙丁鱼扔下水去。

“你要干什么，比波？”拉巴杜在船桥上看见了，喊起来。

“把这些烂鱼扔掉。”

“谁命令你这么干的？”

“谁也没有。船尾正在下沉，必须抛弃这些多余的废

物。”

“放下铁锹。在这儿得听我的。”

“现在不能听你的了。这是为了救命。难道叫我们都去喂鲨鱼吗？”

“会有船来把我们拖回去的。放下铁锹，这是我的命令。”

“已经凌晨四点了，大家都愁得没睡觉。海水还在不断地进来，有时流进了船舱。我们不愿意再忍受这痛苦了。”

拉巴杜明白，自己已经指挥不灵了，再讲也没用，于是拔出手枪，对准了这个黑皮肤船工的脑袋。

“在船上不服从命令就是暴动。”拉巴杜一字一句地说，“如果你把鱼扔进海里，我就打穿你的脑袋；我可什么事也没有。”

比波扔下铁锹，浑身发着抖，愤怒地瞧着他。船灯的光照得他黝黑的额头闪闪发亮。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缓和了双方的紧张气氛。

“看到船啦！”霍苏埃在船头上叫。他刚刚看见一簇灯光在黑沉沉的海平面上闪亮。

正在睡觉的船员们马上都起来了，跑到船的右舷边来。一条船的轮廓慢慢地慢慢地显现。霍苏埃要大家高声随意喊叫，因为库拉松号灯光微弱，人家会看不见。连月亮也完全隐没了。

不一会儿，高大的桅樯和旗杆在黑暗中发出光亮。船首

线象一把锋利的砍刀那样出现在眼前；它出现的速度极快，以致在漆黑的海面上翻起了一片八字形的巨大白色浪花。

“ 他们要撞我们了。坏家伙！”霍苏埃吼起来。

“ 他们要拦腰撞过来了！”船长也喊起来，“快敲钟。”

钟声响起来，几乎使船员们震耳欲聋。然而那巨魔的船首还是象一个狂暴的野人那样猛冲过来，把渔船撞得翻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身，使它的龙骨朝了天。可怜的库拉松号！

那条蛮横的轮船若无其事地向远处驶去。

船员们在死鱼中间随波漂荡，好象正在追逐鱼饵的大鱼。他们抓住船底的龙骨，但是没有多久，船就沉下去了。幸亏水性很好的奥里亚诺已经解下小围船，把船员们都救了上来。他点了点人数，就缺拉巴杜一个。“没良心的船长，”比波嚷着，“让他死掉算了。”奥里亚诺继续寻找，发现拉巴杜正抓着大吊网杆，一根库拉松号上散落下来的唯一的木杆。

现在情况更糟了。在一条小围船上，是没有多大希望能从沉船的灾难中得救的。没有罗盘，方向完全不明。汹涌的大海把他们晃荡得象躺在吊床里。月亮和星星全都隐没在黑沉沉的天空里。霍苏埃提出在天亮之前不要发动小围船，以免浪费燃料。

天亮了，渔工们精疲力尽，浑身哆嗦。他们正迎着初升的太阳的方向航行，看见西边有一条船，好象是大吨位的渔

船，正在冲破翻滚的浪涛前进。拉巴杜想要赶上它，那就是说，要小围船朝深海开去。

“那里是险区，”霍苏埃说，“海浪会把我们卷翻的。燃料用完了，我们就必须用桨划。”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我们，”拉巴杜叫着，“我们得去追他们。”

霍苏埃皱着眉头，担着心事，想：“他们是看见我们了，但是为着某种原因而不愿意搭救我们。”

“狗崽子们，快过来，”拉巴杜看到那条船离开小围船越来越远，就又叫了起来，“我要向港务局揭发这件事。”

“追上去，”戈多提议，“不然的话，只有在这里等死。”

“大家决定吧，是追还是不追。燃料还够。”奥里亚诺说。

渔工们象一群骑在同一匹马上驰骋的骑士，都躬着腰，以免疾风和阳光吹灼他们的脸。小围船紧紧地跟上那条奇怪的船，开始令人头昏目眩地飞驶。

“哎，怎么啦，干吗不救我们。”拉巴杜大声喊叫。

“注意！”霍苏埃警告大家，“这是一条猎鲨鱼的海盗船。”

那条船的船首明显地标着“千代田丸”的船名，挂的是日本国旗。

“哎，哎，当海盗有什么关系，救救我们吧！”

几十年以前，只有美国金枪鱼船偷偷地侵入秘鲁海域，

猎取渔业资源。但是处处模仿美国人的日本人，还不满足于金枪鱼，想要价值更高的鱼类，例如鲨鱼。逢到加勒比海有风暴的时候，他们就来到太平洋寻找这一类鱼。

日本的海员东闯西闯地冒险，把粮食吃完了，于是来到秘鲁港口，冒充被迫进港，然后由一个船员假装有病，需要把他送上陆地治疗，就用这种方法买粮上船。

霍苏埃用足力气叫喊：

“我们保证什么也不告发。”

这条船的船长尾城把他的船停下。

还没有踏上甲板，船员们就都惊呆了。他们看见缆绳上和栏杆上都挂满了鲨鱼的鱼翅，船首和船尾都安装着鱼叉炮。

千代田丸的船长说，他的船能在海上航行好几个月，直到确切地找到鲨鱼的渔场为止。

他对库拉松号的船长说：“您……您知道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先生？”他那双忧郁的斜眼用锐利的目光盯着他。

“这是奸笑。”拉巴杜想。霍苏埃明白船长有些害怕，便勇敢地答复了尾城话中暗含的威胁，说：

“我们捕捞的是沙丁鱼，不是鲨鱼。”

“我要的是鲨鱼。”尾城用脚顿着甲板说。

“我肯定地说我们不是捕捞鲨鱼的。”拉巴杜恢复了勇气说。

尾城按照日本的外交方式，请他们下到冷藏舱去。他

把门打开，显示出里面很好地堆放着的鲨鱼。

“瞧 这就是我干的买卖。”他说，“你们要明白 我们为什么要从日本来到这里，那么长时间地远离文明……值得这样干。”

拉巴杜贪生怕死，他懂得这些开场白的含意，在还没有听到什么刺耳的话之前，就说出了鲨鱼的渔场。尾城斜着眼睛看看霍苏埃，发现他心里正在责备他伙伴的软弱和怯懦。

“先生 您对自己的生命看得较轻 而他 较重。”尾城说。

不管怎么说，霍苏埃认为把鲨鱼渔场交给外国海盗是可耻的。他要表现得象一个爱国者。

“首先，”拉巴杜笑嘻嘻地表示说，“您应该问问我 我的船员吃过饭没有。”

“对的 先生，”千代田丸的船长说，“现在马上吃饭。”

来了一个眼睛眯缝的青年，头发又直又长，腰那么细，使人会误以为他是个穿着裤子的女人。这个帮厨的给沉船的船员们拿来一些玻璃罐头，每个罐头里面装着一一条油浸的小鱼，商标纸标明是日本产品。

“这是给你们吃的。”船长指着说。

他们每人拿起一个玻璃罐头吃起小鱼来，但是咽下去的时候感到反胃，恶心，闻到了腐烂的臭味。连饥饿也不能止住他们呕吐。一个日本船员却笑着把鱼塞进嘴里，连鱼

尾巴都津津有味地吃了下去。

“我们把你们带到那个地点之后 给我们什么报酬？”拉巴杜问。

“碰到第一条船我们就把你们转过船去。千代田丸不能靠近海岸 要被炮艇逮住的。”尾城说。

“如果我们拒绝指路，又怎么样？”霍苏埃满腔怒火地问，不服从尾城盛气凌人的架势。

“那就把你们送回小船 你们不能安全地回到陆地。”

“请发命令向北航行。”拉巴杜耐心而审慎地说 认为日本人是顽固的。“然后转向西北，那里就有鲨鱼……事后给我报酬吗？”他加了一句。

“放心好了。”狡猾的船长回答。

他们进了尾城华丽的船舱，舱壁装饰着东方的绘画和银质的战利品。他的写字桌面上，挂着一幅太平洋海图，上面标明着各种各样海产的渔场。拉巴杜指出了那个海域，尾城画下了航向；接着他走进驾驶室，拨正了罗盘上的指示针。阳光反射在浪涛上，涂了一层银色，使北面的天空显得更加蔚蓝。一只水鸟在高空盘旋，一下子扎入海中，然后嘴里叼着一条扭动的鱼飞了起来。

千代田丸航行过八千海哩。抛锚的时候，尾城说：“真是镶在太平洋上的明珠啊！”

天空雾气腾腾。热带的酷热，预示着要下一场暴雨。这是一个新的海域。

雷电轰鸣，闪光照亮了这条渔船。下起了倾盆大雨。大海在咆哮，浪涛越来越高，冲上船头。海水渗进舷窗。夜幕降临了。

他们是捕捞沙丁鱼的渔工。他们的海域是圣巴尔托洛布古沙纳 赛罗·阿苏尔 庞塔·加累塔，那里总是风平浪静。正相反，千代田丸总是航行在狂风恶浪的大海里。沉船的船员们感到害怕了。

大风暴来了！

“老头吓得屁滚尿流了吧？”奥里亚诺对恩玛努埃尔·席尔瓦说。

“我害怕？”被讽刺的人不高兴地说：“我是在帆船上学会航海的。那时候要有点勇气才上得了船。”

“我倒想看看你怎么驾着条小帆船从钦恰岛往邱古伊托运鸟粪的。”

连续下了三个小时的雨，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故。海面上又风平浪静了。桅杆上淌下亮晶晶的水珠。

天亮的时候，晴空万里无云。鸟儿在寂静的海面上叽叽喳喳地叫。海水拍打着船身发出啪啪的响声。

尾城要来望远镜；他一看到有一条船就暴怒地顿起脚来。

“一条美国船！”他嚷着。

“最新式的。”拉巴杜补充说。

“倒楣了，”霍苏埃说：“他们先到就不会让别人闯进去

了。他们会把鲨鱼一扫光的，他们比您更熟悉秘鲁的领海。”

贪心猎鲨鱼的千代田丸飞速地驶向渔场。尾城命令鱼叉炮射击。鲨鱼灰色的背脊象鱼雷似地溜掉了。一支鱼叉击中了鲨鱼的背脊，鲨鱼流着血不停地逃着。一个船员下了小艇追赶受伤的鱼。等鱼一死他就在鱼身上插上一个渔标。于是继续捕猎。驾小船的船员又在另一条鱼身上插上渔标。最后才收集猎到的鲨鱼。

这时候事情发生了。驾小船的船员正在跟踪另一条受伤的鲨鱼时，一排机枪子弹打在水面上，拦住了他。子弹是从美国佬的船上打来的。于是千代田丸也开火回击。

这种事件，在外国渔船之间，是经常发生的。由于一个原因：美国船带着多种鱼的鱼苗，活活地一批批扔给鲨鱼吃。于是他们认为，撒过鱼苗的区域就是他们的私有财产，要用血来保卫。

“可恶的美国佬 开火 开火！”尾城喊。

一场恶战爆发了。这时候，鲨鱼却狼吞虎咽地吃起诱饵来。拉巴杜、霍苏埃和所有沉船上的船员都趴倒在甲板上。恩玛努埃尔·席尔瓦老头说：“为什么向我射击 我是中立的。”

美国船停止射击，收起鱼叉，朝着下风的方向离去。尾城露着牙作了个鬼脸说：

“美国佬害怕了；他们逃跑了。停止射击！”

这句话他是用西班牙语说的，好象有意说给沉船上的人听。

“哈哈！”他又露着牙作起鬼脸来。

船员们惊讶地望着船长。他狂笑了一阵之后，双手捂住肝部靠在舱壁上，然后往前走了三四步，抓住栏杆。突然，日本船员们吃惊地睁大了眼。尾城流血不止，倒了下来。

“他受伤了！”千代田丸的大副喊，“把他送到医务室去。”

“最好把他扔给鲨鱼。”恩玛努埃尔·席尔瓦回答，“这个人已经死了。”

确实如此。船长已经停止呼吸。他四肢僵硬，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动也不动。

“你们惹了不少麻烦。”大副说着，立即担负起指挥的责任。

拉巴杜脸色苍白，而霍苏埃则瞧着船长，回忆着；心想正是由于他贪得无厌的野心，才使他们落到这个地步。

千代田丸掉了个头，上下左右地颠簸着。船桥上直挺挺地躺着一具死尸，血滴沾湿了甲板。

“你们立刻离船。”新船长说。

“您对遇难的船员不友好。”霍苏埃顶了一句。

“你们带来了灾难。下船去！小船在那儿。”

“我们没有燃料了。”霍苏埃强调说，“我们会死的。”

“我的话就是命令。”他用日本话叫他的人强迫遇难的

船员下船。

人们从正在航行的船上下到小围船里。恩玛努埃尔·席尔瓦落到水里，但是很快地被救了上来。两条张着嘴的鲨鱼来迟了，但是人肉的气味吸引了鲨鱼，它们继续窥探着小围船。

“你知道为什么船停着的时候不让我们下小船？”恩玛努埃尔问霍苏埃说。

“我知道 因为他想这样我们就会掉进海里 于是……”

“鲨鱼就把我们吃掉。”

“残酷的亚洲人。他是个罪犯，想害死我们。为了什么呢？”

“纯粹是因为暴怒。他们的偶像，他们所崇拜的人死了。”

“几点钟了？”戈多问。

恩玛努埃尔·席尔瓦老头起来站到小艇当中，他的影子伸向西北方。

“正好是下午三点十五分。”席尔瓦说。

“我们谁也回不了港。”戈多说 凶猛的鲨鱼继续在跟踪他们。

“恩玛努埃尔，”奥里亚诺说，“过几个钟头我们就要渴了……没有淡水。”

“小伙子们，”恩玛努埃尔·席尔瓦回答说，“我的帆船没风行驶不了的时候，我就一天一天地喝雨水。我是航海

的 我是个海员。”

“老头儿，你是海员吗？你算什么海员哪！”

一阵微风吹动了小围船。老头要显示一下他的本领，很快地脱下衬衫，还要求其他人也这样做。他们张开双臂把衬衫撑了起来。微风把它吹得鼓起来时，就变成了一套帆，小围船乘风行驶起来了。

炎热的曼哥拉海滩出现了，海面上浮着一层石油。太阳给大海染上了一层金色的光彩。海水变成了紫灰色。黑夜临近了。黄昏中看到一些船影在移动。

小围船搁浅了。

遇难的船员们在海浪中涉水行进，踩到了一些坚硬的大骨头。戈多说：

“这是人骨 不知道是什么人的？”

“有兽骨 也有人骨。”恩玛努埃尔·席尔瓦说。

第六章

罗马教皇日到了。渔民们的守护神圣彼得在海上游行。它身上披着镶金边的石榴红天鹅绒斗篷，佩着善男信女们奉献的鱼形和心形的银饰。这座圣像被一群信徒簇拥着，直立在一个简陋的小船里航行。但愿它保佑大海；大海是渔民们的衣食父母；他们用鱼网犁开海面，犹如农民用犁头耕种土地一样。

船长们的守护神上岸了。迎神的游行队伍在码头上等待着。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圣像移上镶银的木杠。圣像的脚下供奉着成束的茉莉，高傲的玫瑰，盛开的郁金香，欢笑的长春花。圣经中的这位渔夫后面，跟随着许多群众。军乐队的木管、长笛、喇叭、嘶哑的长号，一齐奏出悲哀的音调。每一个吹奏者又是一个乐谱架，背上都背着一本宗教乐谱。每当木杠停住，披着黑头巾的虔诚女信徒们就开始了刺耳的合唱。她们高矮兼有，胖瘦并杂，既有老太婆，也有年轻姑娘。她们胳膊上挂着念珠，念珠的十字架象钟摆一样在摇晃。

在场的还有马丁神甫会、至圣十字会、嘉曼贞女会和吾

主神迹会等宗教团体的会员，他们身穿全黑的、石榴红的、深紫的、棕色的、大红的长袍，等待着轮流抬圣像。

在这群穿着破旧的节日服装，满脸污垢，胸脯干瘦的群众中间，出现了昌蒂的悲惨形象；他和穿着破裤子的子女在一起。他对渔民们的守护神还没有失去信心。库拉松号的这个不幸的渔工想要自己料理生活，适应社会，因此渴望耶稣的门徒赐予奇迹。他的女人雷梅迪奥丝背着最小的孩子，手里搀着一个小罗圈腿——胡安尼托。胡安尼托饿了，两眼盯着卖糕饼的小贩转。他拿起一块馅饼想往嘴里送，但是被他妈妈在手上打了一下，又放回篮里。昌蒂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父亲，看见这种情景就眨眨眼皮，掉下泪来。他无法填饱儿子的丢脸的饥饿啊。

迎神的队伍象河水那样流过城里的街道。在那些破旧的阳台上不时露出一些颜色难看的脸庞，虔诚地注视着圣像。一个精神失常的女人频频地在胸前划着十字。昌蒂的孩子们都走累了。眼看着自己没法抱他们，昌蒂这个慈父不禁十分恼火。

游行队伍慢吞吞地到了圣彼得神殿时，这个渔民们的守护神在一阵阵雨点般撒下的玫瑰花下被抬进了这所简陋的教堂。人们划了十字，然后纷纷散去。只有几个信徒还在里面留着，恳求赦免他们罪孽深重的生命。

宗教团体的会员们脱掉长袍，卷成一团，挟在胳膊底下，寻欢作乐去了。这群伪善者闯进一家小酒店。酒店里

桌子不多，挤满了人。侍者忙得要命，老板却收入大增，他挺着大肚子，斜靠在柜台上抽烟。还有人叫着催促：“快喝！喝快一点！”有的争吵起来。迎神游行以动武结束。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去喊警察。

人们都想开怀痛饮，喝到醉得五脏冒火为止。有人喊：“到哪个渔民家去 到哪个渔民家去！那些鬻发的黑白混血儿们决定：“到昌蒂家去。”这个再也当不了渔工的昌蒂 对自己的行业却无限留恋。他不禁回想：“在今天这样的罗马教皇日，我总是请客吃辣椒鱼块，下午吃炸牛心。牛心是从冷藏库买来的便宜货。那坛子酒是我的朋友们付的钱。多么香的酒啊！应该和往年那样，继续喝……”这个残废者忽而又这样想：“到了傍晚 躺到棕席上打个盹儿，一觉醒来酒兴更浓。于是每个人都掏几个零钱出来，打更多的酒。”

“统统上我家去！”昌蒂说。

游行队伍的领头人是个头发粗硬的黑人和印第安人混血种 他喊起来：

“昌蒂 圣母保佑……！”

“真没想到你变得这样傻！”雷梅迪奥丝气得要命 在昌蒂耳边嘀咕：“你哪来的钱招待这些黑人？”

第二天早上，昌蒂以辛酸失意的被人凌辱的人才有的那种迟钝麻木，正在睡觉。他一觉醒来，头皮很痒，但是他无法搔头，心里很恼火。

“给我穿上裤子吧？”昌蒂对他的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女人说。她象一个保姆似的对他依顺，替他穿上袜子、鞋子，又在水管边用肥皂替他洗了洗上身，梳好头发，换上一件刚洗过的衬衫。她要把咖啡送到他嘴边时，他却又拒绝了。然后，他自己用牙齿咬住杯子喝了咖啡。他的动作干净利落，一滴咖啡都没有洒。

这个年轻女人站了起来。她吩咐萨乌尔去买些蒜头、番茄和土豆回来。昌蒂跟着孩子走了出来。他神经紧张，竭力想摆脱内心里的无限痛苦。

他拦住萨乌尔问：“你妈给你多少钱？”

“十个索尔。”

“萨乌尔，你说，你爱爸爸吗？”

“我爱。”

“很爱吗？”

“很爱。”

“那么把这一镑钱给我。以后我会挣到钱的。也许能赚到一百索尔，我就还给妈妈。”

“不行，爸爸。我们都会挨饿的。”

“相信我吧，孩子！到傍晚就会有钱了。把这镑钱放在我的口袋里。你对妈妈说，一个坏蛋把钱抢去了。”

萨乌尔比绵羊还驯服，乖乖地把钱放进昌蒂的口袋；但是想到自己所做的事意味着什么，就哭了起来。他看着父亲匆忙地走去，就象一个疯子走向一条不幸的路。萨乌尔

一路回家，浑身起着鸡皮疙瘩。

“一个孩子把钱抢去了。”他怯生生地说。

“你怎么会让他抢去的 傻瓜！”伤心的母亲暴跳如雷。
“难道你不是长大了吗？”

“妈妈，……是爸爸……”

“你爸爸！是他干的？我是多么不幸啊！我们大家又是多么不幸啊！他把那镑买伙食的钱拿去了。现在谁会借钱给我们呢？”

借喝酒来消除痛苦和烦恼，这件事本身还不算坏，但是酒精会使人堕落成为一个乞丐。他把伙食费拿去喝酒，以后他会继续这样干，总有一天会因此而犯罪。

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挽救这一家子。这个漠不关心的社会对一个残废者无动于衷。痛苦折磨着昌蒂。他要工作，不仅是想工作而已。怎么工作呢？他无依无靠，社会对他冷酷无情。不管怎么样，昌蒂也得活下去，哪怕是不道德的事也得干。

昌蒂跟一个坏家伙交上了朋友；那个人给他钱，叫 he 到瑞典的船上去弄色情的印刷品。

同时，雷梅迪奥丝到处奔波，变卖家里的财物，有时候总算可以维持一天的生活。最小的孩子经常哭闹，使她心烦意乱。有一天上午她再也借不到钱了，就拿着一只塑料袋到监狱门外去抢犯人的剩饭残羹。许多挨饿的人在监狱门口又争又抢，她总算拿到了一份。如果她不这样做，孩子

们就要挨饿。

色情刊物里各种颜色的图画都有，真是可怕！法律对于这种腐化堕落的买卖是要惩办的，但是有些流动的小贩带着这种刊物到处兜售，却不会被没收。

也有胆大的人，招来一些中学生，躲在楼梯角落里给他们看这种图画。

这种下流东西要从船上运下来有困难，因为监视很严。但是谁会怀疑一个没有双臂的残废者呢？因此他们与昌蒂谈妥，由船员们把刊物塞在他的裤子和衬衫里。他下船的时候，旁人以为他是一个上船要饭的乞丐。

有一天，昌蒂回家，背心鼓鼓囊囊的，仿佛加重了几公斤。突然，那些刊物掉到地下。他有点尴尬，吩咐大儿子说：

“把这些东西放在箱子里。每次我叫你拿出来，你就给我塞在背心里。这件事就你我两个知道。”

第七章

库拉松号沉没后一个星期，港务局的了望哨看见这群摇摇晃晃站不稳脚的遇难船员，站在一艘商船的甲板上，回来了。他就向港务局长报告，局长命令把这些人一上岸就带到他的办公室来。

沉船的船员们上了码头，来到港务局。他们的衬衫拖在外面，真象破烂的船帆。

“我要把你们送到海事法庭上去！”港务局长说。“你们违反了捕鱼法。由于超载，沉没了一条价值三百万索尔的渔船。菲加里控告你们在甲板上装载沙丁鱼。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禁止的吗？渔船是因为负载过重而沉没的。”

“不对 是一条大船撞了库拉松号 然后逃跑了。”拉巴杜使劲地反驳。

“拉巴杜 这是您的过错。”恩玛努埃尔·席尔瓦老头狠狠地说，“您不肯把鱼抛下海，所以就出毛病了。渔船确实是超载了。即使没有船撞我们，我们也会沉没的。”

“长官，在甲板上装载沙丁鱼，是菲加里批准的。实际上 这是他的命令。”拉巴杜为自己辩护。

“我们上了这个流氓的当。”霍苏埃插嘴说，“这是菲加里施展的诡计。表面上他让我们相信他是关心他的船队的，实际上，他宁愿让他的船都沉进海底，否则政府就不会让他使用三百五十吨的新船，连工会也会反对，因为上千的渔工将要失业。小船队对我们有好处，都能找到工作。”

“简直难以相信！”港务局长惊叹地说，“菲加里竟是个无耻的家伙。但是，是不是一个罪犯……要知道你是在控告他企图杀人。船只遇难时，全体船员都会死掉的。”

在霍苏埃揭发的真相面前，拉巴杜连血都冰凉了。他把菲加里当作朋友，总是为他辩护。这么说，菲加里对他却不够朋友了？哪怕全部船员都死光也管他妈的！可是我这个船长，阔佬的好朋友呢？拉巴杜对阔佬一向拍马奉承，而且因此得到了个工贼和告密者的雅号。菲加里总是通过拉巴杜知道人家在背后策划反对他的活动的，难道他也把他拉巴杜跟那群难以对付的渔工同样看待吗？

“霍苏埃是对的。”拉巴杜心想，“菲加里答应我 筹库拉松号毁掉，就给我一条三百五十吨的新船。他不是暗示我沉掉它吗？”他接着又想，“他巴不得所有的旧船、小船都沉没。那么工会也好，法律也好，都没法阻拦他那些现代化的大船出海了。”

“我真笨！”

“菲加里是想多打鱼 少雇人。”霍苏埃解释说。

“菲加里怎么知道库拉松号装的沙丁鱼超载？”小个子

戈多问，“说不定是船长通过无线电告诉他的吧？”

“确实是我告诉他的。”拉巴杜回答；然而确实也是菲加里暗示我把其余的鱼都装上。现在我才明白他的诡计。”

“塞萨·拉巴杜，把你的证件交出来！”港务局长皱起眉头说，“在整个调查过程中，证件就扣留在我这里。我将审讯菲加里。如果他确实犯有杀人未遂罪，将依法对他进行审判。”

这一群人到了街上，就象一阵旋风似地疯狂奔跑起来。拉巴杜 霍苏埃 奥里亚诺 戈多 全体船员 都去找菲加里。

菲加里在鱼粉厂。他们到了门口，霍苏埃要求和这个背信弃义的船老板谈话。守卫按照命令，拒绝了这个临时被推出来的代表。

“你带着你那伙人还是走开的好！”这个身穿制服 头戴白钢盔，腰间佩着手枪的黝黑皮肤的人说，“菲加里先生很忙 不接见你们。”

“叫那个吸血鬼快出来！不然就把你扔进烤鱼的烘炉里去。”粗壮的奥里亚诺吓唬他说。

“如果你们再胡说八道，大风暴就不在海上而是在这里爆发！”守卫也不示弱。

一个又一个的守卫从厂里走了出来。其中一个最虚张声势的 打开了子弹盒 但是 谁也没有被吓倒。

“你才知道？”霍苏埃针锋相对地回答他的挑衅，“老板吸干了上千上万渔工的鲜血，战斗早就已经开始。现在不

是用剥削杀人 而是用沉船害人了。”

“给我们钱不是叫我们来听这一套的 快滚开！”

“你们得听着。菲加里想要把他的船队沉掉，不顾全体船员的死活。这件事不叫你们大吃一惊吗？他手段毒辣。在他的那些吃人的船上，渔工工资要低，人手要少。他现在使用的不是小渔船 而是大渔船了。”

霍苏埃正在滔滔不绝地谈话时，工厂里又走出来一些工人和守卫。他们站住了，防守着，仿佛组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他们保护菲加里的人身安全，因为他下意识地以为这些人是来杀死他的。

“一旦菲加里认为你们不再有用，你们就会象癞皮狗那样被赶出工厂。”这个渔工演说家说：“不幸的人们啊 你们还不懂得保卫自己的阶级！”

他接着又说：“还有那些做了鬼的漏斗秤呢，你们说看看，是怎么回事？要知道他们这是从每个同行身上掠夺一个索尔啊！成千上万的索尔。你们居然让他这样干。你们真不是什么好工人！是工贼！你们的怯懦行为包庇了船老板，也毁了你们的伙伴。你们穷，只能怪自己。因为你们把工会交给了那些船长。

“只要还有软骨头存在，我们争取夺回权力的斗争进程，就会越来越慢，那你们更别想达到目的，永远只能被一块硬面包弄得昏头昏脑。”

“这个人是共产党！”厂里传出了一个人的叫声；这人

就是菲加里，“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懂得规章吗？任何要求，只有船长可以提出。我只同船长打交道。拉巴杜在哪里？饶舌的人，快滚开！把你的人都带走。我只跟拉巴杜谈话。”

“你把一条旧渔船交给了什么人？还唆使他把鱼装在甲板上要淹死我们？”霍苏埃激怒地说。

“我不知道你讲的是是什么！”菲加里装聋作哑地反驳，“现在到你的工会去吧！到那里去煽动吧！让这些人大平点吧！”

“渔船超载是您出的点子。”拉巴杜害怕得颤抖着说，“也是您叫我把润滑油倒在水里让发动机烧坏的。”

“你控告我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要起诉，说你造谣中伤，破坏名誉……当心你说的话！”

这时候，所有的人都转过脸朝拉巴杜看。他说话畏畏葸葸；菲加里还控制着他。

“在起锚前，库拉松号的油桶里有很多油……”

“有人偷了油，这我一点不知道。现在，拉巴杜，你说，”菲加里生气地拉开嗓门说着，“你是头一回超载吗？你没有我的同意干了几次？”

“我们就算这是事实，但是，是谁拿走了油，把船搞坏的呢？在港里的时候，我看过，四只油桶都是满的。”

“我们离开码头时，我看见两只油桶已经空了。”埃尔内斯托说，“我记得在这之前有一个陌生人在船上。”

“那么准是这个流氓偷了油，或者把油倒在海里了。”霍苏埃喊起来，“这个人毫无疑问是菲加里派的。这个罪犯难逃法网。我们查清是什么人以后，一定要起诉……”

“霍苏埃竟然得出这样该死的结论。”菲加里说，“简直是无中生有。你去找那个你以为是我派的人好了。你不会找到他的！”

“当然啰！你已经给了他报酬，让他逃跑了。真是好主意。我们现在还得要小心，不要中了他的阴谋诡计而死在海里。”

这群人转过身，离开了工厂。船老板和他的仆从们眼看着这群渔工沿着黑色的海滩，在鹅卵石上走去。

“霍苏埃和所有的人一定是发了疯，想得出这样的事情来！”菲加里说。

他手下的工人们怀疑地斜着眼睛朝他看看。

昌蒂走进“美味”酒吧间，兜售画刊。他看见霍苏埃坐在一只桌子旁，两眼瞪着啤酒瓶，这位演说家正在全神贯注地考虑什么。“一个人独自喝酒，”昌蒂心想，“不会无缘无故。”

事实上，霍苏埃的愿望是上一条不属于菲加里的渔船工作。但是这个人的财产无限制地增加，垄断了所有的渔船。即使这些渔船是破烂货，菲加里也不愿意在捕捞沙丁鱼上有人和他竞争。

鱼儿一天天地远离海岸，小渔船又出不了远海。把它们搞到了手难道就是让它们在那里搁浅吗？

霍苏埃正在等待遇难的库拉松号上的伙伴。

“你在喝什么？”昌蒂问他。

“啤酒。你没有看见酒瓶吗？……昌蒂，告诉我，你衬衫里装的是什么？”

“先给我喝一口。我渴极了。走了一整天，没有卖掉一本……”

“一本什么……？”

“我说先给我喝一口。”

他用牙齿咬住杯子把酒喝光。

“说呀，你这里装的是什么？”

“霍苏埃，你知道，一个没有双手的人，哪儿能找到工作？因此，我就只好兜售这种画刊，寻找工作。你伸过手来拿吧。也许你会对哪一本感兴趣……挺好看的……”

霍苏埃漠然地翻阅着刊物。他的脑海里有个高明的主意在盘旋。昌蒂看见他毫无兴趣，而且正相反，他的目光里流露着对自己的朋友居然干这种行业的怜悯心。

“多少钱一本？”他冷冷地问。

“这一本你喜欢吗？给我四十磅。这些刊物不是我的，我只拿些佣金。”

“我一本也不喜欢。”霍苏埃干脆地说，“我运气不好，库拉松号沉没了，我没有船。”

霍苏埃耐心地把刊物放进昌蒂的衬衫，还替他扣上扣子。

“干这行业是痛苦的。霍苏埃，我这样做使你不高兴了吧？”

“不象话。可是我不怪你。你得靠着它养活你的子女！你要当心警察。”

“霍苏埃，我能不能干别的呢？”残废人合上了眼皮说，“你知道吗 昨天 我的小女儿和一些老头子、坏女人、流浪汉争夺一碗监狱门口的剩饭，我都没有法子帮她忙。我对你说：雷梅迪奥丝上工厂干活了，她派我们两个去。霍苏埃，要是你能看到的话，你会怎么想。那些装剩饭的大锅一搬出来，人群扑了上去，象一群兀鹰一样。他们把我的玛丽莎挤住 推来揉去的 就象一个无用的玩偶 最后 她终于把碗塞了进去，抢到了一份。这场面怎么不叫人心碎！而我……我当时能干些什么呢？还我的双手！还我的双手啊！”

他哭了起来。霍苏埃叫他坐下。这位渔工的领袖深为感动，喉咙里象有什么东西梗着似的，费了很大劲才咽下一口唾沫。

“昌蒂，这一切真是令人伤心。我同情你的不幸。现在你的孩子竟然吃监狱里的残羹剩饭，多么可怕！这种东西是喂猪的，不是给人吃的。这就是我们的祖国啊！”

“我们现在是一群兀鹰 我的孩子们都是这样。”

“这是什么世道呀 昌蒂！”

“我在出院的时候早就预料到这些波折，因此有一次我想自杀。我没有上吊是为了不要死在家里。于是我就走到那个名叫‘舍身乐园’的悬崖上。要不是我想起来第二天是玛丽莎的生日的话，我早就跳下去了。‘她将会过一个多么倒楣的生日呀！’我想就走了回来。到了家里看见萨乌尔在擦一双皮鞋。‘你从哪儿搞来的？’我问他。他回答说：‘在垃圾箱里捡的。这是我送给玛丽莎的礼物。可怜的她只穿着一双拖鞋……！你和妈妈什么也没有给她买。’霍苏埃，我是眼泪往肚子里流啊！但是我得承认这双鞋比她脚上穿的好多了。”

“多么伤心的景象！但是，不是只有你一人被人瞧不起。在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个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已经恢复了工作。但是也有人听天由命……永远受苦。”

“听天由命？难道能够象寄生虫那样生活下去？”

“当然……不行。”

“当然不行。所以我贩卖这种下流东西。”

“喝吗？”霍苏埃说，替他倒了一杯啤酒。

昌蒂不肯让别人把杯子放到他的嘴边，而又是自己用牙齿叼起来喝。

腰圆膀粗的乐观的渔工们走进了“美味”酒吧间。他们带来了好消息。

里面烟雾弥漫；空气中散发着酒精的气味，还能听到

一些俚言俗语。酒吧间的深处有一个乡下佬在叫喊：

“你已经学会用牙齿叼杯子。现在可以学学吃开口饭了。那就是说 多拍拍马屁 让人家给你吃 给你住。”

“如果你要跟一个残废人找岔子 那就找我来试试！”席尔瓦老头向后扭过脸来说，稀疏的灰白胡子翘得老高。

昌蒂只是不住地哭。他不去答理这个陌生人的凌辱；这个人对昌蒂的残废不但无动于衷，反而把他冷嘲热讽。戈多掏出手帕，给昌蒂擦干眼泪。

盖洛巴纳喝了一口酒，透露出一个重要情况。

“有一个当过渔船机匠的工人 现在开了一家造船厂。”他说。

“怎么样？”霍苏埃问 急于要知道这个消息。

“他答应卖给我们一条二百二十吨的船，在五年之内付清船款。网归我们自己想办法。”

恩玛努埃尔·席尔瓦老头兴奋地大声说：“我们也自己买好啦。”

“我们不要幻想我们这些人能够轻而易举地付清这笔钱。”霍苏埃说，“一年里有四个月渔禁期。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拿什么钱还债？”

“渔禁期一开始 我们就捕食用鱼。”轮机手埃尔内斯托发表自己的看法说，“我们能挣到钱还债的。”

“这样就会和捕捞板鱼的发生摩擦。”霍苏埃提醒说，“他们反对捕捞沙丁鱼的人捕捞食用鱼。他们认为这是他

们的专利。”

“等一等。”盖洛巴纳说，“我看霍苏埃是在给大家泼冷水。现在我们可以成为一条船的主人了。”

“而且象菲加里那样变成富翁。”奥里亚诺插嘴说。

“人家送上这条可以长时间分期付款的船来，而我们却因为害怕渔禁期而不占这个便宜？还是因为不想和捕捞板鱼的同行吵架？”盖洛巴纳总结起来问。

“外国佬，别这么盛气凌人！”埃尔内斯托讽刺他说，“船款我们能够付清。可是我们人多，要多分点红。”

“如果事情顺利呢？我们可以再买一条，又买一条。这样下去，我们就可以组成一个渔船财团了。”

昌蒂听着他昔日船上的伙伴们的幻想，脸色阴沉下来。长久以来，对深绿色海洋的怀念，使他又痛苦，又沮丧。他再也不能成为一个渔工了，也没有希望和这些颧骨突出的皮肤被海风吹得黝黑的人经常在一起了。但是他对这些人有感情，尽管他自己不再可能梦想靠打鱼发家致富，然而看着别人在顽强地奋斗，对大海满怀希望，也使他产生了一些乐趣。

“你们认为咱们能够把期票付清吗？”霍苏埃询问，“那么我们就别浪费时间，得去和船老板谈一谈。”

“这条船值一千万索尔，每张期票要付十万。此外，还要张一万索尔的期票买鱼网。我们每天大概能打多少吨沙丁鱼？”戈多问。

“二百二十吨。”霍苏埃大声说，“我们要整日整夜地干。”

昌蒂没有向他们告别，偷偷地溜出了酒吧间。他边走边沉思，沉浸在自己的不幸命运里；对他说来，街上等于没有人，他对谁也不瞧一眼。他从基伊广场墙粉剥落的门廊里穿过，走进了意大利人费奥拉尼开设的航海用具店。这个意大利人喜欢这种画刊，常常要昌蒂借给他看一会儿，换一杯酒给他喝。因此，费奥拉尼总不忘记在柜台下面藏一瓶甘蔗酒。

“我想先看这几本。”这个商人又怀疑又着急地说。“也许就是前几天给我看过的那些吧。”

“不是的。在我的衬衫里。你看吧！”

费奥拉尼的眼睛由于病态的快乐而发亮。他出神地翻阅着，连答应给昌蒂喝的酒也忘了。昌蒂催了他，他才拔掉瓶塞倒给他喝，但是眼睛也没有离开画刊。

“喝吧！”他对昌蒂说，“你这个腐化社会的人，不务正业的放荡鬼，不知道父亲的私生子。把这几本刊物借给我，明天还你。我和我的未婚妻打着赌呢。”

“不行。刊物不是我的。”

“给一瓶酒都不行？”

“也不行。我是来喝一口顺便歇歇脚的。”

意大利人遭到拒绝，大为生气。他本来挺自负，因为他

经常请昌蒂喝一杯，以致昌蒂把他看成是个好人。

昌蒂要他把刊物放还到衬衫里去，费奥拉尼怒气冲冲地也拒绝了。

这个昔日的渔工就用牙齿咬起了这些刊物，走了出去，在大街上公开展览起来。路上的行人免费看到了封面，都感到惊讶。昌蒂怒不可遏，急忙地赶路。他提心吊胆地怕遇到警察，因为他犯了有伤风化罪而逮捕他。他一走到自己家里附近的路上，就疯狂地奔跑。萨乌尔知道了他父亲激动的原因 就接过刊物 藏进了箱子。

“以后不带着萨乌尔 就再也不出去兜卖画刊了。”昌蒂心里想。

第 八 章

昌蒂午睡醒来，心情不太好。他看到雷梅迪奥丝手里拿着四把铁钩走进来。这些铁钩样子象镰刀，一头缠着破布当把手。她给了萨乌尔一把，玛丽莎一把，胡安尼托一把，一把留给自己。昌蒂用好奇的眼光盯着这些钩子，接着就害怕地闭上了眼睛。他以为她疯了。过了几秒钟，他心里迷惑地注视着她。这些弯曲成这样的钩子是干什么用的呢？这可不是玩具，因为她手里也拿着一把。后来，他知道了这些东西的用处时，不禁痛苦倍增。

“妈妈 要这些钩子干什么用？”萨乌尔问。

“我们拿着这些钩子，”雷梅迪奥丝回答说，“到利马克去，那里有座垃圾山。我们用钩子掏垃圾，找些值钱的东西。”

“找来以后呢？……”

“找来以后就卖给收旧货的。好多人都靠卖破烂糊口。我们为什么不能？工厂把我辞退了，因为那里已经没有鱼网可补。”

昌蒂装作没听见。他从床上欠起身子，假装还没睡醒，

等着雷梅迪奥丝把这个可怕的消息告诉他。她若无其事地告诉了他，又问他吃过饭没有。昌蒂不愿使她为难，就骗她说吃过了。玛丽莎从监狱门口讨来了剩饭，然而不够他吃的。首先是孩子们要紧，要他们健康地成长啊。

“那些养猪的人要把剩饭都买去，以后监狱里就什么也不能给我们了。”玛丽莎说。

“这些钩子是干什么用的？”昌蒂佯装不知地问。

“你已经听见了。”她回答说，“人家把我的工作辞退了。靠着你的那些下流东西又挣不了几个钱。我去当女仆也不会有人要，而且谁来管孩子呢？我们怎么也得想个办法维持生活，把孩子们拉扯大。”

“让孩子们都去捡垃圾？”昌蒂惶惑地问。

“他们得去，我知道你不会愿意他们这样做。但是他们的小手可以代替你的两条手臂。”

“你不怕他们染上疾病吗？垃圾山可是个传染病集中的地方！”

“不用怕，昌蒂。多少个孩子在垃圾堆里滚，也没有什么。我见过小孩子在污水沟里洗澡，长得也挺健康。”

“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要是用得着我的话，就叫我一声。”

黎明的曙光染红了天空。一群捡破烂的人拿着钩子，熙熙攘攘地向垃圾山进发。路上到处是泥泞，城里的公共

汽车和马车留下了一道道车辙。不知从哪里来的污水，到处淌着。雷梅迪奥丝带着她的孩子们，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捡破烂的人后面走着。这一些人活象一群贪吃废物的兀鹰。

在这堆垃圾里，有着他们每天的面包。破破烂烂的东西中间，有一些还值钱的衣物。有钱的人嫌东西占地方，而且碍事，就扔进垃圾箱了。那里也有些破家伙，蛀坏了的家具，死人的衣服。捡破烂的人们看见这种东西就激动，甚至吵起架来。

胡安尼托走累了。

“妈妈，他说，垃圾山离这里还远吗？”

雷梅迪奥丝指着远处说：

“在那儿。就是老鹰在转圈子的地方。”

“我要歇一会儿。”胡安尼托说着就在石头上坐了下来。

“再走五分钟就到了。快起来，懒鬼。”

“嗨，你们看，萨乌尔叫了起来，爸爸跟在我们后面来了。”

“昌蒂？他来这儿干嘛？他一点也帮不了我们的忙。说不定你弟弟妹妹病了吧？要不就是弟弟发烧，他是来叫我们的。”

昌蒂气喘吁吁地赶到了。他的想法是，至少他应该陪着他们，这是他的责任。

“你来干嘛？”雷梅迪奥丝浑身出汗，满脸通红，开口就

问他：“把两个孩子孤零零地留家里？”

“我是来帮你们忙的，”昌蒂解释说，盼望他们让他留下：“我把孩子托给邻居了。”

“你不想想 两个孩子呢 准是哭得象疯子一样了。”

“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好好的。我会给看孩子的人一点钱。我不可能什么也不干哪！”

一圈灰脑袋、黑羽毛的兀鹰，在蔚蓝色的天空中盘旋，它们用锐利的眼睛在高空寻觅猎物，然后，又准确无误地向垃圾山猛扑下来。

捡破烂的人们，包括昌蒂一家，都在翻掏着垃圾。不一会儿，一件件东西象宝贝一样出现在他们眼前。

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也在这样干。昌蒂又懊恼又着急，他看不出这些废物有什么值钱的地方；那些象雨点般地落到垃圾堆上找人麻烦的兀鹰，又使得他茫然不知所措。

孩子们轰走了这些“黑衣参事官”，可是它们又顽固地飞了回来，它们似乎是在自己的领地上。

昌蒂一家终于有了一些收获 滑稽画报 钥匙 画片 烂铁 破书 唱片 鞋子 还有别的一些东西。他们把这些东西包在雷梅迪奥丝带来的毯子里。孩子们为这些东西争起来。母亲告诉他们，这是大伙儿一起干的，是为了大伙儿的利益。于是他们拿起钩子又掏起来。昌蒂眼看着这种使一个当父亲的感到忿怒和屈辱的景象，内心很是痛苦。

上午十一点钟，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堆在摊开的

毯子上了。这条毯子过去是雷梅迪奥丝的母亲包的。他们把东西包起来，用一根绳子捆得结结实实。可是这么重这么大的包，无论是雷梅迪奥丝还是孩子们都无法搬得动。昌蒂要求他们把余下的那段绳子系在他腰上，象马拉车一样拖着这个包走。

残废人还象牛马一样干活，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人们，他们对自己倒是很少感到怜悯的。

雷梅迪奥丝和萨乌尔抬着一张虫蛀坏了的路易十五式的沙发。这件破家具是他们第一天劳动的最大收获。

回到家里，除了郁郁不乐的昌蒂外，大家都很高兴，急切地看着捡来的东西。

兴奋的母亲决定把这张雕刻着玫瑰花的沙发放在客室里，不卖掉。

第九章

盛夏的夜晚来到了；浩月当空，繁星灿烂。

崭新的钢壳渔船希奥尼娜号离开码头，去追捕黄金的鱼群。沙丁鱼。这条船装备着各种电子设备，声纳、雷达、回声探测仪、无线电收发报机。另外还有绞车、起锚机、吸鱼泵等等，样样齐备，都是液压传动。这是本国造船厂努力的成果。

船员们站在甲板上，驾着这条大家集体所有的渔船出海，心里乐滋滋的。希奥尼娜号象海鸥一样，是白、灰两种颜色的。桅杆上的灯发出欢乐的光芒。船头劈开海水，翻起两道胡须似的雪白浪花。

霍苏埃被大家一致推举为船长；他不象别的船长那样，一心想发财。按照他的职位，他可以分到最高的百分比，然而，他觉得没有理由因此而得到比船员多四倍的收入。相反地，他提出，只要有一个船工能接替他的工作，船长的职务可以轮流当。

天已黎明，罗盘上的指针指向南方。

离岸二十海浬的地方出现了一滩鱼迹，仿佛一条紫黑

色的毯子漂浮在暗绿色的海面上。

“鱼群在那儿逗我们呢。”盖洛巴纳说，“看样子沙丁鱼是要我们用大网把它们捞上来啊！”

“准备好！”霍苏埃大声喊着，命令下网。

网下去了。

渔船猛地晃动着，鱼网浮出水面来了，好象一只装满鱼的鼓胀的吊床。活蹦乱跳的鱼儿咕咕地被吸鱼泵吞进去，然后象银色的瀑布那样倾泻到船舱里。

滑车吱吱呀呀地转动着，把网收起。船员们拉紧着鱼网，海水象讨厌的阵雨似地浇在他们身上。

“船舱已经满了，没有必要再捕了。”小个子戈多说。

“你不明白现在该是我们多干些活的时候了？”奥里亚诺说，他被戈多的松劲情绪所激怒，“我们不仅要想到养活一家老小，而且还要想到还清船款。”

“可是，我们不是已经捕了一百多吨吗？如果我们什么都没捕到，那当然应该留在这里再捕。”

见习水手给霍苏埃送来了饭，他却继续操着舵轮，忘了吃饭。他用敏锐的目光搜索着鱼迹。他一会儿操左舵，一会儿又转右舵；驶离了海岸，又沿着原航道驶回来。他想的是打鱼，打更多的鱼。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浪涛，等待着鱼群……他随手抓了一块肉，放进嘴里就咽了下去，都没有放开舵轮。忽然，霍苏埃远远看到一群海乌鸦低低地飞着，掠过蓝色的海面。

“沙丁鱼！”他叫了起来，“大洋对我们真慷慨！”

“不，不是大洋……是秘鲁的大海。”恩玛努埃尔·席尔瓦纠正他说。

又是一网。这是使人头昏目眩、疲惫不堪的活儿。然而很值得。希奥尼娜号又捕到了七十吨令人垂涎的鱼。渔船上都很高兴。见习水手开始打扫；他泼着水，擦洗甲板。

傍晚，到返航的时候了。昌蒂沉默而忧郁，孤零零地等待着朋友们的归来。他不但没有永远离开这些海上的伙伴，反而去寻找他们，因为感情和码头吸引着他。那里是他熟悉的地方。他在防波堤上徘徊，一条一条地数着，比较着渔船的特点。它们引起了他的怀念，使他真想痛哭一场。

他把朋友们的利益看作自己的利益；他既不嫉妒，也不想沾光。但是他知道了他们终于拥有自己的渔船时，为他们高兴，这标志着剥削总有一天要消灭。他已经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前途，对朋友们的将来却很关心。他不愿意看见他们象那些老年渔工那样衣衫褴褛，忍饥挨饿，只能到船上乞讨施舍为生。

希奥尼娜号回来了，昌蒂比那些船主人们还高兴。

“弟兄们！”昌蒂招呼他们，“打了多少吨哪？”

“二百二十吨。”霍苏埃回答，“你在这里等着，是想知道我们的运气好不好吗？……”

“你得当心，霍苏埃，不要在过秤的时候让人骗了。有一台鬼漏斗秤一次就会扣掉四十八公斤。”这个昔日的渔工

说，一心希望他们一切顺利。

果然，希奥尼娜号卸鱼完毕之后，霍苏埃领到一张二百一十吨的收据。

“这是无耻地掠夺我们！”霍苏埃说，“这台漏斗秤克扣得厉害。”

烟囱吐着浓密的白烟，在盛夏的暗夜中更为显眼。工厂大门口的守卫，嘴里叼着支烟，眼睛死盯着卸在平底浮动驳船上的沙丁鱼。

第十章

邦贝约·菲加里对着镜子左一个姿势右一个姿势地看着。他很满意他的裁缝给他做的衣服。有一会儿，他看着自己的形象，仿佛出了神。这倒并不是因为他想打扮成一个美男子，而是因为他有一件心事：就是那条希奥尼娜号。他怕他手下的人都学那十一个渔工的榜样，摆脱剥削者，弄到一条自己的船。

在渔民中间常有这种说法：“有了船就能付买船钱。”菲加里思索着：“如果造船厂继续延期付款卖船，渔船队就会改变成合作化，而我，这个行业的创始人，只能限于鱼粉工业了。我的帝国也就完蛋了！我绝对不允许。”

另一方面，他的三百五十吨的渔船还停泊着。在他的这批大船出海之前，船老板们如果还不签订保持小船队的协议，工会就会以罢工进行要挟。这些能和商船媲美的大渔船，有几条正在停泊场，另几条还在南斯拉夫。

菲加里的愁眉苦脸还没有变过来，就付了这身高价衣服的钱，吩咐他们送到家里，急忙走出了服装店。他正打开汽车门，有一个模样象绅士，衣着象乞丐的人在身旁嘀咕

地说：

“菲加里，你混得真不错啊！”这个奇怪的人说完便走了。

菲加里犹豫了片刻。坐进汽车之后，他透过车窗又看了看心里在想：

“这家伙我好象认识。”一面开动汽车“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显然不是听别人说了才认识我的。”

菲加里情绪很坏地板着脸走进办公室，也没有理睬秘书对他打的招呼，就在写字桌前的转椅上坐下。

“你在工会里打听到什么吗？”过了一会儿菲加里问，“那些头子愿意不愿意收我的钱？你得想想办法，说服他们。如果我的船不捕鱼，那么我的联合企业就要垮台。”

“自从霍苏埃·卡纳雷斯对他们进行调查和攻击之后，他们害怕了。”秘书回答说，“霍苏埃又煽动人们谈论什么渔业合作。”

“我可以给这个小头子一张去欧洲的飞机票和三十万索尔现钞。”菲加里说。

“这个人廉洁得可怕，难以使他就范。他有阶级觉悟。”

“给他扣上几顶帽子，说他是共产党，莫斯科的代理人，劳工协调的破坏分子。”

“最好还是收买一批听话的人，让他们提出把他逐出工会。”

“那批工贼快把我的腰包掏空了。”船老板说着从座位

上站起来，走到窗口。

他透过玻璃朝街上看。正是那个奇怪的人，拄着手杖，一瘸一拐地缓步走着。他向大楼看看，和菲加里打了个照面，微微地笑了笑。这是个挑衅的嘲笑。接着，他又走了，他的瘦弱的身体，满是皱纹的脸，走起路来就象一辆散了架的马车。

“现在我不敢肯定我在哪个地方见过他。”菲加里自言自语说。

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突然 他叫了起来：“阿莱……阿莱·阿雷格里亚！他是国立俱乐部的赌鬼。我有一次打扑克，赢过他一条渔船。可是……为什么他现在这么衣衫褴褛？他的家财都赌光了吗？我记得，我还夺走了他的情人。这家伙已经成了个穷光蛋。”

他象个疯子那样奔下楼去追赶阿莱。在路上他看见一个过路人给阿莱一张钞票。那人是一个豪富，是这个乞丐从前的朋友，但是，如今他们的处境完全不同了。

阿莱住在一座房子的底层，象猪圈那样的房间里，塞满了废报纸和散发臭气的破布。菲加里站在门口，惊讶地望着这个又讥刺地在对他微笑的老家伙。

“您是阿莱·阿雷格里亚吗？”菲加里问。

“是的 那么您是邦贝约·菲加里啰。我恭贺您！捕鱼发家是多么容易！是吗？”

“阿莱，您落魄了。是怎么回事啊？我在卡波里岛也曾

经这样。我想，准是一段什么秋天的牧歌……”

“得了！我这个破了产的老头还能到哪儿去？”

“您的船队呢？连一条船都没有了吗？”

“你赢我一条渔船的时候，我已经赌掉了一半财产。还有一半也投资到我的债权人的船队里了。”

“真奇怪 阿莱·阿雷格里亚！想当初您是个最大的船老板！”

“是啊！那时候您贩卖机器油；您总是先给我货，随我什么时候想付款就付款。”

“现在，您是一个乞丐，我却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刚才下午在街上给您一张钞票的那个人是谁？”

“我从前的被保护人。和您一样，他也赢了我一条渔船 不过是赌一盘棋。”

“所以 您就把他叫做被保护人？”

“是啊 那时候 他是那么穷 所以我可怜他 让他赌赢了。”

“您是在影射我……阿莱？”

阿莱·阿雷格里亚沉思地低下了头，绯红的脸上又露出一丝讥讽的微笑。菲加里咕哝着：“这是极大的讽刺。”这老头的确总是把他看作糊涂蛋，乡下佬，愚昧的人，对于这种人只能感到可怜。

“回答不回答您的问题有什么要紧呢？现在您是富翁了。有了您这样的财产，我敢打赌，自有一帮奉承之辈跟着

您 按照您的旨意办事。”

“ 别这样认为。人民的代表就要在议会投票通过征收渔业税。他们要把我们搞垮。 ”

“ 您想跟他们作对吗？您可以来一次讹诈。如果投票通过征收渔业税，您就关闭工厂进行威胁。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您给每个人一张支票……他们就会饶了您。 ”

“ 我找什么借口进行威胁呢？ ”

“ 就说渔业经济不景气。 ”

“ 但是输出的数字是瞒不了的。 ”

“ 这很容易改。 ”

“ 怎么改？ ”

“ 我在纽约认识一些交易所的经纪人，如果我们商量好，我就请他们把交付鱼粉的假数字报给您。可是，菲加里，您说说，您真的要我去施行这个计策吗？事后我可要拿报酬的。 ”

邦贝约·菲加里这时候后悔没有及早使用这个计策，只好点头答应。

“ 现在我要睡觉了。 ”阿莱说着 躺到床上 闭上了眼睛。

就在这个时候，希奥尼娜号上的人们受到了敌意的对待。码头边靠着一艘艘的渔船，正在往平底浮动驳船里卸鱼，他们故意拖延作业时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菲加里的技师们堵住了吸鱼泵，鱼无法从管道里通过。这不是故意

同希奥尼娜号捣蛋吗？沙丁鱼在舱里过三十五小时后，便要腐烂，工厂就不收了。

“这是有意抵制。”霍苏埃忍耐不住叫了起来，因为希奥尼娜号等着轮到卸鱼，已经等了好几个钟头。

“蓄意破坏！沙丁鱼糟蹋了。我们干了两天，却要把打来的鱼扔到垃圾堆去。”

希奥尼娜号亮起了微弱的灯光，在宁静的夜晚中继续等候。还等什么呢？已经告诉他们，不收他们的沙丁鱼。天亮了，它还是一动不动，鱼仍然在船舱里。船员们蹲缩在甲板上，都埋怨起来。鱼发臭了，他们便把它抛下大海。

“我坚持说这是抵制，”霍苏埃说着，用拳头捶“美味”酒吧间的桌子。“这肯定跟菲加里和他的同党有关系。你们看见吗，其他的船都不卸鱼，目的是为了阻碍我们卸鱼。菲加里给他们钱了。”

“我们应该到工会去提出抗议，盖洛巴纳握紧拳头，伸出手臂叫起来：‘我们要求菲加里赔偿我们的损失。’”

“怎么能证明这是抵制呢？据技师说，管道堵住了。”恩玛努埃尔·席尔瓦不同意。

“是他们堵塞的，这完全不一样。”霍苏埃喝了一口酒，说他眯起眼睛，显出愤怒的目光。“如果再发生这种事件，我们就无法付船款了。这就是菲加里的打算。”

“他们要夺我们的船？”戈多问。

“当然！”

“这帮畜生。”席尔瓦骂，“管道不可能天天都堵塞。如果再和我们作对，我们就把沙丁鱼卖到皮斯科或者别的地方去。”

“菲加里到处都有工厂。”霍苏埃反对说，“渔老板总是勾结起来搞得别人破产，就象犹太人不能允许有竞争者一样。我们再试一试 要是继续抵制 我们就捕捞食用鱼。”

“你想一辈子饿肚子吗？”盖洛巴纳说，“唯一使我们能够富裕的就是沙丁鱼。”

“我们已经倒楣了。要是昨天卸了鱼，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把钞票了。”奥里亚诺说。

“你就会象往常那样 拿去玩女人。”戈多说，“这就是你的生活。也是许多渔工的生活。尽管他们住的是破烂的棚子。”

“小心点 可别惹我 矮胖子！”

“傻瓜蛋。”

“你说话都结结巴巴了。”

渔工们在陆地上会堕落。在海上，他们的灵魂是安宁的。他们思想高尚 身体健康。海上的气氛和气候 使他们抛弃了陆地上的恶习。他们呼吸着纯净的空气，一切悲愁就烟消云散。和风抚爱着面颊，邪恶的念头就宁静下来。这里闻不到酒气，看不到酒吧间里的争斗。那种难闻的气味会使渔工变得好斗。在海上，他们满怀乡思；在陆地上，则会

变得轻率 不动脑筋。在海上 他们把力气花在生产上 在陆地上 则用来打架。上船 是他们的欲念 然而也是冒险 他们的生活和环境就是劳累的粗活。下厨房做菜，和上甲板起网，同样重要。划着舢舨在围网渔船的船头前面穿过，就跟儿戏一样。可是，如果被船头碰上，那就粉身碎骨。在大海的迷宫里，他们的思想集中在不驯的鱼儿身上。等到成功地完成了捕捞，才会使他们从出神中清醒过来。他们在晃动的渔船上睡眠，醒来的时候精力充沛；梳洗完毕，就拿旧杂志旧报纸阅读。他们评论那些他们的文化所能理解的新闻，不在难懂的材料上花费时间，最多不过读读题目。在船上，他们的头脑挺聪敏，一上岸就变得笨拙。他们犯了罪，就到海上避难。要是良心受到谴责，看着滚滚的海浪就可以得到缓解。他们甚至觉得，法律的惩罚在海上也不是那么严酷。航行的时候，他们感到的是静止。当他们为自己的命运哭泣的时候，大海就用波涛的美妙歌声，把他们抚慰。

第十一章

靠着阿莱·阿雷格里亚的启发，菲加里的钱箱象一根根金条那样地增多。他已经扬言要拖垮渔业和鱼粉工业，而且要解雇数千渔工进行威胁。这个诡计发生了作用，因为，渔业税得到了豁免。议会的代表和船老板一旦互相勾结，因而免掉了税收，就使船老板们得到了真正惊人的超额利润。就这样，菲加里变成了一群吸血鬼的魁首，他已经在盘算着如何取代那批国立俱乐部里的贵族，把他们隐蔽的权力篡夺到手。

的确 阿莱·阿雷格里亚是个平庸但又重要的人物，伪造对外贸易数字的计谋有了结果。

这个白鬍发的老狐狸，既下流又无耻，看见他的门徒学会了这套阴谋诡计，欣喜若狂；于是他又去寻欢作乐，在赌场里输掉了成堆的钱。他把菲加里给他的钱只看作是一块硬面包。这也并不过份，因为，如果我们说，这个家伙曾经挥霍过上亿索尔，那么现在人家把他看成一个乞丐，也是不无道理。船老板要给他一个经理的职位，阿莱却回答说：

“我这么穷 只不过是因为好奇 想尝尝穷的滋味。”

“真怪啊！”菲加里说，长叹了一口气。

阿莱成了菲加里的智囊，无论什么事都同他商量。有一天，菲加里想知道将来该怎么做，只听得阿莱说：

“你去买几条大母船。沙丁鱼将会远离海岸。渔船跑那么远再回到码头，浪费时间。”

他又说：“渔船留在远海捕鱼，同时用母船把所有的沙丁鱼运回陆地。”

“既然我的那些三百五十吨的渔船还没有出海，”菲加里说，“我干吗还要买船？”

“这有什么困难呢？”

“那么多渔工没有活干，如果这些渔船出海，就会使失业的人增加，工会就要提出抗议。”

“那么你就把小船队都沉掉。”

“以前我也这样考虑过。我们想到一起去了，我很满意。可是有一次，他们控告我是杀人凶手！”

“死几个穷光蛋有什么了不起！流血才有发展！”

“我可再也不干了。”

“那么贿赂船舶检查官……”

邦贝约·菲加里露出一丝奸笑，瞧着阿莱的双眼说：

“这个办法好多了。”

真是一开口就成功。船舶检查官来到菲加里的渔船停泊场，仔细地检查了船只。他用一个铁锤敲打船壳的每一

块钢板，还用放大镜寻找裂痕。检查结束后，菲加里请他喝一杯威士忌酒，开始拐弯抹角地谈了起来。

“您看到了，”船老板说，“除了那么破旧不堪的小船之外，我还有三百五十吨的最现代化的渔船。”说着指了指远处那些全象钢壳货船一样的大渔船，“只要我还是这些小船的老板，我就没法得到大船的执照。我在这个船队上投资两亿索尔哪！”

“您想干什么 菲加里？”船舶检查官狡猾地说，“是想叫我宣布小船队已经不能出海航行吗？这就是您的愿望吗？哈哈！”

“您笑 笑什么？”

“有多少船老板要我宣布他们的破船还可以出海。您的小船情况都很好，可是您的要求却正相反。”

“我已经给您讲明白 我要的是新船的执照。”

“为了这个，您就必须毁掉其他的船吗？”

“正是这样，检查官先生。作为报酬，我送给您两条旧船。”

“您是开玩笑吧？”

“您怎么会以为我不是在一本正经地说话呢？是因为送了价值几百万的两条船吗？半年内我就可以翻一番了。”

“我不知道该不该接受，不过……那些小船是不会出海的了。”

他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威士忌。检查官对他说，他知

道这些现代化的渔船的来历，它们是在南斯拉夫造的。

菲加里把检查官送回家；后者一进家门就叫起来：

“现在我是船老板啦！”

菲加里得到了大船出海的执照。渔工们进行了四十八小时的罢工以示抗议，并散发传单，把他们的损失公之于众。

为了破坏罢工，菲加里向港口的各主管下了指示，命令他们和那些没有船的船长订合同。这些船长不管什么条件都愿意上船。他也同那些失业的渔工和许多别的由于挨饿而不再罢工的渔工订了合同。

在这件事当中，港口的那些主管们都得到了好处：每解决一条船的船员，他们就得到十五万索尔。这笔钱，通过巧妙的方法，又会回到菲加里的钱箱里去的。

这些渔船神气十足，大模大样地离开码头起锚出海。当然，都由巡逻艇保护着。有人在喊要把这些船烧掉，但是霍苏埃对他们说要避免动武。希奥尼娜号坚持罢工。这位演说家用激烈的言辞痛斥船老板，劝说渔工们组织起合作社。聚在一起的罢工者们高呼：“打倒吸血鬼剥削者！”

通过无线电联络，警察要求增援，逮捕那些想要阻拦某些船员上船的罢工者。

混杂着石油的海面起火了，巨大的火舌吞没了一条渔

船的桅杆。火势蔓延着，映红了整个内港，也使那些不明起火原因的渔工吓得脸色发白。他们怀疑是菲加里派人放的火，想把责任转嫁到他们身上。

“是菲加里 纵火犯！”混乱的人群吼叫。

警察举着大头棒向渔工们进攻。轮机手埃尔内斯托对准一个守卫就是一拳，把他打下水去。霍苏埃被他们连带拉地揪到了码头门口；他改换了演说的内容，指责十恶不赦的船老板是纵火犯。

在那条被烧的船上，倒下了两个烧焦的人：一个是看船的，另一个是见习水手。

一个星期以后，菲加里和渔工们都到法院告了状。渔工们断定是船老板指使他的帮凶犯下的这个可耻罪行，并以菲加里一度企图毁掉他的小船队这一事实作为旁证，出其不意地予以揭露。

“我们不会坐牢的，”渔工们说；“因为我们相信正义。”

事实上，由于双方都拿不出证据来控告对方，法官就把这件案子束之高阁。

第十二章

霍苏埃朝着“弗洛雷斯达”娱乐场走去，他是去找女人的。有一个挺活泼的女人，前一时期曾经使他心神不定。经过了法官面前的那个倒楣时刻以后，他出来走走，仿佛是想压一下心中的怒火。夜幕降临，他绕过一个个的水潭，听着青蛙嘶哑的合唱。夜空中猫头鹰在啼叫，霍苏埃嘴里骂着这不祥之鸟。一个五十来岁的大肚子男人从他身边走过，一只胳膊挽着只篮子，另一只手里提着只灯笼，高声喊着叫卖：“热的小圆饼啊 尝一尝吧 又甜 又脆 又香 味道好！”霍苏埃买了一包，细细嚼着甜饼，重又上路。街上的房屋没有一家开门，好象一座座的坟墓。那个小贩照样起劲地踏着轻快的步子，使渔工感到十分诧异。

“弗洛雷斯达”是一个长满灌木、蔷薇的有趣地方。霍苏埃走了进去，一路瞧着那些酒鬼和女人，她们有的皮肤细腻，有的有些皱纹。吉他奏着民间曲调，这种气氛使霍苏埃觉得精神兴奋。他在一只桌子旁坐下，呼唤侍者。侍者送来啤酒，他就打听那个走路使劲扭动的女人。

“她没在。”侍者回答。

“等她来了，叫她上我这儿来！”

歌声凄厉地响着，悲伤而忧郁，动人心弦。霍苏埃是一个农村来的人，也喜欢这种歌曲。它的曲调和歌词都来自辽阔的原野。这与他又有什么关系。他的思想又回到了沙丁鱼上，它能使人发财致富。他喝了杯酒，觉得有点醉意。一对对跳舞的人绕着圈子，使他觉得好像是阿拉伯图案在空中旋转。侍者又来了，他又问那个女人。

“她不在。”他回答，“我这就给您另找一个来。长得还是可以的。”

“什么样的都行，就是别缠住我……我没有带很多。我是说钱……”

“瞧，她来了。”

“什么是您啊，雷梅迪奥丝，您干起这个来了？”渔工说，竟然发现了一个认识的朋友。

“霍苏埃，”她回答说，“跟随便哪个男人都可以，就不能跟您。我和您一样，不相信我会成为一个妓女。今天是我第一个夜晚。我在这儿还没有碰到一个男人呢，我可以发誓。”

“昌蒂知道吗？”

“知道的。”

“什么时候横下心来干这个的？”

“昨天。”

“这种生活可不是您过的啊！赶快回去，为孩子们想

想。”

“正是为了孩子们，我才到这里来的。给我一杯酒行吗？谢谢……到这儿来是为了钱啊！就是昌蒂梦想靠捕鱼赚的钱哪……我已经试过别的工作，哪样也不行。只有这一行才能给一个女人够买一所房子的钱……好吧，刚才我说我不能跟您，现在我变了念头了；……我们走吧！”

毫无疑问她有点醉了，她的歇斯底里的笑声很不自然。雷梅迪奥丝模仿着妓女，在甜言蜜语，但是掩饰不了她的清白无辜。

“痛苦在折磨着她。”霍苏埃想，“她的一切言行都是假装的 她的内心正感到剧烈的痛苦。”

然而她却在摇摇晃晃地走着，拉住霍苏埃的手，穿过人群，向那间房间走去，而他则在抗拒。他头一次对这样的女人感到厌恶。雷梅迪奥丝想出卖自己的这种机械方式，使他感到可怕。她是爱着昌蒂的啊！

正当霍苏埃拒绝这个女人时，一队警察突然闯进来，开始对这个传染脏病的中心大肆围捕。这些夜晚的花蝴蝶企图飞着逃走，但是都被警察粗暴地抓住，象牲畜那样投进那辆可厌的警车，带到了警察局。她们也真成了牲畜，因为谁也不管她们会不会传染了。雷梅迪奥丝无辜地落到了他们手中。他们把她从霍苏埃身边抢走；他惊惶地看着她离去。“我不是……我不是这里面的！”这个年轻女人还在喊叫。

“现在他们会给她验血，登记到卡片上。”霍苏埃想。

第二天昌蒂也被捕了。人家给他加上一个贩卖瑞典画刊、有伤风化的罪名。雷梅迪奥丝受尽侮辱，睡在警察局女监狱的一个牢房里。她本想用这最后一张牌来度过危机，结果却掉进了火坑。和雷梅迪奥丝关在一起的女人都是这一行的老手，她们一点不怕蹲监狱，牢房的砖地对她们也毫无损害。她们有的坐着，有的躺在地上。

“要是你没有病，”一个调皮的瘦女人对雷梅迪奥丝说，“他们就在你卡片上盖个印，你就可以放心做生意了。但是你得每隔十四天到这儿来检查一次。”

“我，我怎么会生这种病？”昌蒂的妻子说：“我只跟我丈夫在一起。”

“在大街上被抓到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可是刚才就发现了两个，已经很严重了……”

“让她对局长去说好了。”一个伸开腿躺在地上的妓女插嘴说。

有一个翘鼻子、粗短脖颈的胖女人竟然企图贿赂警官。

“我把昨晚上挣的钱都给你。”她对警官说；警官却喊了起来：

“来人，把这个女人单独关起来，她企图收买当局。”

警官把一个身材很好的女人叫进办公室里审讯。这个女人，在牢房里独自站在一边，跟谁也不交谈。人家都叫她“水蛇”。她走出来的时候，另一个很俗气的女人对她叫：

“ 你被逮住了 别再想出去。”

“ 他们只抓那些蠢货。”这个十分傲慢的‘水蛇’回答。

“ 不许吵闹 规矩点！”警官说。

他把脸转过来，一双灵活的眼睛对雷梅迪奥丝看了一会。

“ 您就是那个残废人的妻子吗？”他问。

“ 谁……昌蒂吗 他在这儿 他怎么了？”

“ 您跟我来！”

昌蒂半张着嘴，坐在长凳上，望着自己的妻子。这时候，雷梅迪奥丝正在向警官求情。那些印刷物，也就是昌蒂犯罪的工具，在桌子上摊着。昌蒂看见雷梅迪奥丝一身同她的俭朴纯洁不相称的打扮，觉得十分刺眼，同时也感到痛苦和羞愧。

“ 不用怕 说老实话。是他叫你去的吗？”警官问雷梅迪奥丝，“他剥削你 是吗 他强迫你每天晚上到那儿去？”

“ 不，她大胆而坚定地回答说，“我是自愿去的 我要为我的五个孩子挣口饭吃。你不看见他干不了活？”

“ 这些刊物放在家里干什么用的？”

“ 是人家叫他去卖的 我想。”

“ 你是从什么时候干起的？”

“ 干什么？”

“ 当妓女。”

“ 我还从来没有当呢。你们不许。”

“以前你怎么养活你的丈夫和孩子的？”

“我给渔船厂补网，后来我卖过点心。这些都不行，因此我才决心于这……”

“您想要发一张卡片给您吗？这里总是事先劝告一个女人不要当妓女，这是警察局的道德问题。但是我们也不反对用这种方式谋生，因为身体终究是您自己的。”

“我不要过这种生活 然而生活却逼着我！”

“那么您是要卡片 哪？”

她没有立即回答，却伤心地望着她的丈夫。昌蒂在哽咽，只有一双目光迟滞的眼睛在反对。他低下头哭了起来。雷梅迪奥丝感到很后悔，是她使他蒙受了耻辱啊。

“我们将送您到医生那里去检查，警官说：‘要知道，有传染病的人是不许干的，就连门口都不让去。至于他，这次就饶了他。下次再犯就得请法官解决了。但愿他下次不再上这儿来！’”

他们默默地走出警察局，心里有点害怕，很想说几句话 或者互相埋怨一番。

第十三章

奥里亚诺这个朴实的船员，从来没有违抗过船长的命令，但是这一次他却不服从了，因为霍苏埃派他去做饭。既然他喝醉了酒，就不能再让他驾驶小围船，他的工作由盖洛巴纳来代替。盖洛巴纳一听，脸都白了；他没有驾驶小围船的经验。这只小船在围网时不仅颠簸得厉害，而且容易和大船相撞。尽管他有足够的胆量，但驾驶一条只有二十尺长的小船在大海里航行确是有危险。一个巨浪掀起，就能把任何小船弄翻。因此，盖洛巴纳说，他不下小围船。霍苏埃则提出来，如果这个黄头发的小伙子坚持不服从，他只好辞去船长的职务。

“当然啰，应该让经验丰富的人干这个工作，不过在海上我们不能只有一个专长，应该什么工作都会做，因为环境迫使我们经常相互替换。”

“我从来没有驾驶过小围船，”盖洛巴纳强辩说，太阳在他那黄铜色的头发上镀了一层金光。“开机、操舵这并不困难，我知道困难的是用桨划这只舢板。但是，如果我驾小围船不熟练，我就会被大船撞翻。”

“什么时候捕鱼不要冒险呢？”霍苏埃痛苦地说，“在海上干活要比矿下工作危险得多。坑道里发生塌方，还可以逃跑……免遭压死。那是在陆地上。但是在海上，不会游泳的人掉进水里肯定是死路一条，大海的深渊立刻把他吞没。我们不能因此就避开危险，不为我们的生活而努力。我选中你是因为你游泳好，人也灵活。那就去干吧！……但是……或者你还是去开绞车，让奥海达上小围船怎么样？”

“为什么叫我 不叫别人呢？”奥海达叫苦连天。

“我不会游泳。你别感到奇怪，船长；象我这样的人混在捕鱼行业中多的是。我是开绞车的，我不愿意改变工作。我出海来是为了挣钱而不是来玩命。”他又说。

“我再重复一遍 在船上什么工作都得干！”

“好了 好了！”盖洛巴纳说，“别再争论了！”

盖洛巴纳坐进小围船，放到水面上。他解开缆绳，用力把绳圈扔回大船。他抓住了网头，希奥尼娜号便开始下网，兜了一个圈子。于是盖洛巴纳身子紧挨着船帮，好让大船船头上的人接到网头，收紧网环，形成一个网袋。……命运使这个金黄头发的渔工被鱼网卷进去，坠入海里。大海的波涛把他吞没，立刻在水面上消失。只听得一声痛心的叫唤，希奥尼娜号上不知是谁喊了起来。如此大胆沉着的霍苏埃吓了一跳，马上命令起网。滑车飞快地转动着，把三百呎长的鱼网吊起来。船员们看着盖洛巴纳的尸体露出水面，好象一条挂在网上的大鱼，都不禁呆住了。

奥里亚诺赶紧给这个躺着的身体使劲按摩。

“酒鬼！”戈多说：“你还想叫他复活？”

这双海一样湛蓝的眼睛再也不会睁开了。这个金黄头发的人被毯子裹起来，只露出一张脸。那头黄铜色的头发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辉，脸色如生，好象沉浸在睡梦之中。有人开始祈祷。霍苏埃便命令停止作业。

“天黑之前，”他说：“我们得赶回去。”说着划了个十字。希奥尼娜号的船长把自己关在船舱里，在痛苦和悔恨中哭泣。是我的过错吗？在小围船下海之前，盖洛巴纳曾经犹豫过。是不是他预感到要死？

多么冷酷，多么残忍。人们会这样谈论他。一瓶甜酒正在他手边，他拿起来喝了一口。“我知道他驾小围船不熟练，可是我想让他学学。”他自言自语着：“不会驾驶小船的渔工有什么用？”

他低着头上了楼梯，站在船桥上。希奥尼娜号在摇晃。船员们看守着盖洛巴纳的尸体。他好象仍然在沉睡。霍苏埃靠在栏杆上看着他。仅仅在一小时之前，他还是生龙活虎的。胡子灰白、头发蓬松的恩玛努埃尔老头皱起眉头看着船长。

“这是你的过错，”老头愤怒地说：“为什么你派他上小围船？他不是事先告诉你，他不会驾驶。你是要他死吗？”

“你疯了，恩玛努埃尔，你怎么这样说。”霍苏埃回答，以为老头的神经真是这样。“我累死累活地干，为的是这条船

是我们自己的。我怎么可能要你们去死呢？好好想想，不要胡言乱语。一个出没大海的老渔民，象这样的悲剧在海洋上还见得少吗？”

“ 我们说 霍苏埃，”埃尔内斯托大声地打断他的话说，一面来回地踱着步，象个起诉的检察官。“你为什么坚持要‘外国佬’驾小围船 既然你明知道他没有经验 什么原因使你那么固执？你不是一向通情达理的吗？”

“你们都听着，我们都是这条船的真正主人，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它，取得最大的利益。要达到这一点，只有我们大家都熟练掌握捕捞本领。换句话说，每个渔工必须能够担任船上的任何工作。这就是我的愿望。我是这样才考虑让‘外国佬’下小围船的。”

“小围船呀 小围船！”奥里亚诺叫起来，“这条该死的小船，只有我能够制服它。为什么不让我去呢？喝几口酒算得了什么呢 你不该管的 霍苏埃。”

“那就会把你淹死 醉鬼！”戈多说。

“谁也不知道大海什么时候收取牺牲品。”霍苏埃在高的船桥上说。“灾祸埋伏着，死亡包围着。谁选择了这个行业谁就有了过错。”

“盖洛巴纳 我亲爱的兄弟！”奥里亚诺酒还未醒 搂着尸体在哭。“你预感到你要死了。你说你将死在大海里。你卷进网里，预言变成了事实。你的死期到了，我们也就到了。我要沉到海底，让鱼把我吃掉。噢，这残暴的大海啊！”

盖洛巴纳……盖洛巴纳……你死了，我有过错。我喝醉了酒……为什么我要这样呀！如果谁也不替我，你就不会死。我也不想活了……把我扔到海里去吧！”

“够了 奥里亚诺。”霍苏埃用命令的口吻说，“哭泣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现在得去看望他的家属，帮助他们。当然得要镇静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

“盖洛巴纳就要和一个姑娘结婚了。”埃尔内斯托看着死者手上的订婚戒指说。

“是的 我认识她。”奥里亚诺擦着眼泪回答。“她叫希塞拉，我们到她家里去过。上个月她生日，我们一起去祝贺了。啊！我的妈呀！现在谁敢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她啊！只有我去把这一切都告诉她，我是多么不幸啊！”

奥里亚诺说着作出要往水里跳的姿势，被戈多双手拦腰抱住。戈多在他脑袋上捶了几下，奥里亚诺还是没有醒。他醉得太厉害了，但是还在哭。

“把他送到船舱里去，”霍苏埃命令，“他喝了九十度的烧酒了。”

谁也没有在厨房里吃饭。大家都端着盘子来到甲板上，按照印第安人的习惯，围着尸体坐下来，用手抓着米饭和肉放进嘴里。恩玛努埃尔老头急忙地吃着。他做着个苦脸，闭上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瞧着他的伙伴们和他们为了表示最后的敬意而守着灵的尸体。海洋是平静的，波浪舐着船壳。一只海狮把头露出水面，又潜入水中。

“鱼群！”坐在船头的那个人叫起来了。

他们都想站起来，但是不能没有人守灵啊，于是重新都坐下来。他们交叉着胳膊，都觉得今天不可能进行捕捞作业。船上一片宁静，好象在举行宗教仪式。埃尔内斯托请大家抽烟。大家心里感到悔恨，更感到悲痛，因为这个悲剧又一次破坏了他们的目标。靠近陆地的时间还没有到，航程也没有减少，距离似乎更加遥远莫测了。一切都是烦闷和痛苦。

霍苏埃还在那里出神，这个有教养的渔工的影子倒映在波浪上。

“鱼群！”船头上的那个人又叫了起来。“快来瞧啊 这么多的沙丁鱼！”

谁也没有理睬他。一大群令人垂涎的鱼靠近了船旁，好象愿意被关进船舱里一样。但是，没有人撒网。

“鱼群！”那个固执的船员第三次又叫了起来。

他们想忘掉躺在那里的尸体，又一次站了起来，但是对死者的尊敬使他们又缩回来了。他们生着气，几乎诅咒自己的命运。

“沙丁鱼 沙丁鱼！快来瞧啊 瞧啊 瞧啊 这一带海域沙丁鱼多极了！”

他们再也不能抗拒这种诱惑，跳起来奔向各自的岗位。霍苏埃没有发任何命令，他依然出神地靠着栏杆，看着人们在忙碌，无动于衷。他仍然萎靡不振，受着痛苦的折磨，而

其他的人都已经决定，不能仅仅因为对死者的尊敬而放弃了鱼群。

结果，只一网就捕捞了二百吨沙丁鱼；这一网，霍苏埃根本没有参与。

想不到的是，一群海狮靠近船旁，它们饿得发慌，抢吃沙丁鱼，填饱肚子。这些畜牲狂暴地憎恨人类，竟把三百呎长的网咬坏了。

“盖洛巴纳的怒火降临到你们头上了。”霍苏埃说，“今天我们是办丧事。”

给他殓的那天，恰巧是他预定举行婚礼的日子。盖洛巴纳还是那张天使般的脸，躺在棺材里。漂亮的小伙子，已经死了。他的富有感情的嘴唇露出一丝轻笑，脸上的红润都没有消失，哪个女人见了都会想亲他一下。他穿着华丽的新郎服装，白衬衫是绣花镶边的。

昌蒂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强壮的小伙子会离开了人间，而他这个无用的残废人却还活着。那么多的渔工都来守灵，也有许多海鸥飞到了屋顶上，因为渗透在渔民身上的沙丁鱼腥味把它们吸引来了。码头上空旷无人，远处隐约可见灰褐色的渔船。在希奥尼娜号上，站着一对大胆的鹈鹕，犹如守卫的哨兵。

“今天他本该结婚的。”昌蒂说着用牙齿去叼咖啡杯。
“大海就是坟墓。”

“他被卷在网里 沉到海底了!”

“结婚与死亡一起从天而降。”席尔瓦老头开着玩笑 嘴里还嚼着一团古柯叶。老头要求人家把一瓶酒递给他。一个混血儿做出递给他的样子，但是却把酒瓶给了别人。

“你不是爱开玩笑吗 这就是!”他对老头说。

“是的 今天他应该结婚 因此我就来了。”一个新娘打扮的年轻姑娘痛苦地回答。她一走进灵堂，使守灵的人都感到惊讶。看见了灵堂上的十字架，她象一个虔诚的修女那样祈祷起来。

新娘名叫希塞拉，盖洛巴纳就是要和她结婚的。她高个子，天使般的外貌，象个仙女。她拖着裙子下摆走了进来 祈祷以后 便把脸贴近死者 用娇嫩的手抚摸着他。“我们结婚的时候到了。”她说，没掉一滴眼泪。在场的人都惊奇地看着她。

就在这个时候，几个殡殓工人走进来，上了棺盖，拧好螺丝 棺材盖好了。

人们开始议论说：“希塞拉疯了。”

“盖洛……盖洛……他们只是把你带到船上去啊!”渔工们把棺材抬上肩头向墓地走去的时候，这个穿白衣服的新娘说：“回来吧……别耽误……教堂在等着呢!”她挥动着手帕，引得那些混血种胖女人张大了嘴；她们低声谈论着这个仙女般的姑娘。

送葬的人们在远处消失了，希塞拉却在大街上徘徊。

这情景真是悲惨。她愁容满面地走着，眼睛望着远处的渔船。拖在后面的稀薄的裙子下摆引起游手好闲的人的嘲笑和狗的吠叫。有一些回到码头上来工作的人很同情这个精神失常的人，便责骂那些嘲笑者，甚至还同他们争吵。

希塞拉走下海边，在石块、贝壳、砾石的沙滩上休息。一个兜卖圣安东尼奥神像的小贩向她保证，说神像会给她招来新郎。他故意站到疯女人旁边，以此来吸引顾客和好奇的人，生意确是兴隆。但是，知道希塞拉的悲剧的人不少，他们愤慨地连骂带揍把这个小贩轰走了。

希塞拉的神志再也不能恢复了。她天天到码头上去。人们看到她穿着结婚衣服坐在同一个地方。大家渐渐地习以为常，都叫她疯子。她的结婚衣服弄得满是污垢，裙子下摆拖破了，花边袖口弄脏了。

远远看见有渔船过来，希塞拉马上就站起来。“盖洛巴纳来了。”她唠叨着，向海浪边跑去，想要更清楚地看看渔船。过后，她疲倦不堪地回到原来坐的地方。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和警察对这个疯子都司空见惯了。只有几个坏蛋有时候来纠缠她，企图侮辱她。她向他们扔石头自卫。他们常常偷偷地在她裙摆边上系一个小铁罐；她回家的一路上，便发出了滑稽的响声。

第十四章

“霍苏埃 霍苏埃 这下子我们可糟糕了。”奥里亚诺看着渔禁通告说。“我们要停止三个月 在这长长的三个月里，谁来付希奥尼娜号的期票呢！真见鬼！政府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发这个通告呢？我们的船要被人夺走了。”

船长没有说话，要过报纸，把通告默默地读了一遍。通告说得很清楚，尽管他们想干活，也不可能。

“得把希奥尼娜号抵押出去。”霍苏埃想着办法说，“明天我到银行去 借笔贷款 付清期票。”

“我们拿什么来还银行呢？”正在把油桶搬上船的埃尔内斯托停住了说。

“等到我们要开始向银行还款时，渔禁期就会结束了。”

“办理贷款手续需要很多时间吗？”奥里亚诺问。

“这要看情况，”戈多说，“如果我们找到一个好律师 只要十五天就办好了。”

“我以为只有房屋才能抵押呢。”奥里亚诺诧异地说。

“你什么都不懂。”戈多冲了他一句。“抵押船的事是有

的 这在法律上有特别规定。”

“太自负了。”奥里亚诺回击说，“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难道你读书比我多吗？让我安逸地吃饭吧，好不好？小人才卖弄学问呢！”

“别再吵了，”霍苏埃提醒大家。“我们还是首先解决问题。”

“是这个混蛋老缠着我 象鸚鵡那样饶舌没完。”

“我用我酒吧间的收入来付我那一份钱。”恩玛努埃尔·席尔瓦说，终于透露了他有财产。这是一个秘密。

“你这老头儿还有酒吧间？”埃尔内斯托怀疑地问。“好吧，至少也该是个小酒店吧。我们知道了，可以去白喝了。喂 谁在那儿照顾生意呢？”

“我的几个女儿。”

“你的女儿 太好了，”奥里亚诺插嘴说，“我正想找一个女人。我要去光顾你的酒店。可别说她们都是圣人那样的啰……”

“瞧你们，越说越不象话。”霍苏埃满肚子怒火叫了起来。“我走了。我们不严肃认真地谈话，就别讨论这件事情。要开玩笑另外找别的时间去开。现在得设法保住我们共同的财产。”

“我才不喜欢开玩笑呢。”戈多表示说，“就是奥里亚诺这个蠢货爱当小丑。”

“住嘴，巨人脚爪！如果你再噜嗦，我就用这只手把你

扔下海去。”

“够了！够了！你们说说，在渔禁期内，你们每个人都打算干什么？我们总得干些事情来还船钱。”

“我回家乡。”见习水手说，“庄稼等着收割呢。”

他原来是个水兵，从农村里征兵征来的，服役期满后，他被捕鱼业所引诱，就留在利马了。

“戈多 我们到产鸟粪的岛上去吧。”奥里亚诺和解地向这个聪敏的小个子说，“我们去干采集鸟粪的工作，然后把我们那一份钱寄给霍苏埃。”

“我们都得在这儿干活。”霍苏埃不同意他们。“否则我们就碰不到了，就会失去联系。而且还得看护着船。我们会在这里遇上好运的……我去歇会儿……渔禁通告把我搞得头痛极了。”

十点钟整，霍苏埃到了抵押银行。他要求接待。尽管他的外貌是个工人，他一点也不畏缩，要求经理在办公室里接见。他立即被引了进去。这里的最高级的代表，是一个眼睛鼓出的小老头儿 举止彬彬有礼 跟他握手 脸上堆起笑容，并微微欠身鞠躬。他答应贷款，但是要对渔船进行检查，以便了解希奥尼娜号的情况和它的价值。

没有一点毛病：机器和绞车完整无损，船壳象一堵钢墙 足以挡住一枚鱼雷。

霍苏埃领到了五十万索尔，定于渔禁期结束以后开始

偿还。

“我们用这些钱可以付好几张期票。这是专门用来付买船钱的。”他说。

“霍苏埃，”戈多说，“前一笔债我们还没有还清，你又让我们陷到第二笔债里面去了。如果我们不付船款，造船厂就要把船收回去；如果我们不付银行欠款，银行也要扣押我们的船。怎么办呢？人家会跟我们打官司，控告我们欺骗。”

“我们已经付了五十万索尔了。”霍苏埃理直气壮地说，“只要渔禁期一结束，我们就抓紧还钱，我们要把赌钱、找女人、喝酒这些事都搁在一边。”

“我还不明白，霍苏埃，我们得同时两边还钱，造船厂和银行。”

“不要悲观，巨人脚爪。”奥里亚诺喊，“一旦开始捕鱼，我们就能还清债务的。”

“就是嘛！这样说才对呢！加紧捕鱼是还清所有债务的最好法宝。”霍苏埃说。

他们从希奥尼娜号上下来，在内港分手了。再往前走，就是酒吧间、挂着黑白招牌的日本人商号办事处和日本人旅馆林立的大街。

霍苏埃暂时改变了职业，当了农民。为了渡过经济发生危机的时期，他们离开了希奥尼娜号渔船。

他驾驶着一台拖拉机在犁地，心里却以为自己在犁着大海。怀念大海的忧郁心情时时侵袭着他，心里挂念着希奥尼娜号，它就象是这群不屈不挠的渔工的女儿。那种深入农民内心的大地的魅力，对于他来说，起不了浩瀚的大海那样迷人的作用。他感到象一条离开水到了陆地上的鱼那样的痛苦。

奥里亚诺继续在海浪上出没，他驾着小船捕捞食用鱼。他又自己拿着捕来的鱼和别的海产，到市场上去卖。

戈多则耐心而快活地访问医生的诊所，向他们推销药材。

见习水手什么活都干：擦皮鞋，卖报纸，当搬运工。他关心的只是吃一顿午饭。

唯独埃尔内斯托没有改行，因为他懂得航海机器，所以不会没有船老板雇佣他。

所有的人都找到了代替出海捕鱼的临时工作。

渔工们都抱怨渔禁威胁了他们的家庭经济。社会福利基金几乎连生活必需的最低要求也无法满足。这个行业出现了大量的失业者。饥饿的人们来到船上，和那些流浪者争夺人家要扔到海里的剩饭剩菜。有些人则去偷东西或走私，另一些人怕犯罪则寻找别的事情来解决自己的生活。

“已经一个月过去了。”霍苏埃说，“沙丁鱼该长大了，也不会是稀稀拉拉的小鱼了。我去跟工会讲，请他们申请撤

销渔禁。如果不行，我们就自己出海。”他坚定地又说了几句。

“人家会把我们关进监狱的。”埃尔内斯托叫起来。“可不能违反渔禁通告啊！”

“什么通告不通告的！正因为我们秘鲁渔民把这条法令奉若神明，我们现在才吃尽苦头。但是，那些外国海盗们根本不理睬什么渔禁。我看见他们在捕鱼，谁敢告发他们？”

霍苏埃怒气冲冲，把手插在口袋里，急躁地在甲板上走来走去。他看看停泊着的渔船，然后又把眼光转向码头上劳碌的人们。他看见强壮的奥里亚诺手臂挎着鱼篓走来。

“人家在烦恼，你倒挺满意，奥里亚诺。”霍苏埃说。

“因为只有我在渔禁期没有受到损失。”说着便拿出一叠钞票来。

“这些日子你干啥去啦？”埃尔内斯托问。

“我以前不是说过了吗？为什么非要捕沙丁鱼，而不捕一些黑鱼、板鱼、青花鱼……？”

“好主意。”埃尔内斯托赞同说。“如果我们把希奥尼娜号改为捕捞市场需要的食用鱼，你们看怎么样？干吗还在这儿发呆？”

“你们看，你们看，”奥里亚诺转了话题，睁大眼睛注意地看着码头上一对男女的侧影。“是疯子希塞拉和戈多。”他说，“他把她带到内港的码头来了。不幸的女人啊！可是他

现在对疯子说些什么呢？好象在对她窃窃私语？要是盖洛巴纳还活着的话……”

“他们在那儿聊聊罢了。”霍苏埃告诉他。“你的想象可真快。你以为他在欺侮一个疯子？每当我看见这个女人的脸，我就悔恨，她的发疯我有责任。”

“不要难过了，霍苏埃，也不要责备自己，事情都是命运安排的。”埃尔内斯托劝着说。

性急的奥里亚诺继续注视着码头，他的目光没有离开这高个子女人和矮小的戈多。他好奇地想知道，他们究竟在干什么，便挎着鱼篓子跳上了码头。

戈多把一片东西塞到她的嘴里，疯子便笑了起来。

“你说说你和这个女人在搞什么鬼？”

“这个女人还没有失去她的魅力，还配得上穿结婚衣服。”

“你给她的是什么？我看见你把什么东西塞在她的嘴里。”

“你问这干吗？碍你什么事？”

“你想把她毒死？”

“不是药片。”

他们说着走到了避风棚。她站在那里不动了，又凝视着大海。她那蓬乱的头发被微风拂动着，已经变白了。

奥里亚诺有点生气了，他汗流浹背地挎着篓子走着，而戈多却很神气，提着个手提包，系着花领带，还向他炫耀他

博学的风度和谈吐。

“那么，你不说你给疯子的是什么呢？”奥里亚诺固执地问。

“一片治精神病的药。它对那种粗坯也有效，你想要一片吗？”

“不，谢谢！”

他们走到广场，这两个喜欢互相讥讽的伙伴分了手。凉亭的凳子上有几个渔工在玩纸牌，还有一些在掷骰子，他们都在赌钱。

问题总得发生。海洋大自然变化无常的现象，政府为了国民经济而作出的突然决定，使勤劳的渔民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由于资金缺乏，他们遭到了彻底的破产。象希奥尼娜号一样，渔禁期一结束，几百条捕沙丁鱼的船就出海了。他们拼命地下网，在不宜通航的海域捕捞，甚至于靠近海滩。可是十二厘米长的沙丁鱼没有出现，只是稀稀拉拉地捕捞到一些小鱼。为了不伤鱼苗，政府又一次颁布了渔禁期。沉重的打击又落到希奥尼娜号渔工们的头上，他们的这个小财团面临着破产。

根据估计，他们得到的贷款只能应付一次渔禁期。再这样延长下去，资金就要枯竭。

面对着这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他们束手无策，只好又离

开希奥尼娜号。

在他们中间，期望一个幸福的未来的乐观情绪已经烟消云散。前途被葬送了，发财的幻想破灭了。

霍苏埃没想到渔禁期会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他知道，唯一能使渔禁解除的办法，在于政府规定最高捕鱼量，尽管那些船老板叫苦连天也不管，因为他们已经在大肆捕捞沙丁鱼中发了大财。

他们既不能偿还银行的债，也不能付清造船厂的钱。他们被控告诈骗，每个人都得进监狱。但是，菲加里知道了他们的灾难以后，尽管没有人向他请求，就拿出钱来付清了欠款，结果他变成了希奥尼娜号的主人。

他花这笔钱并不是为了从苦难中拯救这些船员，而是为了消灭捕捞黄金的鱼群的一个竞争者。此外，这些人将重新成为他的工人，这是船老板的第二个目的，因为他们都是能干的渔工。而且如果菲加里愿意，他可以把希奥尼娜号沉掉。他买下这条船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他傲慢地走进“美味”酒吧间。他是来寻事的，或者说，是来嘲笑这十一个遭到极端不幸的心灵的。

“你们知道吗 我已经买下了希奥尼娜号？”菲加里倚着柜台叉着腰说。“现在你们都在我手里了。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回到我这里来。来找我吧，你们的钱袋就会塞得满满的。这次渔禁期不会太长了。”

“吃吧 喝吧 我来付钱。我菲加里请客。我是渔业的主

人，我的船队正在创造这个工业的奇迹……嘿 嘿 嘿……你们愿意知道吗？我的渔船一出海，希奥尼娜号就要被抛进废船堆里去了。”

“混蛋！”霍苏埃吼起来，把一杯啤酒泼到船老板的脸上，又举起拳头就揍。有两只手臂用力把这个渔工挡住，把他从菲加里那里拉开。

尽管船老板带着实弹手枪，但是他没有还击霍苏埃的痛打。他掏出一块麻纱手帕，擦了擦脸，又交给霍苏埃擦脸。

“耍嘴皮的！”他说：“你离不开我的船队，要不就会饿死。你的命运和你们所有人的命运，都是和我的船连在一起的。为了惩罚你们，我要给你们最坏的船。我要你们在哪儿，你们就得在哪儿。什么时候你们听话，对主人和好，就会有好船，你们懂了吗？现在你，霍苏埃，想不想当船长？想当就别那么倔强。”

“即使你给我最好的船，我也不给你当船长。”霍苏埃坚定地回答，“我还是当一个普通的船员。我也不愿意成为一个卑鄙的人。很多船长都是这样的；拉巴杜就是一个例子。我从来不是一个阿谀奉承的人，我总是站在下层的人一边……而决不向着高高在上的人。”

“拉巴杜！他从前也象你一样不听话，但是后来他就跪下来要我给他船。你们还记得他也是一个嘴硬的家伙吗？那是假装的。他对你们那么虚伪，可是给我签署了一个文件，证明库拉松号的沉没和我毫无关系。糟糕的是，他责

怪说，是轮机手疏忽大意造成的。”

“狗娘养的……”埃尔内斯托骂着，站起来要揍菲加里。奥里亚诺把他拉住。

“冷静些，法院传讯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你们看见吗？我就是这样收买不听话的人的。你这位小头头，很快就会成为我的左右手的。那些今天捧着你的人，明天就会唾弃你。我知道你有雄心壮志，你很高傲。可是，只要你克服了你的倔强劲，你就会得到梦寐以求的地位。

“这是规律，演说家。鱼不可能属于你们所有，因为你们没有资本。你想想吧！只有船老板才是主人。他们办起工业，而你们不过是被雇佣的工人。幸亏有了我们，你们才不至于犯罪，被投进监狱。最穷的人才从事捕鱼。渔老板给他们工作，让他们有较好的生活。我们开办了鱼粉工厂，这是你们永远办不到的。真奇怪！你们怎么会想着要大家都一样呢？我们劳动积累了资本，你们呢？却吃喝挥霍光。你们不能眼红人家花了金钱和技术得来的……”

“住嘴！”霍苏埃生气地拍着桌子说。“要不是因为我们今后还得要见面，我早把你这个红鼻子砸烂。我有话在先，别他妈的吓唬人！”

第十五章

“你终于找到了你的谋生办法。”霍苏埃看见昌蒂成了一个广告人，这么说。昌蒂的胸前和背后各挂着一块广告牌，上面可以看到某个百货店开张的消息。“你看，虽然处于生活中最艰难的时刻，一个人仍然可以用任何一种方式谋生，因而能昂首挺立。尽管这些写着金字的广告牌使你的模样看起来又可怜又滑稽，然而却是使你高尚的工作。我和大家一样，赞成你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的愿望。这是你重新生活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在先不接受自己的命运，你就别梦想自己会有安宁。以后你还能做什么呢，昌蒂……？”

“用屁股磨玻璃。”残废人回答，脸上露出了苦笑。

霍苏埃无话可说了，没有办法再鼓励昌蒂了。

演说家让擦鞋人擦亮了皮鞋。在休息的日子里，他总是爱打扮打扮。在渔禁期间他也要外出散散步。一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渔民同过节日的农民不一样，后者穿的是式样过时的皱褶不平的衣服，因为不经常穿而蛀了几个小洞。相反，渔民是爱时髦的，一副运动员的派头，因为他们的工作使衣服损耗很快。

他爱聊天的性格，使他出来寻找朋友，然而他心绪不佳，因为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讲讲自己的看法，而昌蒂又是个难以适应的人，刚才还用粗话冲撞他，使他失望。

“我得到各处门口去走走，”广告人说，“我的上司说不定会来，看见我在听你说话，又得教训我一番。挂着这两块广告牌真象穿了一件厚衬衣。”

昌蒂在小广场的路灯下停住，想再歇一会儿，想不到他成了许多双眼睛注视的目标，这使他烦恼。没有人看他身上的广告，大家都在注意看着这个戏剧性的场面，这是一个不愿求乞堕落的残废人作出的榜样。一个匆匆忙忙的过路人扔了一个硬币在他的脚下，昌蒂一脚又把它踢了回去。

“您看错人了。”他说。

火辣辣的阳光烧灼着他的额头，迷住了他的眼睛，粘乎乎的汗水顺着他圆圆的脸颊直往下淌，使他感到难受。

霍苏埃看到透明的汗珠从他的脸上往下挂，同情地用自己的手帕替他擦掉。

“你不是说你得不停地走吗？”

“那我就不可以休息一会儿吗？谢谢你替我擦汗。”

“你要不是没有胳膊的话，你也会象那些人一样掷骰子玩了。”霍苏埃把头转向广场凉亭里聚集着的一群渔工说。

“他们在那里输一天钱就等于渔禁期延长一天。对他们的孩子来说，就是又少了一个面包。”

“这不能怪他们，”昌蒂辩解说，“而是这段没活干的时间。”

一个专门猎奇的老年游客，远远看到这个广告人，就把摄影机对准了他，昌蒂来不及抗议，就被拍了进去。他给了昌蒂一块美元。这次昌蒂收下了这张钞票，他认为这不是施舍而是一种报酬。

货船正在卸牲口，吊车的滑轮不停地转动，纲缆卷紧了，吊杆把装牛的笼子从船上吊起来。这畜生从高处望着那帮正在等着它落下码头的熊腰虎背的码头工人。

笼子一打开，这头不驯服的牛就撒开四蹄向广场跑去。它闯进内港，吓得那些官员们在码头上挤作一团。然后它又出了码头冲入警察局，警察都端起枪来，准备对它开枪。但是被码头工人们拦住了。他们希望把它活着送到冷藏屠宰场去。牛更加疯狂地向堤岸冲去，吓慌了那里的工人。最后它冲到一道堤边，掉进海里。谁也不敢去救它，只是瞧着它在漩涡里挣扎直到淹死。后来，来了四个屠夫，为了这头牛争执起来；这时候牛已浮出水面，被码头的柱子挡住了。

渔工们两肘靠在堤边无所事事，嘴里咒骂着西班牙船老板，他们把渔船船长的职位只给自己的同胞。

“他们不怕什么渔禁期 他们有的是钱！”渔工们说。

然而，对于秘鲁船员们来说，渔禁期就意味着无聊、恶习和贫困。

他们掷骰子。“该死，又输了。”于是他们洗洗牌玩起了多米诺，消磨无所事事的时间。这就是渔禁期。广场上，有人在玩跳山羊。一个人弓身站着：

“你跳。”

“你碰到我的头了。该你站。”

他们到报摊那里闲聊、胡闹。渔禁期使他们感到烦恼。他们愚弄那个洗大车的跛子，把广场边沿躺着的一只死狗扔到他的头上。

“妈的，是谁！”跛子说着把一桶水朝他们泼过去。

“卷烟姑娘，卷烟姑娘！”一个妓女扭着腰走过，他们就对着她喊。她却俏皮地回答：“瞎管闲事。”

一个爱打听的渔工看见了广告人感到奇怪。

“是你吗，昌蒂？”他问昌蒂，“出什么事了，老兄，用了炸药吗？你碰到的是他妈的一群坏鱼，它们恨炸药哪！”

好奇心吸引了成百个渔工熙熙攘攘地围观这个受到鱼群惩罚的同行兄弟。精明的霍苏埃看着这一切，就利用机会向这些群众发表意见。

一开始他就痛骂船老板，说渔禁期是渔工们挨饿的日子。

“这些渔禁期，”他说，“是我们经济来源断绝的日子，破灭了我们的希望，相反，却使船老板和他们的船队得到好处。小鱼很快长大，一旦捕捞，资本家就赚到大钱。但是，我们呢？我们在这渔禁期得到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我

们没活干，谁给我们钱呢？船老板，鱼粉厂和企业经理，他们没有损失。船老板全年捕捞沙丁鱼有个定额，在这个定额之内，他们一年十二个月里都可以捕鱼。鱼粉厂节约了原料，照样可以赚钱。他们说，我们干八个月的产品和十二个月一样多，这不是故意让公众舆论感到惊讶吗？……他们如此无耻，就不说我们每次出海，一天得干十六个小时的活。

“在渔禁期间，企业经理控制着国际市场上鱼粉鱼油的价格……任何时候他们都能赚钱……市场的需求不会减少。

“可是 在我们的歇工时间 我们得负担自己的开支。因此，我们分担了一份贡献，这是船老板无法作得到的。由于这种不合理的状况，许多人不干捕鱼这一行了。他们不能承认，这些法律规定的歇工日子，应当由自己的工资中拿出钱来开支。

“既然船老板是资本家，那么就得更跟任何其他资本家一样，冒一点风险。我们要求他们在渔禁期间按月付工资给我们。

“渔民们从未有过宽裕的生活。因为渔禁期，经济状况从来不能稳定，让孩子们受教育也不能……几乎连小学也上不起……”

拍手的声音传到了地区长官的办公室，把他吓了一跳，跑到阳台上来看。

“广场上那么多人是干什么的？开会吗？”他问。

“不是。”那个拍马屁的秘书回答。

“那怎么允许他们……？”

“是临时搞起来的会……长官。”

“得到批准吗？”

“没有。”

“把这些人从这里赶走。如有抗拒，就使用治安力量。但不要有死亡。”

一队警察，由一个警官带领，分开了人群，把演说者从台阶上拉下来。

“下流坯！”渔工们大声叫喊。

“快跑，他们要开枪了！”昌蒂说着，莽莽撞撞地朝码头上跑去，双膝不断地和广告牌相撞。一个警察截住了他，不知道抓他哪里是好。

这时候，霍苏埃正在和那个警官争辩。警察朝天开枪，驱散了人群。

“您没有得到当局批准发表演说，就是扰乱治安。”这个衣袖上只有一条杠的警官说。

“谁也没有扰乱谁！”霍苏埃反驳说：“是你们扰乱了我们。至于批准，我们应当事先要求批准，这我同意。可是只要申请，总不批准。”

“我不是来听您讲大道理的，我是执行命令来的。”

“即使您是执行命令，您也得听听，长官。设想一下，如

果明天人家撤了您的职，您也去捕鱼。因为您要知道，干这个行业的人里面也有其他专业的。您先做了一个收支预算，由于正好碰到渔禁期，您的开支就不够了。结果是，您的孩子只得退学……粮食不得不节省……老婆又要吵嘴。”

“别噜嗦！”警官说，“要哭穷，就到哭墙^①那里去哭吧！”

“是的，长官。可是您听我说：昨天一个渔工到当铺去，把他儿子的一双鞋当了，他拿了这钱去买了伙食。孩子赤了脚去上学，老师就严厉地惩罚了他。这难道不感动您吗？这都是渔禁期造成的。”

一个警察扭着昌蒂的衣领把他拖到警官面前。

“报告少尉，这个人不知道干了什么事，可是他挂着这些广告牌在逃跑。”

“他原是个渔工，现在已经不是了。”霍苏埃解释，“他用炸药炸鱼群，结果炸掉了双臂。”

“真可怕！”

“这是为船老板捕鱼。沙丁鱼老跟人作对，不让你捕到孩子的面包就成了问题。”

“那……？”

“那就决定用炸药解决！”

“于是……？”

“于是炸药在他手里爆炸。”

耶路撒冷所罗门庙的围墙，犹太人于每星期四到这里哭求救世主降世。

“他妈的，没把他炸成粉碎真是奇迹！否则早就在鱼肚子了……可是我看您说得太多了……干吗听着？走，走，大家散开！”

“少尉 哪天我请您上我家去，”霍苏埃说，“我们聊聊渔工吧！”

“我认为渔工是过得不错的，”警官说，“人家断定说渔民挣钱多 难道是撒谎？”

“就现在来说，这就是谎话。除了旺季之外，渔民赚不了多少钱。沙丁鱼也学会了摇尾巴，游得远远的，得紧追着它们。如果我们跟到远海，就可能翻船。

“要是捕鱼太少，我们只能挣些买碎肉的钱；要是航程较长，我们就得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挣的钱还是同样。”

“够了，够了，我不知道干吗要听您的。现在你们都走吧，我也带我的警察回去了。”

“可是……您得到我家去，少尉，请把我的地址拿着！”霍苏埃递给他一张名片，“跟您这样的人聊天是蛮有意思的。”

“我不去。”警官截然回答。

“为什么不一起上我家去呢？”昌蒂热心地插嘴说，“我给您看一幅奇妙的画……”

“什么？”

霍苏埃用胳膊肘撞撞昌蒂，让他明白他干了一件蠢事。昌蒂会意到事情糟了。

“他讲的是他家里的狗……”霍苏埃引开警官的思路说，“那只狗会说话，会跳舞，还会喝威士忌酒。”

“我看您的朋友说的是另一回事。”他皱起眉头说。“现在倒要去看看，到底有什么东西。”

“我把自己给告发了。”昌蒂思量着，脸色都发白了。他客气地请少尉到他家去，却反而做了桩错事。他把广告牌丢在广场上，和霍苏埃带着这些警察到雷梅迪奥丝的家去，就象两个政治犯一样。

几个擦皮鞋的过来捣蛋，把鞋油涂在广告牌上。昌蒂回过头来看着这些无赖说：“我不再干广告人的工作了。”

他们到了简陋的家，雷梅迪奥丝一见警察，不禁感到一阵昏眩。她正在喂最小的孩子，拿着勺子的手突然僵住了。

“没有什么事，”霍苏埃宽慰她说，“我们和少尉先生开了个玩笑。我们说鲍比那只狗会演戏，于是他一定要来看个究竟。你跟他说，那是说着玩儿的……”

“您说那狗会说话，会跳舞，还会喝威士忌，现在我们要看看是不是真的，”少尉固执地说，“要不是那样的话，那是因为您的朋友想说另一桩事，而您却把他阻止了。”

“好，刚才讲的不完全是开玩笑。”霍苏埃说，把昌蒂吓得直出汗，“那只狗吃饱了才肯干。有了威士忌，它才喝。要有音乐伴奏，它才跳舞、说话。”

鲍比把下巴搁在两只前爪上，正躺在地下做美梦。这时候，孩子们却被这些穿制服的人吓得哭出声来。他们仿

佛象一群妖怪。

“昌蒂，你讲讲你在广场上想说的是什么呢？”少尉说。

昌蒂紧张地瞧着霍苏埃，然后顺从地垂下眼睛，看着一只大箱子。警官猜到秘密就在其中，眯缝着眼睛，得意地微笑了。

“到那里搜查。”他干脆地命令。

“喂，喂，这是侵犯私人住房和私人财产！”霍苏埃抗议；他觉得警察的行为过分了。

“你们忘了是你们自己请来的吗？”这个虚张声势、耀武扬威的人说。

他想搜到一些什么东西，可以捞到好处。

警察把这些刊物搜出来时，警官阴险地笑了，感到自己原先的猜测不错。

“啊哈！”他得意地叫了起来，“这就是你原来想给我看的破烂吗？你这个教唆犯，走！……”

“上哪儿去？”天真的昌蒂问。

“问得倒好！到你的老板那里去。我要把你们都抓起来。这是下了本钱干的。谁给你的本钱？”

“我不知道这些人在哪里。”

“那你得一个人承担下来。”

警官沉默了一会，可怜地注视着昌蒂。

“这次就饶了你，”他说，“下次可得到法官那儿去解决了……”

警察们走拢来，取走了刊物。昌蒂在考虑如何向那些给他钱的人交代，不由得发抖，因为这些人使他心寒。

“先生，你们要把刊物带走吗？”昌蒂怯生生地问。

“你说呢？”

“刊物的主人会杀了我的……我得赔他们钱哪！”

“瞧你这副样子，你想让我们把这些违禁品给你留下吗？”

警察走后，霍苏埃气极了，对昌蒂说：

“昌蒂，你真是一个无耻小人。为了让我相信你不再干这种下流买卖，你假装成广告人。”

“我没有想让你相信什么，因为我从来没说我已经不干了。”

“但是你要我这么想，你让我看见你是在干一件低微然而诚实的工作。”

雷梅迪奥丝羞得满脸通红。在她看来，霍苏埃的行为是无可非议的。

“霍苏埃，你看怎么样！我早已劝他别干这种事了。”

“您是知道的？”

“我是前不久才知道的。”

“如果从前你知道，不管怎么样，他这样于是为了孩子们。可是即使这样，我也要责备他。”

“我们什么工作都试过了。但是没有一桩能使我们活下去。要是我还能捕鱼该多好啊！”昌蒂说。

“你们去找找慈善机关，请他们帮助。譬如玛丽亚·德尔加多社会救济会……”

“我们已经去过了，”雷梅迪奥丝回答，“为了一公斤的米，得排好长的队。”

“而且那个机构也快要垮台，马上就要关门，粮食没有了。”昌蒂补充说，“大门口整天有上百个女人在那儿等着，最后，一个工作人员出来对她们说：‘今天没有食物了；……明天再来吧！’可是霍苏埃我们的肚子可等不了啊。”

“这件事我来想办法吧。”霍苏埃望着空中说，“孩子们可以去育儿院，这样，孩子们的健康才有保障。”

“霍苏埃你说什么？”雷梅迪奥丝诧异地问。

“你们把孩子们派到监狱门口要饭，让他们处在这种充满罪恶和危险的环境中，不是好事。那儿是坏人的去处。孩子们不久也会变坏的。”

“我马上去给他们张罗入院的事，等到你们境遇好一些，再让他们回来。”

“这该是他们父亲的事。”

“你错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有危险时，无论谁都应该保护他们。”

面对着霍苏埃明智的话，昌蒂和雷梅迪奥丝无言回答。他们也知道这是他们的孩子该走的路。但是对子女的深切

的爱使他们感到难受。

昌蒂痛苦之极，感到胸中有一件重物沉重地压着他，使他连气也透不出来。

第十六章

自从霍苏埃打算用一条狗会说话的玩笑来捉弄警官的时候起，昌蒂就彻夜不眠地动脑筋想训练鲍比，使它真有这个本领。一天，他决定象教鹦鹉那样训练鲍比，教它发出某几个音来。

两个星期以后，这个昔日的渔工头戴巴拿马鸭舌帽，身穿细薄的夏威夷短上衣，站在市场的一角。在他脚边，鲍比快乐地摆动着尾巴。

“快来听吧 听吧 小狗要讲话啦！”昌蒂耸人听闻地叫喊着，招来了不少观众。

果然 当昌蒂喊：“好……球……”

这驯良的动物马上接口回答：“……亚俄……！”

它显示出的逗人喜欢的模样，使人们从主人和狗的对话中觉得仿佛听到了那句典型的卡拉俄口头语：“好球，卡拉俄！”^①

人们不断地向昌蒂脖子上挂着的罐子里投钱，赞赏这

^①向卡拉俄足球队欢呼的话，后来成为赞赏的习惯用语。

独特的本领。

昌蒂固执地要求自己维持生计，干过各种最离奇的行当。现在他利用了霍苏埃启示的这个主意。他还训练这条狗跳舞，但是没教它喝威士忌，因为这可不是一桩好买卖。

这一对不同种类的朋友为了几个钱，每天都出去奔走。

“我们要看狗跳舞。”一个性急的看客叫道。于是这位伟大的口哨家昌蒂就吹起节奏狂热的曲调，扭动着腰和脚，就象个马戏团里的老手，逗得鲍比直起身子，用前脚搭在主人身上跟着他的脚步走动。

那群流浪汉，擦皮鞋的和卖报的孩子，看着街头这两个即兴艺术家都高兴极了。然而尽管演得很成功但是每一次这些捣蛋鬼喧闹着，发出刺耳的笑声的时候，昌蒂的心里却象挨了刺那样难受。

靠着这种低下的工作积攒起一笔可观的钱以后，他想起自己的几个孩子，越发感到痛苦。霍苏埃把他们送进了育儿院，说这样，孩子的健康可以有保障。可是，昌蒂这个好父亲却忍受不了跟子女分离的痛苦。他想得几乎要哭。

另一方面，雷梅迪奥丝给人家洗衣服，代人兜售化妆品和女式服装。有一天，她在外面过夜，昌蒂把她骂了一顿，骂她不贞，说她背叛了他。他的火气那么大，那只狗看见发怒的主人把家里的东西都踢坏了，吓得赶紧往外窜。昌蒂气平以后，便威胁就要离开家。贫困潦倒的雷梅迪奥丝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回答：“丈夫只是个饭桶，把孩子都送走了，

我们的感情不会越来越好。”

“所以，这就是去当妓女，跟街角的那个混血儿勾勾搭搭的理由，是不是？”昌蒂说。

“那个混血儿还把剩饭给我让鲍比吃呢。”

主人和狗在招徕观众。就象那些多嘴多舌的人一样，只要吸引住两、三个好奇的人，就能围上一大群。

“好……球……！”

“……亚俄！”鲍比回答。

他们累得精疲力尽的时候，就到凉亭的遮檐下去吃东西。昌蒂为了节约钱，吃得很少，而鲍比不存在这个问题，它吃的是残羹剩饭。它常常吃得那样饱，以至只要嘴一停，就睡着了。

一天下午，他们在内港码头上的避风棚里吃东西。一只巨大的鹈鹕飞到停泊着的船只上面，向着若有所思的昌蒂飞落下来，停在他的身旁。这只大海鸟静悄悄地吃掉了鲍比剩下的鱼，而这只狗却连耳朵也不竖一竖，继续睡它的大觉。

昌蒂非常渴望看看他的几个孩子，就径直向育儿院走去，后面跟着鲍比；奇怪的是，这只鹈鹕也跟着。这是残废人的惨象，不过反而显得滑稽。鲍比并没有对大嘴巴海鸟生气；而昌蒂呢，一心惦着孩子们，也没有把它赶走。

高个子的育儿院院长笑得弯下了腰。

“好极了 好极了！”他看着这个滑稽的景象说，“你们干吗不上马戏团去演出？”

昌蒂恭敬地向院长问候，他因为鹈鹕也跟着闯了进来而有些发窘。他向院长解释这鸟是怎么跟着他们来的。

“当然啰，要不是因为我脑子里老想着我的孩子们，我早就把它赶走了。”他说。

“您可真有跟动物相处的天性，它们为什么跟着您？一只狗跟着您，这没什么，可我从来没见过一只鹈鹕跟着人的。”

粗壮的院长又放开喉咙大笑起来。

“我是来看我的孩子的，”昌蒂说，“这些动物就让它们呆在门口吧。”

“孩子们正在休息。您想进去吗？请沿着走廊往前走，他们在院子里。”

昌蒂却没法阻止他的“朋友们”跟着进来。因为他拦住了小狗，鹈鹕一拍翅膀飞起来往里钻；而他去赶鹈鹕的时候，又给鲍比钻了空子。

对孩子们来说，再也没有比看到他们三个来到更高兴的了。院子里立即响起了一阵儿童的欢笑声。他们以为准是象育儿院经常给他们讲的那样，来给他们表演节目了。可是，萨乌尔把昌蒂抱住的时候，大家才明白他们想错了。接着他亲热地摸了摸鲍比，用脸亲了亲鹈鹕。

“这只鹈鹕很漂亮，”昌蒂的大儿子说；“它怎么会跟你交上朋友的呢？”

“我不知道。”昌蒂一边回答，一边动情地吻着玛丽莎和其他两个孩子。

“这是因为你身上还有鱼腥味吧，爸爸？不然，鹈鹕怎么会跟着你呢？”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不知道。”

育儿院的孩子们拿出东西来给小狗和大海鸟吃，引得院长又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马丁·德包雷斯修士^①的菜；狗，猫和老鼠这三个死对头在一起吃，真是奇迹哪！”

“您能允许我给孩子们表演艺术节目吗？”昌蒂谦恭地请求说。

得到这位爱开玩笑的院长的赞同以后，昌蒂便宣布说大家将能听到小狗说话。孩子们惊讶得张大了嘴巴。萨乌尔以为他父亲疯了，因为他从来没让鲍比学会这种本领呀。

“假的，假的！”孩子们从惊讶中清醒过来，便嚷开了，“狗不会说话！”

昌蒂有点怕又有点生气，便大叫一声：“好……球……！”

“……亚俄！”鲍比回答。

“它说卡拉俄呢！”孩子们高兴地叫，把肚子都笑疼了。

① 马丁·德包雷斯(1563—1639年)秘鲁天主教神甫，创办利马的第一所孤儿院。

他们等待着鹈鹕也来凑热闹。果然，这时候它飞上蓝天，捉住一只在空中欢叫的小鸟，藏在它那箱子般的大嘴里，又飞回孩子们中间，把小鸟放走了。然后这大海鸟又飞了起来，落到一艘渔船的桅杆上，停在那儿，孩子们从育儿院里也能看得到。

“你们别再看它了，它不会再回来了。”昌蒂说。

他叫萨乌尔把挂在脖子上的钱罐取下来。

“拿着这些钱，给你的弟弟妹妹买水果吃，”昌蒂说，“你母亲星期天来看你们。”

“您以前当过渔工？”院长接口问他。

“是的……直到我失去了双臂。”

“那您没有积攒些钱起来？渔工们每次出海至少能挣五百索尔。我有个朋友是教师，每到没有钱了就去打鱼，钱就来了。”

“不是每次出海都这样，”昌蒂回答，“而且一年只有八个月有活干。”

“其余的几个月呢？喝酒，哈哈，所以你才这样潦倒。没有别的工作吗？”

“我一直在船上干活。”

“从几岁开始的？”

“十一岁起……那时是乘帆船打鱼。”

“怎么会呢？”

“我父亲早死了，我的一个叔父是渔工，他把我带到船

上，我们一起到钦却岛去给肥料公司运鸟粪。他们付给我们很少钱。”

“你现在想干什么呢？不见得老干这逗笑的玩意儿吧？”

“我想找一个用不着手的差使。譬如，用脚碾碎葡萄……你是不是认识哪个酿酒厂可以给我找个工作呢？”

“您说可以用不着手的差使吗？踢足球嘛。哈，哈，哈！你永远不会犯规。”

这个院长实在欺人太甚，昌蒂便报复地刺他一句：“最好还是当育儿院院长，那里只要会傻笑就行了。”

昌蒂露出严肃的神情，唤来鲍比，朝大门走去。显然受到奚落的院长，想挽回自己的面子，把正在走远的昌蒂叫住。

“朋友，院长说改变了粗鲁无礼的态度比较温和了，您在为您的生理缺陷怨恨，这实在没意思，只会增加您的痛苦。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轻视……我看见过有些人连四肢都没有。您还能走路，这可得感谢老天爷……请回来吧，我想给您看看这儿的一个怪物，他既无欲望，也不哀伤，不象您那样。”

听到最后一句话，昌蒂停住了。他很想看看那个人，便转身回来了。

院长差人去喊那个在这里受照顾的依诺森西奥·皮诺。他果真是个怪物。他爬到门口的时候，昌蒂以为看到

了一只四脚走兽。鲍比也同样受到震动，好象看到了另一条狗那样吠叫起来。依诺森西奥的双手如同走兽的前脚，它们交替着地，爬着行走。他的膝盖裹了起来。他不穿鞋，一双残废的脚用布包着。只是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才穿上特制的鞋子。

“他生下来脊椎就有毛病 从来没有站着行走过。”院长说，“他已经二十五岁了；到这儿时才六岁。他比您还要可怜。他到了街上，谁也不会同情他，相反的只是惹人厌恶。他的模样实在可憎。他是个废物，尽管这句话当着他面讲有些刻薄 可是他从不流泪 也不哀叹 却还笑呢 他的不幸已无可救药，对这个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同一个正常人一样，适应了周围的环境。难道说他不象一只四只脚的走兽吗？噢……我忘记告诉您了，他部分地象是走兽。吃饭的盘子是放在地上的，因为他残缺的双手什么也托不住。他用嘴巴取食；您瞧他的嘴唇多发达，如同啮齿动物的嘴巴。孩子们管他叫‘大鼻耗子’。他侧着身子睡觉，弯曲的双腿使他没法仰天躺下，他就是这样苟且度日的。”

“是这样的，”大鼻耗子沉着地接口说，“我很小就到育儿院来了。打那时候起，我只是爬行，吃饭，睡觉。什么也不抱怨，也不想死。我很安宁，一切都无所谓。”

“没生过孩子吗？”昌蒂问。

“没有，我已经死了这条心了，要不也活不到今天。有

哪个女人肯跟我过活呢？”

“这么说，你可一点儿启发也没有给我。要知道我的烦恼是由于担忧我的孩子，再说你也不可能有做父亲的经验。”

“是的，”大鼻耗子回答说，“所以你就被这种感情拖住了！生命是如此短促，以至任何担忧都是十足的愚蠢。生命假使只是动荡的大海里的一滴水，它还有什么意义呢？”

“瞧，依诺森西奥可真象个哲学家啊！可是我对您说过他是个废物。”院长说。“他能够忍受自己的不幸，他也嘲笑别人的痛苦。他认为这样做有他的道理，否则，就会跟您一样遭到感情的折磨了。”

“依诺森西奥是个私生子，他父亲与妻子睡在一起，旁边就是女仆的床。每当老板对女仆有了坏念头的时候，就对他妻子说：‘我上那儿去。’而妻子就回答说：‘你去就是了。’就这样在妻子的亲口允诺下，他们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生下了依诺森西奥这个麻木不仁的怪物。也许我给他找到了原因。”

“法院没有惩罚那个做了帮凶的女人吗？”昌蒂思索着责问。

“没有，他们认为她的做法是服从丈夫的传统习惯。”院长回答。

“哈哈，院长在讲我的父亲，我对这个坏人只是一

笑置之。”大鼻耗子说：“我感到高兴的是他为了生下我终于坐了六年牢。对于我母亲，她那时只不过是一个少女，我从来没有为她动过感情。她把我送到这里，是因为她不能把我扔进里马克河。我讨厌她，憎恨她。”

依诺森西奥笑起来，变得更丑了。他扮鬼脸，有意装出野兽的样子惹鲍比。鲍比对他汪汪直叫，而他却魔鬼那样吃吃地笑着。他心里压抑着忿怒；昌蒂准确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现在做出的这副更加可憎的模样，只不过是忿怒的表露。“大鼻耗子”在钵子里舔了一口。昌蒂心里想：“他这是让我看他是怎么用嘴吃东西的。”

对这个惹恼鲍比的私生子，昌蒂这个过去的渔工简直想狠命地踢他一脚。他转过身没告辞就向大门走去。孩子们隔着窗户看着昌蒂，对他喊：“下一回带鲍比再来啊！它一定会说得更好了！”

雷梅迪奥丝拿着面小镜子，端详着自己的一脸浓妆艳抹。她涂了口红，装上假睫毛，眼圈画成暗绿色。这样打扮行吗？不错！但是，她犹豫着是不是要出去找客人。尽管她领了卡片，但是却还只到了这个火坑的边缘。很显然，是绝望在把她往火坑里推。她内心的这种矛盾，使她犹豫不决。

昌蒂看着她坐在油灯旁边，好象一朵雕零的玫瑰花，简直要恶心。这间破房子的凄惨气氛，跟她这张用化妆品很不内行地描起来的脸并不协调。自从孩子们走后，一切都

变得更加难看，更加悲惨。现在他对妻子感到的不是爱情，而是憎恨。

“孩子们怎么了？”她问，“你上育儿院去了吧？”

“是的，他们很好。”这个昔日的渔工往床上一躺，随即低声问：“你上哪儿去？”

“我还能上哪儿去？干活去。”

“晚上去？”

“嗯，我在一家舞厅找到了工作，在桌子边陪伴顾客，没有规定要跟他们一起出去。这取决于自己。”

“如果他们提出来呢？……你去吗？”

“你为什么问我这个？你不相信你的妻子吗？”

“干几个钟头？”

“直到天亮。我白天睡觉。到敲两点时我们吃中饭。在这之前不要叫醒我。”

“保证不跟任何人出去吗？”

“你听着，昌蒂，”雷梅迪奥丝一字一句地说，“假使我去跟一个客人过夜，那并不是为了我的好处，而是为了孩子们的好处。我单单当女招待，只够我们两个人过活。相反，我那样干，就有钱给孩子们上学，这正是你日夜梦想的。将来他们会有职业。为什么不从现在起就为他们着想呢？你和我这辈子已经完了。”

“我的天哪！”昌蒂仰天大叫，“我应该回去捕鱼，用我的脚捕鱼！只有大海才是出路。在船上，我不一定算一个人

力。我可以下厨房。但是我怎么做饭啊，我这该死的手啊！我什么也不能够干，我的雷梅迪奥丝……啊，对了……我怎么以前没想到呢！干这个只要用眼睛就行了……我可以看秤；给沙丁鱼过秤时，我绝不允许船老板偷一条鱼。我的伙伴们会给我报酬的。我可以给几条船看秤。他们一定会同意我的，雷梅迪奥丝，你不用去舞厅了，那儿的女招待早晚要变成妓女。明天我去跟霍苏埃讲，请他把我的困难向工会说说，让我做个监秤员。霍苏埃是有同情心的人……他会说话 能说服人家。”

“他们不会同意你的要求的。”雷梅迪奥丝冷冷地说，“他们会说你是共产党，是那些出谋划策者的傀儡。当然，这是诬蔑……不过，你不妨去试试。同时我还得去舞厅，不然，我们明天就没有吃的了……”

这个学做妓女的人扭着腰出去了。昌蒂看着她象最低级的娼妓那样扭着走路，脸都羞红了。他第一次因为没有双手而感谢上天，要不，他真要捅她一刀子。“连杀人都不可能了。”昌蒂悲哀地想。

鲍比暗淡的目光注视着主人；他们两个都感到又孤单又伤心。主人睡着了，小狗也眯上了眼睛，一会又张开来，叫了声：“……亚俄！”

第十七章

期待的日子终于来临，捕鱼作业重新开始了。渔禁期一结束，渔工们便一改沉湎恶习的懒散习气，纷纷上船出海打鱼。朝霞映红了港湾，海面上泛起紫绛色的磷光。欢快的浪涛涌起，向着遍布砾石的海滩滚去。成百条渔船已经起锚行驶。这就是召唤。渔工们走下码头，跳上小船，驶向各自的渔船。他们一靠近自己的渔船，便踏上护舷木，攀住船舷，翻上甲板。这条公用的小船由一个身穿油腻绒衣的小伙子操纵。他的双手和指甲都是机油，老是用一块黑乎乎的手帕擦鼻涕。

码头上一片喧腾嘈杂的景象。脸色黝黑的小贩在兜售他们的货品 衣衫褴褛的报贩高喊着：“卖报 卖报！《增刊》，《画报》，《第三版》……”渔工们一群群地围在卖食品的女人的摊子旁边，吃着火腿夹心面包。一个小贩兜售水手木偶，嘴里喊：“我不是水手，但我将为你当水手，我将为你当水手！”小木偶滑稽地舞动着双腿。犯疑的人们说，这家伙可能是贩卖柯卡因的，卖木偶不过是装幌子。

头发蓬乱的推小车工人在找雇主推货物，他那干瘦的

脸上毫无表情。他累了，便躺在车上打瞌睡。一些在码头上游荡的流浪汉扰乱了他的好梦。他们推起他的车子把他惊醒了。工人骂着，抓起一条皮带追上去朝他们背后猛抽。一束五颜六色的气球拴在一根竹竿上，缓缓地在空中飘动，突然，一阵疾风吹来，线断了，气球一只只地都往高空四散飞去。小贩束手无策，不知怎么才能把他的气球收回来。人们笑了……一个出租汽车司机正跟他的同伙扭打，因为后者把他的一只鞋扔过铁路那边去了，他是个不爱开玩笑的人。两个人正在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警察来干预了，他们便马上重归于好……海鸥站在电线木的横担上拉屎，乳白色的鸟粪如同一滴粘稠的牛奶，突然落到行人头上。“该死的鸟儿！”倒霉的行人嘀咕着……一台机车，拉着一列货车开来；冒失的司机把一个高级官员的汽车擦了一下，擦得瘪进一块。官员怒气冲冲地走出汽车，把他骂了一顿。那司机却回答：“凡是停在铁路边的汽车，都有发生这种事故的危险。”货车继续往前开……卖糕饼的小贩生意加了倍。一个渔工把三个饼塞进口袋便上船了……有人在呕吐，准是吃了小摊上买来的油饼，那是用灯油炸的。渔船在港湾里浮动着，它们还在试车，要到夜深才离开这里。现在正在装鱼网。渔禁期间，船壳都生锈了……一条油船正在给渔船添加燃料……疯子希塞拉身上穿着破衣，向海平线眺望，皱着眉 嘴里喃喃自语：“盖洛要回来了 盖洛要回来了……”

黑夜把天空涂上了一层浓黑透蓝的色彩。海面上黑沉

沉的，灯塔的闪光照亮着还未睡觉的渔船。一个人影，在码头上有点不耐烦地来回走动。他就是霍苏埃·卡纳雷斯，正在等候他的伙伴们。他一直在进行斗争，为了使同伴们能得到较好的工资。希奥尼娜号没有了……他不得不到瓜达卢佩号这条陈旧的木船上去。他很气恼，因为这条船的老板仍旧是菲加里。记得有一次菲加里曾对他说：“你还会再替我干活的。”现在预言竟成了现实。这该死的渔霸！拉巴杜仍旧是船长。他们都是菲加里的仇敌，然而还是得为他干活；否则，就得支付八千索尔的登船费。要找一个空额，就要付这笔钱。给谁呢？还是给那些船长。

“拉巴杜，当瓜达卢佩号在晨曦中向深海驶去的时候，霍苏埃说：‘我听阿拉伯海号的船长说，在赛罗·阿苏尔那儿有沙丁鱼。’”

“那儿太远，已经来不及了。要到那边去的话，昨天晚上就该朝那里开。我们将在布古沙纳海域寻找鱼群。要是没有，只好倒楣。”

戈多爬上了主桅，焦急地观察周围的大海。

“鱼群！”这个矮个子的渔工迫不及待地叫了起来。

谁也没有等船长发出“准备”的命令。奥里亚诺跳进小围船；恩玛努埃尔和霍苏埃奔向船尾准备松开网头；奥海达和比波站在缆绳旁边，还有阿古斯丁这个新来的渔工，紧紧握住绞车的手柄。但是拉巴杜没有发任何命令。作为船长，

他这样做是很反常的。非但如此，他还改变航向，把船头调向正北，使船员都愣住了，只好各自离开岗位。他们不敢问他为什么。这个自负得目中无人的拉巴杜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只是牢牢地把着舵轮。

霍苏埃走下架着桅杆当床的船舱，心情沉重地脱下雨衣，挂在舱壁的钩子上，便在压得平平的草垫子上躺下。他翻着一本杂志，但是头脑里却在想拉巴杜的行动。他想找出个答案。他似乎觉察到了某种预兆。“不，不。”他说。奥里亚诺也走下舱来，仰面躺下，伸直了身子。他料到霍苏埃心里想的一定跟他一样。

“船长准是在搞什么鬼花样。”他说，“瓜达卢佩号还在往北……明明知道鱼群在南边。为什么呢？”

事实上，鱼群正在海面上游动。成千上万条鱼聚集在离瓜达卢佩号不远的地方，纷纷把头探出海面，象是在等候鱼网。船员们在船舷边站着发呆，他们痛惜地凝视着这一大片鱼群，对船长的无动于衷都迷惑不解。奥里亚诺用手指着一大片鱼迹，怒冲冲地叫：

“那里有鱼哪！”

“我对大鱼不感兴趣，”拉巴杜在驾驶室里回答。然而声纳测出那儿既有大鱼也有小鱼。

不肯服从的霍苏埃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便走上甲板，当面问船长。

“拉巴杜，我们向哪里去？”他说，“既然鱼群是在南边。”

“向蚂蚁岛去。那儿有成群的沙丁鱼，现在正是鱼汛期。你不要再问我了。”

他们往西北航行了三十海哩。唯一使船员们分心的是那些高大的岩石堆和成群的海狮。

“蚂蚁岛！”恩玛努埃尔·席尔瓦老头叫着。“这是渔船和杀人犯的墓地。莫比·迪克号连同十个船员就是在这儿失踪的，以后信息全无。是有人把船沉没的呢，还是这个地方有鬼？”

“据说是火星人来把船掳走的。”比波说。

船长的两肘倚着驾驶室的栏杆，默默地沉思着。他不安地注视着海平面。船员们都冷眼看着他，仍然不能明白他为什么不去打南边的鱼，为什么不发命令下网。拉巴杜低下头若有所思地踱来踱去。声纳没有发声，那么鱼群在哪儿呢？

浪涛冲击着海岛周围的嶙峋峭壁，水花飞溅，打破了海上的宁静。

拉巴杜又抬眼眺望这平坦的大海，他笑了。远处，慢慢地显现出一条形状奇怪而且外表神秘的船。当它靠近瓜达卢佩号的时候，一个灰头发的船长在船桥上举起一只手来打招呼。拉巴杜也举手回答。船员们念着船身上的字：“贝依鲁”。这是一艘挂着黎巴嫩国旗的商船。

贝依鲁号的一只救生艇，向瓜达卢佩号转运过来几大包东西。渔工们都愣住了，瞪着眼惊愕地看着。

商船上的水手从拉巴杜手里接过一包用报纸包着的東西。他们跳下小艇，顺风向商船划去。

“肮脏的交易。”霍苏埃对戈多说，“那是大麻叶……对……大麻叶！”

“拉巴杜还是个走私犯！但愿上帝别让警察来把我们抓住 为了这个讨厌的流氓而挨棍子。”

拉巴杜未作任何解释。他下令把一包包的东西放进舱里。他要把它藏起来。船员们犹豫着要不要服从命令。忿怒的霍苏埃表示了他的不满。不管拉巴杜拿他怎么样，他不服从船长的命令。他说谁也别去动这些东西。于是甲板上激起一阵骚动。他又说他们的任务是捕鱼，不是走私。

拉巴杜的镇静变成了神经质的紧张。他发火了，因为他手下的人都跟着霍苏埃。

“的确，”船长说，“直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没有捕过鱼，因为我自己不想干。现在呢，我们把这几包东西运到布古沙纳 卸在一个小港口 我们收了钱 就回来干我们的活儿。”

有几个小伙子听他一说，就被说服了，只有霍苏埃例外。此外，拉巴杜还答应把船驶往赛罗·阿苏尔 那儿有成群的沙丁鱼。

演说家霍苏埃垂头丧气地朝厨房走去。拉巴杜跟在后面，看着他倒了杯咖啡。他挑衅地看了他一眼，而霍苏埃则

轻蔑地对他回视。他总是设法避开跟这些粗鄙的人交谈。拉巴杜讥讽地笑了笑，然后把一叠钞票放在桌上。

“这是给你的，”他一本正经地说，“你数数吧 这比你想象的多得多！”

“你想叫我充当走私大麻叶的帮凶吗？”霍苏埃带刺地问。

“当然啰！”

“如果我早知道你还干这种勾当，我怎么也不会上你的船。我不要你的臭钱！”

霍苏埃怒不可遏地抓起钞票准备从舷窗里扔出去。

“傻瓜！”拉巴杜叫起来，向对方扑去，狠命地压住他的手。

瓜达卢佩号摇晃了一下，霍苏埃手里的钞票散了一地。拉巴杜正在拾钱，霍苏埃已经踏上梯子，径直向藏着大麻叶的船舱走去。拉巴杜知道他要大闹一场，便立即赶来。他看见他正在把大麻叶往海里扔，就又向霍苏埃扑了过去。船上发生了一场搏斗。船员们都惊讶地望着他们，可是谁也不上前劝架，仿佛渔工们生来好斗。霍苏埃忿怒已极，把船长一顿痛打，把他一直打到船边，他一失足便摔进了大海。旁边的渔工们一齐叫了起来：

“有人落水了！”

瓜达卢佩号正在明净的蓝天下航行。

被拉巴杜交托操舵的戈多知道出了事故，赶忙掉头来

营救船长，但是船已经驶过一段距离了，茫茫的大海里几乎看不清拉巴杜的脑袋。瓜达卢佩号驶近了他，大家都靠在船栏杆上，准备把绳子抛给他。可是突然间，拉巴杜的脑袋往下一沉，水面上泛起一阵血泡，把海水都染红了。

“鲨鱼！”船员们惊呼起来。

果然，吃人的鲨鱼已经咬住猎物游了开去，海面上只露出它的背脊。

“我们对它开枪！”奥海达说。

“干吗？”恩玛努埃尔·席尔瓦反问。

霍苏埃默不作声，心情沉重地凝视着被拉巴杜的血染红了的那滩海面。他的眼睛久久盯在那里，一直没有离开，直到海水又恢复了原来的蔚蓝色。他还抱着希望打捞船长的遗骸，但是已经打捞不到，使我不禁流下了眼泪。他想起了盖洛巴纳。整整一个夜晚，他躺在床上反复地思考。

第十八章

刑事法庭宽大的窗户透进了充足的光线。坐在那里的法官们显出严肃而庄重的神气。庭长是一个脸庞瘦削、胡子灰白的人，坐着一张雕花的靠背椅，椅背顶上有一个国徽。桌子上摆着一大堆法典，上面就是霍苏埃·卡纳雷斯的案卷。主诉人就在审判席的左侧，大厅的两侧是旁听席和辩护律师席。

一个检察官坚持要求判处适当的徒刑，而一个律师则为当事人开脱罪责，主张免除刑事处分。这就是那天下午开庭时候给人的印象。坐在法官对面一条普通长凳上的霍苏埃，专心致志地等候着判决。争吵的见证人和在场旁听的人们，眼光都注视着这些一本正经的法官，怀疑他们是否能够作出一个公正的判决。关于这些执掌法律的人，人们谈论了多少！这并不奇怪。拉巴杜的亲属在窃窃私语，他的遗孀戴着重孝，法庭上保持着肃静。“民事律师还没有来，所以还不开庭……”有人说。死者的亲属们坚持认为霍苏埃是有罪的，要求法官判得严一点，这样才不至于藐视法典。可是，正如一般人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们都不知道争吵

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那个寡妇表面上看来很悲痛，但是她的打扮却一点不马虎。她脸上的一双美丽的眼睛和一张丰满的嘴巴分外突出。她身上还闪耀着华丽的首饰，象一个贵妇人，而不象是一个贫寒的渔船船长的妻子。她使那些法官们都分了心，可以说，他们简直不知道眼睛看着哪里是好。一个渔工走近奥里亚诺，悄声对他说：

“现在要想让庭长看上她还太早 你说呢？”奥里亚诺笑了笑没答话。

民事律师踮着脚尖走了进来，到他的位子上坐下。上诉人宣读了诉状，叙述事情发生的经过。初审的结果对被告有利。在这个基础上法官开始审问：

“你对被害人是否早就怀恨在心？”庭长问。

“不是被害人 因为这并不是一桩罪犯行为，”霍苏埃纠正他的说法，使在场的人都震惊了。“这是一件意外事故。”

“你只要回答问题，不得无礼。这里使用什么词是我的事，你是被告杀人，不管是不是有罪。”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是否怀恨在心 先生。”

“你在上瓜达卢佩号之前，曾在另一艘名叫库拉松号的船上同拉巴杜一起出过海，是不是？”

“是的 先生。”

“那时他也是你的船长吗？”

“对的 法官先生。”

“那时也同他吵过架？”

这时大厅里有人喃喃说话。霍苏埃想：“他们以为我恨他。”

“不止我一个人在船上同他争吵。全部船员都同他吵。”

“为什么呢？”法官加强了语气问。

“他是个利己主义者。他最后干的是犯罪行为，”霍苏埃说着，他又一次忘记了要谨慎。“第一次在库拉松号船上，他同全船的人吵架，我还以为他想自杀，而且要看着我们所有的人都一起死掉。”

“畜生！”那个寡妇歇斯底里地喊着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你怎么敢侮辱我死去的丈夫！”

法官吓唬这个浑身穿黑的太太说，要是她再不安静下来遵守秩序的话，就得请她出去。

“拉巴杜是个油水包子，”霍苏埃用渔工的行话说。

“你说什么？”法官轻蔑地问。

“船舱满后，装到甲板上的鱼，我们叫油水。这样装船，船就有沉没的危险，因为超过了载重量。那次不但装了油水，而且我们还在漂流。拉巴杜不给发动机加润滑油，发动机烧坏了，船失去了控制。库拉松号直往下沉。我们闹着要抛掉油水，因为海水已经漫上船尾。突然，船长把左轮枪对准我们，准备开枪。他不准我们碰一碰鱼，否则就要开枪……后来……过了几分钟，一艘大船把我们撞沉了。”

“你是说，拉巴杜在瓜达卢佩号上又这么干了？”

“是的，当我们挨过了长期的渔禁急着出海捕鱼的时候，拉巴杜却出去搞走私。瓜达卢佩号碰到了鱼群，他根本连看都不看，我们就知道，他要的不是沙丁鱼而是大麻叶。他没有和我们打招呼，就在蚂蚁岛装了货，企图事后用钱来收买我们。”

“那你怎么如此老实呢？你不是也参与了走私吗？”

“我认为，我一向是老实的。另外，自从现政府发起了道德化运动以后，海上也应该清洗一下。现在已经不是贩卖白奴、贩卖华人而船员们看着眼开眼闭的那种道德败坏的时代了。我们再也不能容忍那种侮辱渔工人格的行为。因此，我们反对转运毒品，老实讲，就是不同意拉巴杜。公众舆论都已经在说，大麻叶流传进了学校，都是在渔船上运进港口的。这是对渔工的又一个污辱。”

法官改变了一下姿势，把手臂搁在这张神气十足的椅子扶手上。他是近视眼，不时地摘下眼镜，用胸前口袋里的手帕擦擦。

“继续说吧，庭长说。”

“我不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爱国英雄。可是，大麻叶使船员们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拉巴杜许愿的钱是可观的，要比出一次海多三倍。这种诱惑会毁了船员们，他们会习惯于犯法赚钱，从贩毒者慢慢变成吸毒者，会上瘾。用不了多久，就会过起职业犯罪分子的生活。当然也会落网……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坏蛋在把他们往坏路上引。于是，象

我这样对这些事情都很清楚的人，我能听任他们这样下去而不管吗？……

“拉巴杜有野心，他要成为一个有钱有势的人的渴望，使他失去了理智。他象一个蒙住了眼睛的罪犯那样头脑发昏。他没有看到，要不被港湾里的巡逻艇发现而把走私货物运进来是多么困难。现在连一只舢舨都要检查。我曾对自己说，这家伙既无知又固执，他是在为我们进监狱铺平道路。要想让瓜达卢佩号不受海岸警备队的搜查，那是太天真了。我知道，新成立的这支警备队是收买不了的，他们不会让一包大麻叶混过关去。

“自以为谨慎小心的拉巴杜，想把货包弄到一个无人居住的海滩上去。”

“什么海滩？”法官打断他问。

“布古沙纳。他是这样打算的。我说这是梦想。那个避风港里可能没有警备队，瓜达卢佩也可以离开港口十海哩驶过。可是，拉巴杜不知道，在所有的小海湾里，都有警备队的暗哨在侦查走私犯。

“走不了多远，就会在海湾里被抓住。控制塔里的岗哨日夜监视着避风港。那里有远距离望远镜，可以看到十五海哩。对一艘船只要发现一点点怀疑就报告给警备队，巡逻艇就出动了。根据这些想法，拉巴杜的走私勾当就完蛋了。我们受到牵连，都要为他受罪。

“你们会问法官先生们既然这种戒备是众所周知的，

为什么胆大包天的船只继续还在搞走私活动呢？这是因为，货物是从外海转船进来的，只是那些在港湾里买货的人才担点风险。

“先生们，人们说刚上台执政的政府是主张道德化的。可是我们可不要把责任全推给政府。我们应当为清洗官僚政治作出贡献，同时，也要防止逃避国家税收的人。我指的就是那些走私犯们。

“如果说，法律规定要有揭发坏人坏事的人民行动，那么我担当的就是揭发者的角色：我应该检举的我就要检举。

“在革命政府上台之前，沿海一带的走私是当局一手推动的。最好回想一下，仅仅在六年之中逃避的税款就有一百五十亿索尔。想想看，用这笔钱可以干多少事！我是在说漂亮话，是的。可是这儿多么需要收容所、赈灾院、育儿院、卫生所、学校，总之，那些不能工作的残废人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象从前的渔工昌蒂，他一失去双臂就失去了一切社会保障。

“那些走私麻醉品的人，犯了双重罪行：一方面是逃避海关税收，另一方面是使青年吸毒而堕落。”

“你听见了吗，戈多？”奥里亚诺说，“霍苏埃多么了不起呀！”

庭长又擦了擦眼镜，重新翻了翻案卷说：

“辩护律师要说些什么吗？”

“要的，”律师回答，“我要为当事人说的话提供证据。我

手里的这个文件是在拉巴杜的船舱里发现的。这是一张要买大麻叶的私立学校、大学和俱乐部的名单。”

“先生，”民事律师打断他说，“这一文件没有包括在案卷之内。”

“这是我的当事人提供线索后发现的。”

“可以继续辩护。”法官说。

“在瓜达卢佩号上，除了恩玛努埃尔·席尔瓦之外，谁也不如霍苏埃那样清楚地知道，渔工们被拖进了一桩肮脏的买卖。我的当事人面对着他所发觉的坏事，为了保护这些粗心大意的船员，决定把这些麻醉品扔到海里。”

“辩护律师应该具体谈谈打架和拉巴杜死亡的问题。”那个孤孀的律师喊着。

“我同意。”检察官又加上一句。

“这些都是事故发生前的事情，应该谈一谈，以便弄清争吵的原因。”辩护律师解释说，“霍苏埃怀着同伴的情谊，他不能听任这些小伙子被糊里糊涂地毁了一生。甚至包括船长在内。正因为如此，当后者落水时，他想尽方法援救。不幸的是 鲨鱼赶在我的当事人前面了。”

“你们难道没有武器，就在那里向鲨鱼开枪吗？”法官问。

“没有 先生。”霍苏埃回答，“在船上唯一带武器的是船长。当一个船员去找武器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海面上冒出一滩血水来了。”

法官停止审讯半小时。旁听者们走出大厅。奥里亚诺若有所思地看了寡妇一眼，很想跑过去说她几句，恨不得立刻撕掉她的画皮，因为她对被鱼吞掉的这个骗子是很了解的。

“这女人同那死鬼是一路货，”戈多说，“你这是浪费时间。干吗想去跟她吵。这是一个满脑袋大粪的天使。她不会让一个我们这样的穷光蛋靠近她的。看她多么神气！好象一下子又跟她的律师勾搭上了。这家伙为了讨好她，在审讯时都语无伦次了。这女人坚持要霍苏埃坐牢，完全是由于荒唐的迫害狂。我看，她出庭旁听与其说是为了了解审讯的详细经过，还不如说是来卖弄风骚的。”

法庭的门又开了。性急的旁听者们吵吵嚷嚷地在争着座位。突然，庭长宣布宣读判决书，于是嘈杂的声音静了下来，就象空中飞着的苍蝇的嗡嗡声被打断了一样。

主诉人平静地注视了一下旁听席和法官席，开始念：“被告杀人罪的霍苏埃·卡纳雷斯的判决书：未能证实其曾有杀害瓜达卢佩号船长拉巴杜的企图。确实，在船上曾发生一次争吵，船长向船舷后退时，恰好船身急剧倾侧，以致船长失足落水。拉巴杜并非被淹致死，因其水性很好。当他尚浮在水面上时，被告和船员们都准备搭救。因此，可能拉巴杜系被一条鲨鱼看见，游到身边，撕裂其腹部，以后又为其他鲨鱼所害。

“鉴此，本庭经审讯判决如下：判处霍苏埃·卡纳雷斯有期徒刑六个月，缓期执行，从现在起予以释放。”

“同意这个判决吗？”法官问。

“同意。我不能更轻了。我相信法庭。”

在法院的出口处，那个神气活现的寡妇表现得象个不成体统的女人：当霍苏埃走下大楼台阶的时候，她拿起钱袋去打他，骂他是罪犯，耍嘴皮子的无赖。

“太太！”霍苏埃喊着，“别打破了您的钱袋，因为我有些东西要放在您的钱袋里呢。您明天在家里等着……我将去看您。”

那女人显出一副吃惊的表情，住了手；目光里带着盛怒，喘着气。

“您说什么？”她接着问。

“我说您不要打破了钱袋，因为我有些东西要放在您的钱袋里。”

这个轻浮的寡妇改变了表情，盛怒的冲动让位给了数学运算了。

“明天……别忘记。”霍苏埃回过头来说。

第二天，门铃响了。她在门口出现，身上穿着巴黎式样的长裙。不管怎么样，渔工霍苏埃不是一个该恨的人，而是应当和他和解的人。自从霍苏埃说了那几句聪明的话以后，寡妇就是这样想的。但是，为了她死去的丈夫，她应该

同他斗，把他踩在脚下。然而，今天事情不同了，是钱的问题。最好的接近方法莫过于好好打扮，热情接待。如果这是一大笔赔款的话，还可以走得更远一些。霍苏埃注意到她精心梳理的发式已与昨天不同，眼睫毛也 longer 更卷曲了。但是她穿着一身黑衣服，脸上露出一种伪装的悲痛，演技之拙劣如同一个三等演员。她眨着眼睛腼腆地打量着这个来访的渔工。双方在扶手椅里坐下时，霍苏埃闻到了她身上的气息，便微微闭上眼睛，于是她又恢复了支配者的地位。

“孩子们呢？”渔工问。

“我们没有孩子，”她回答，又觉得矮了一截。“我们结婚还不到一年。他前妻的孩子都成年了。”

“您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吗？”

“有关钱的事情。在法院的大楼前您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太无礼了，是吗？我要向您道歉。那时我是一时冲动……失去丈夫是多么可怕呀！……”

“我明白。这种情况肯定是使人烦恼的。尤其是没有钱花。尽管我认为您还不至于……”

“为什么？”

“难道您不知道您丈夫搞的那种买卖？”

“什么买卖？”

“肮脏的买卖。请原谅我这种提法……我是想说不正当的买卖。”

“您又一次侮辱我的丈夫了……他已经永远安息了。”

“不管怎么样，我说的是实话。这儿是他卖掉大麻叶应该收的钱的凭单。这是属于您的。是我在他的船舱里发现的，是一大笔钱。”

“您为什么不把它交给您的律师，象那个文件一样？”

“落到当局的手中，那就早已不知去向，所以我想应该给你们的子女。既然没有子女，那就是属于您的了。”

她从烟盒里取了一支烟，还请霍苏埃抽，要他给自己点火。这位渔工谈起了她的丈夫，那时候拉巴杜还没有野心毕露，还不知道某些船长已经在搞的这种非法买卖。他说：

“拉巴杜对沙丁鱼的狂热，就象美国佬到西部去寻找金子一样。”霍苏埃又说：“但是他逐渐明白要靠捕鱼发财需要资金，于是才搞上了走私。”

寡妇装出好象对手里拿着的东西无所谓的样子，把那些单据看了一下，就走到她的镀金首饰箱前面，放了进去。

“我看错人了，”她说，“我丈夫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您，也从来没有对我讲过这种事情。他常常提到菲加里，把他看作发财致富的魔术师，想学他的样，可是又不愿让我认识他。他想和一个美国人合伙买一条金枪鱼船；我怎么知道这个人心里有多少打算呢。拉巴杜常常说：‘要么同霸王在一起，要么同渔工在一起。’”

“他把谁叫做霸王？”

“菲加里。”

“真混蛋！”

“您又在侮辱我的丈夫了……他不喜欢人家叫他渔工……叫他船长更好听些。”

“您现在继承了他要收的帐，”霍苏埃说，“您可以到钦博特去买下那条金枪鱼船。”

“您的意思是要我用这笔钱投资吗？”

“您这样做的话，鱼就会成倍增加，这不是您死去的丈夫梦寐以求的吗？”

“我可不喜欢钦博特。我要在这里用这笔钱做生意。”

“捕金枪鱼那可不行。”

“我要买条捕青花鱼的船。”

“您真是爱做生意？渔船需要照料……操心……最好还是搞个游乐场，这和您的生活也相配；请原谅我的粗鲁。”

“要是我把船托给您管呢？您能给我当个好船长吗？”

“绝对不会。”

“为什么呢？”

“我再也不为拉巴杜第二干活了。”

第十九章

瓜达卢佩号要出海远航的那天晚上，在内港的码头上发生了一场骚乱。霍苏埃在工会揭发了船老板和走私大麻叶的勾当的关系。菲加里为了报复，就把渔船卖了，它的买主又雇了一批新船员。

这样一来，霍苏埃和那几个勇敢的船员便没有船了，也就是说要失业了。但是法律规定禁止解雇渔工，渔船沉没的情况除外。因此他们要求重返瓜达卢佩号。

一群身强力壮的汉子，由霍苏埃带头，在防波堤上拉起了一道人墙，阻止别人上船。新雇的船员想冲破它，于是就争吵了起来。

一个急于上船的渔工喊着：

“我家里有六个孩子哪，你们又不给他们饭吃，所以我要工作。”

霍苏埃从来没有这样铁石心肠，他回答说：

“家里有六个孩子以上的人，我们这里也有，如果我们把瓜达卢佩号让给你们，谁来养活他们的孩子呢？”

可以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然而这不是海上的风

暴，而将是渔民之间的一场血战。等到这些人的争吵达到顶点，象火山一样爆发时，这场风暴也就来到。他们嘴里骂着粗话，眼睛里冒出怒火，而眉目之间却露出惧色。起先，他们还没有动武，后来，要上船的渔工们的老婆来了。她们头上包着粗布头巾，怀里抱着小孩，半袒着胸脯，一来就冲着霍苏埃以及支持他们的工会破口大骂。她们咆哮着：

“你们要怎么样？是要我们来代替丈夫干活吗？他们靠女人过活已经过够了。现在有了船，还不让他们上？”

“孩子他爸爸要是上不了船 我就带着他们一起跳海。”一个泼辣的混血种女人说。

“渔禁把我们折磨得够苦了，我给人家不知洗了多少盆衣服 让别的女人来养活我的丈夫好啦。”

“西蒙 要是你上不了船 以后就别想回家。”

“工会怎么规定就怎么办，”霍苏埃说，“瓜达卢佩号不能出海 再说也没有港务局的批准。”

“这好办，”一个新招来的船员说，“待会儿船老板会去办的。这条船已经交给我们了 今晚上就出海。”

“你们别想出海！”恩玛努埃尔·席尔瓦右手握着一根木棒喊。

霍苏埃他们的顽强抵抗，激怒了那些家庭妇女，她们围上去，又是打又是抓。

“没想到这些娘儿们比男人还凶。”戈多擦着脸颊上的血迹说。

“不许骂人，嘴硬算不了好汉。”那几个男人说着，发疯似地朝那堵人墙扑去，却被那些保护自己切身利益的人死命地打了回来。双方抡起粗壮的胳膊，互相打了起来，叫嚷声持续了好几分钟。这是一个混乱的疯狂的夜晚。警察跑来干预了，子弹在空中呼啸，枪口的闪光划破了黑暗的夜空。渔工们除了挨拳头之外，还挨够了警察的橡皮棍子，打得他们第二天脊梁骨又红又肿。那天，席尔瓦朝一个警察回击，一棍子打得他满嘴流血；于是，斗争更加激烈了。

“瞧你的棍子闯什么祸了，”霍苏埃对他说，“你把他的牙给打掉了。”说着就把他拖出人群，带到铁丝网的另一边，“你打当兵的要坐牢。”

瓜达卢佩号终于没有能够起锚。

第二天清晨，港务局派来一个官员，上了这条有争议的渔船，它企图不顾海军部的规定而出海。他检查了这条船。当他走进船桥上的驾驶室时，发现有一个人在船长的船舱里躺着。这人身穿肮脏的黑色长袍，听到脚步声，便欠身坐在床上，揉揉眼睛，睡眼惺松地望着官员。后者看出来这个奇怪的家伙是个模样令人讨厌的神甫，尽管他穿着法衣，还是对他冷冰冰的。

“我是瓜达卢佩号的船长。”神甫打着呵欠，伸着懒腰说。

官员怀疑他神志不清。在这个港口什么时候有过神甫

被任命为船长的呢？再说他连法衣也没有脱下，这样子在一群嘻嘻哈哈的轻浮的船员面前显得多么可笑！后来官员心想：“他多半是从教会里被赶出来的。”

“我以为你是个偷乘船的人。”

“没有的事 这是我的委托书。”他拖长了声调回答。

不一会儿，霍苏埃来了。他看到新船长穿着破烂的法衣，也跟那个官员有同样的感觉，因为这个人太象一个流浪汉了。

“你的证件呢？”

“什么证件？”

“你从什么鬼地方来的，还问我什么证件。渔船船长的证件！”

“哦 这事公司会去办的。”

“哪个国家的人？”

“西班牙人。”

“欧洲佬 错不了。”

“您就直说是个神甫吧 谁也不会相信您是个渔民。”霍苏埃插进来说，“这里从来没见过神甫当船长的，即使当过随船神甫的也没有过。”

“我已经说了，我是瓜达卢佩号的船长，现在我还是这句话。”神甫咕哝地说，一面脱掉法衣 里面穿的是长裤，“我当过神甫的经历并不妨碍我干渔业，而且法律也并不禁止。”

霍苏埃仔细地打量着他，使他低下了眼睛。

“您是又一个到海上来冒险的欧洲佬。这些人受到西班牙船老板同乡会的保护，得了个船长的职位，却连罗盘都看不懂。相反，能干的本国国籍船长却要付十五万索尔的钱才能得到一条船。这事我要向工会揭发。您到底是渔工呢 还是水手……？”

“神甫，为什么您自个儿睡在船上？”港务局的官员打断了他问。

“我早就上船了，那时还没出事呢。因为我没地方过夜。”神甫说；“我在等船员们上船。”

“您不能出海。您没有执照，也没有船长的证件。您这样做是违法的。”

“船老板向我担保 这些事他以后会解决的。”

“您这是在暗示要向港务局行贿吗？”霍苏埃抗议地说。

“行贿是不会的。一切都将按规定办事。”官员说。

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有人想出了一个明智的办法，解决了这场纠纷。双方同意老船员应当继续雇用，但是船长还是由巴特里西奥神甫来当。

恩玛努埃尔·席尔瓦老头嘲笑这个神甫，在任何情况下总不脱下他那件法衣。但是，使他恼火的是，这个对捕鱼如同他对弥撒一样一无所知的教徒，却要在渔船上指挥他们。船要起锚的时候，这个神甫不去操作，却去试开钥匙，引得老头哈哈大笑。霍苏埃急忙走上船桥，操起舵轮把瓜

达卢佩号驶出了泊位。

“神甫 我刚才给您解决了一个问题。”霍苏埃对他说。

“我的孩子，你干脆叫我巴特里西奥吧！你把驾船捕鱼的技术教给我 你不会后悔的。”神甫回答。

“听我说 巴特里西奥 您是自己来搞这一行的 现在您自己想办法对付吧。我把舵轮交给您，您对准西南方，保持航向。”

霍苏埃感到有些疲倦，便走下船舱，沉思地听着那些对巴特里西奥神甫的评论。

“在我们这个可爱的国家就是这样。”恩玛努埃尔·席尔瓦说，“好差使都留给外国人。如果你是美国人、法国人或者西班牙人，那就吃得开。而本国人呢，顶多不过是个小工。不是吗？人家给我们派了一个欧洲佬来当船长，他还刚在船上学走路呢！难道你没发现他来回走路总是抓住栏杆的吗？”

“为了不晕船 他一直在嚼柠檬。”比波补充说，“我当渔工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看到船长晕船。”

“他晕得厉害 早就开始吐了。”奥里亚诺说。

“我们到港务局去提个意见，把他撵下船。”席尔瓦建议。

“留他还是撵他 这是船老板的事。”霍苏埃插进来说。

“要是打不到鱼该谁负责呢？”戈多问。

“我们大伙儿一起倒楣。”霍苏埃气得要命 提高了嗓门

说：“你们要明白，我们连一条沙丁鱼也不会捞到，因为这个冒险家是个生手。”

“不用说，他正等着我们给他帮忙呢……”

“谁也不会去给一个阴险狡猾的神甫帮忙，除非是傻瓜。”席尔瓦说。

“那谁去下网呢？”奥里亚诺半张着嘴问。

“他！”

这个神甫船长尽管脸皮厚，那天晚上他还是没睡好觉。一早醒来，大雾象堵墙似地遮住了他的视线。神甫连他航行那片海面也看不清了，好象在腾云驾雾似的。他想不干了，把指挥权交给最能干的船员。但是他又决定，在这之前，他要凭着他的勇气，坚持到不能坚持的时候。

“现在我们已经航行了十五海哩。”他看着航程表，自言自语地说，“可接下来干什么呢？哦，捕鱼！但鱼在哪儿呢？”

他明白自己既驾不了船也指挥不了下网，就在船桥上叫了起来：

“霍苏埃！”

没有人答应。他喘着气，想着自己的传奇式的冒险，连他自己也吃惊起来。他的勇敢大胆，真好象做梦一般。

巴特里西奥神甫累了。他背靠着舱板，在甲板上躺了下来。他感到浑身乏力，就睡着了。于是，瓜达卢佩号就在原处打起转来。

“这个神甫真把人都气炸了。”席尔瓦说：“别的渔船都快打完鱼了，我们还按兵不动。难道我们还等他下命令吗？”

“他大概在等雾散。他看不见鱼啊！”

“我们等着他喊‘准备’，但我们不会听见神甫这样喊的，因为他对船上的行话一窍不通。”霍苏埃说。

“别的船都快把这一带海域的鱼打光了，而我们还在袖手旁观。”奥海达说：“我去问问这个神甫，他在想什么？”

“你别管他。”霍苏埃说：“这样也好，可以叫船老板在派人当船长的时候，好好考虑考虑。”

“那么我们就该因此而倒楣吗？”戈多表示反对说：“我们的任务是打鱼，哪怕我们得把着手教这个骗子。”

“很好！”霍苏埃说：“等我把这种怪事提出来的时候，请你们都出来作证。”

“提出来，在哪儿提？”

“哪儿都可以。你们眼前的这个人是个骗子，由于这个明显的理由，我们非得把他的指挥权夺过来不可。他可不要去告我们，说我们是哗变。”

大家跑上各自的工作岗位，就当这个神甫没有在那里一样。神甫害羞地偷看着他们。等到网下到水里，小围船的渔工拉紧了网绳，瓜达卢佩号便海上兜了一个圈子，于是勤劳的人们便唱着歌“漂流着”。一个大浪把小围船翻了过来，但是奥里亚诺抓紧缆绳，使小船回复到原来的位置，又爬了进去。神甫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劳动，顺便也看到了

这种惊险的场面。他决心不丢掉船长这个位置，把一切都记在脑海里。他会学会的。然后把他们都解雇。需要换一批新船员。晕船太厉害，他看到他们好象都在飞。

神甫又嘬了更多的柠檬，看到驾小围船的渔工把绳头扔给了霍苏埃。

“你现在在干什么？”霍苏埃正接住绳头 神甫问。

“把网围起来 得把网环收拢。”

“什么网环？”

“您没看到小伙子们在收网上的缆绳吗？网环就套在那上面 网环一收拢 就围成了网袋。”

“真行啊！”

大吊网杆吊起了网袋，鱼儿好象古代的银索尔似的，透过网袋闪闪发亮。这一网打得真不错啊！

实际上，这一网鱼是归船长，归这个走运的门外汉所有的。巴特里西奥神甫高兴了，但是他又自问，他们是怎样发现鱼的。

“在迷雾中我可什么也看不到哇。”神甫说。

“在您身边的那个声纳响起来……就记下了鱼迹。”霍苏埃说。

“说‘你’吧。”神甫急于表示友好 纠正他说。

“就在您身边。”霍苏埃强调说，“我不赞成那种出于需要的你我相称。”

“怪不得这个仪器一响，我就象发了疯一样。纸带上的

这些墨迹就是沙丁鱼吗？”

“是的。。”

“那一台仪器叫什么名字？”

“回声探测仪。它可以探出鱼群在多深的海里。我们返航吧？”

“我们不再打鱼了吗？”

“船舱已经满了。瓜达卢佩号是条小船，鱼再多往哪儿装呢？”

一桩意外的事故又把巴特里西奥难住了。收网的时候，鱼网缠住了螺旋桨。

“我们该怎么办？”神甫请教霍苏埃。

恩玛努埃尔·席尔瓦老头听到这问话，急忙地说：

“这就该由船长潜到两米深的水里，把网扯下来。”

“您嘴里咬着把刀子下去；在几秒钟里干完，否则会淹死的。”奥里亚诺插进来说。

“我穿着法衣恐怕不行吧！你们中间有人能行吗？”神甫说。

“那要看是谁了，”霍苏埃说，“您去同比波商量 他是个潜水的好手。”

“一百索尔 比波 我给你一百索尔……”

“神甫 您还是自己干吧。”

“一百五怎么样……？”

“二百 我马上下去。我能在下面呆着。”

比波脱光了衣服，牙齿咬着刀子，从船尾下去，跃身扎入水中。他在深水里游近螺旋桨，割断网绳，解开了鱼网。一会儿，他浮出水面，抖落头上的水，喘着气看了看手扶栏杆正在看着他的神甫。

“神甫 我的二百索尔呢？”比波说。

“上了岸我就给你，我没带钱。”

“嗨，神甫，您要不给，他到死也会盯住您。谁也别想骗过他 他又不信上帝。”恩玛努埃尔·席尔瓦挖苦地说。

巴特里西奥神甫的一些有权势的同胞邀请他到西班牙总会去。这些人都是佛朗哥大元帅的敌人，他们从独裁者的剑下逃出来以后，成立了一个社团，只吸收本国人参加。他们中间大部分是船老板，在发迹之前也都跟巴特里西奥神甫差不多，因此，巴特里西奥也决意加紧奋斗。这天晚上，他们说是要庆贺他的成功，因而把他叫到总会去给他创造个气氛，同时也想拿他那副与海员不相称的教士模样嘲弄一番，然而他又狡猾又机灵，他心想，看到底是谁捉弄谁。

后来，神甫每次出海回来，总要到总会去打打扑克，喝点威士忌酒。他操着一口加泰鲁纳^①乡音，辩论的时候从来总占上风；说话夸夸其谈，头头是道，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那帮人也听任他自我吹嘘，夸耀他的什么美德。在他

^①加泰鲁纳，西班牙东北部地区，包括巴塞罗纳、塔拉哥纳、莱里达、赫罗纳等四省。

们看来，他无非是个吹牛家，跟所有那些从祖国到这一带来冒险的无名之辈没有什么两样。那时候，他睡在一家鱼粉厂的门口过夜；他们看到他如此潦倒，就拉了他一把。不过他们看出了这个人的才能，尽管他一副无赖相，倒是有点学问。他是神学院出身，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一些船老板因此不敢对他怠慢。尽管如此，那些不懂礼貌的小人还是把他看成一个欧洲佬。这些人翻出他的历史，而他的历史也是相当复杂。巴塞洛纳大主教管区本来应该对他起诉，因为他盗用了圣公会办慈善事业的钱。他把这笔用来买粮食给赈济所的款子吃喝玩乐花光了。他自知还不出这笔钱，就搭上一条货船，坐在装饲草的船舱里到了这里。他一副流浪汉的模样，浑身是猪一般的臭味，下船到了码头上。他打听到西班牙人开的鱼粉厂，就直奔而去，自信能够达到目的。船老板们动了恻隐之心，同意把他安置到瓜达卢佩号上。

后来，他也学会了使那些船长声名狼藉的鬼花样，在船上吃空额。有一次，霍苏埃指责他的这种无赖行为，神甫回答说：“这是我和船老板的事，你最好还是闭上你的臭嘴。”由于霍苏埃不断揭露他的阴谋，他便怀恨在心。一天下午，当这个渔工下舱去打扫舱底的时候，巴特里西奥神甫偷偷地关上了舱盖。霍苏埃正好没戴防毒面具，开始被鱼腥味所窒息。他猛烈地咳嗽着，终于打开了舱盖，走上甲板。奥里亚诺脱下衬衣，给他打扇。

“舱盖是谁关的？”霍苏埃气愤地问，“准是那个想害死我的人。难道他就没有看到我是下去打扫舱底的吗？”

“舱盖自己是不会关的。”奥里亚诺说。

“大家都看见我下去的。这是蓄意谋害，我非要把这个奸贼找出来不可……巴特里西奥神甫哪儿去了？”

“在他的船舱里。”奥里亚诺回答说，“会是他吗？他不是没在场吗？他在睡觉。”

“我看看他去。看他怎么睡我就知道是不是他了。”

他们没有得到教士的同意就冲进了他的船舱，他没来得及挡住他们。

“神甫，您是在睡觉吗？还是在等我？”

“你先回答我，谁让你进来的，简直太放肆！”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有件要紧的事我要弄清楚，因为它关系到我的生命问题。”

“你说的是什么事？”

“我没戴防毒面具在打扫船舱，有人关上了舱盖，想让毒气闷死我。”

“这……”

“我敢打赌是您。您敢跟我一起下舱去闻闻毒气吗？”

“一个信教的人怎么能害人性命呢？你的头脑有病了吧……快祷告吧，孩子！”

“神甫，您听着，这帮人我信得过，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都不分你我一起生活；我们也都在为获得起码的权利

而斗争。可是我绝不相信一个没有社会正义感的外国人。
所以 我永远要怀疑您 而且要提防您再在背后捣鬼。’霍苏
埃故意这么说着，说完就跟他的那帮人出去了。

第二十章

昌蒂领到第一次工资，简直喜出望外。他被委任为渔工代表，任务是监督漏斗秤，谨防船老板们，不让他们白白拿走一公斤沙丁鱼。他学会了用牙齿咬住铅笔，用嘴巴写字。当然，那些数目字谈不到写得十全十美，然而可以清楚地认得出来。昌蒂是忠实的，不会被船老板收买，因为，直到那时候，渔工们还认为，代表们都是和船老板串通，假报斤两，使船员们吃亏。但是他们也怀疑昌蒂的忠实能够保持多久，因为也有象他这样的人，起初是廉洁的，但要不了多久就被引诱过去。然而，大家说，他的残废，无疑是他为人正直的一个保障，因为要不是这样，他的职位就会不稳。一旦他犯了这种错误，就会背着工贼的污名被辞退。那他上哪儿去工作呢？人们是由于伙伴关系向他伸出一只手的，他也不能以跟他们捣蛋，使他们失望来报答。“昌蒂，有的秤不准，你要好好监秤呀！”他们常对他说。确实，有一天下午，他发现一台漏斗秤漏掉了四十八公斤以后，收到的单据上数字就增加了。

“我的上帝！”他在工会里说，“他们偷了我们多少吨沙

丁鱼啊，那漏斗秤和他们的厂一样破旧了！”

昌蒂流着眼泪把他的全部工资交给了雷梅迪奥丝，充满柔情地请求她再也不要干那种事了，因为用她得来的钱买东西都带着苦味，这是他在嚼着她设法弄来的面包时体会到的。他打算把孩子们从育儿院领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将尽力工作。可是，如果为了养活他们就将背叛渔工们的话，那他宁愿让他们留在那个地方的。夜深了，他还在练习用嘴咬笔写字。他写的字和数目字越写越好了。联想到童年时刚学写字时的情景，他想：“问题在于练习。”可是当他想到有朝一日他会失掉牙齿，他又吃了一惊。“那时我就不能用嘴写字了，”他自言自语地说，“也不能这样咬着碗吃东西了。”近来，他已经不再需要雷梅迪奥丝，吃东西也不用别人帮助，尽管会把胡子弄脏。为了不要别人给他系鞋带，他穿起了木拖鞋。但是还有需要雷梅迪奥丝的手帮忙的事，那就是穿衣服。为了不麻烦她，他甚至可以不光着身子走出去。

昌蒂买了一把吉他，学会用脚弹几首小曲子，显示了他的刚毅和能耐。他把琴平放在一块席垫上，免得弄坏琴背。他光着脚，用脚趾按着琴域，弹出的音乐仿佛在同他一起哭泣。雷梅迪奥丝常说他：“你弹琴就象夏威夷人那样，把琴平放着。”如果他能弹得好了，那该是多么美妙的景象！他是如此地爱他的妻子，所以他用自己的钱买了个背包挂在背上给她带食物回家。他这段时间的生活，完全归功于霍

苏埃。

雷梅迪奥丝回来了，一手牵着美丽的希塞拉。自从她可怜地成为孤零零的一个人以后，她的鬃发已经失去魅力。昌蒂看着她们，心里觉得他的妻子和那个疯女人一样的痴，因为既然没有能力领出自己的孩子，却要负责照料这样一个病人，实在可笑。

“我把她带来了，”她说，“那些游手好闲的人都在欺侮她。”

“由我们来照管她 麻烦的事不就更多了吗？”昌蒂不满地说，“让她回自己的家吧。”

“唯一照顾这可怜的人的就是她的祖母。可是那老太婆又老又病，昨天我还见到她在要饭。希塞拉就住在这里，让我设法把她送进疯人院去。”

“你不知道我积钱是为了把孩子们从育儿院里领出来吗？”

“孩子们回来了她就走。”这女人坚决地回答。昌蒂于是同意了。

“那她睡在哪里呢？”

“就在孩子们的床上。睡在地下她要病的。最近她就在驳船上睡觉，这不够苦的了？我决不能再让那些坏东西欺侮她。”

“你想怎么办呢？”

“我要给她洗个澡。她的头发脏得都纠在一起了。我要给她洗头，给她吃饭。她瘦了。你想想她原来是个多好的人哪！”

“说不定她的病能治好。”

“我要把我身上穿的衣服给她。”

下午，昌蒂心里想着希塞拉的事去上班了。希塞拉来夺走了他的孩子们的面包。然而她是无辜的，这都怪雷梅迪奥丝，她老是想出新花样来。她对她自己的父亲也是这样，一心希望看到他生活得更好一些。她这一次和从前对她死去的父亲同样的乐于助人的精神，显示了昌蒂一向用热爱予以鼓励的同情心。

满载着鱼的渔船压低着船尾陆续驶来。昌蒂想到他将多干几个小时的工作，要延长监秤的时间。这晚上他不会睡好，因为这类病人常常要惹麻烦。但是他决定忍受一下。他勉强地一直干到傍晚，就急急忙忙地在黄昏中走回家去。两个女人都不在家，只有鲍比在，它两脚缩在肚子下面，正睡在床上。他终于感到很痛苦，因为没有一个人给他点灯。这时，他多想让人做些特别长的火柴以使用嘴来点火啊！

两个女人回来了。希塞拉穿得干净整齐。昌蒂想：“雷梅迪奥丝也许受了那些女人的影响，因为她把希塞拉也打扮起来了。”

“你把那件结婚衣服怎么了？”昌蒂说：“把灯点上。”

“我把它扔在垃圾堆里了。别以为我们是出去散步的。”

希塞拉逃走了，我奔出去找她的。”

“傻瓜 太傻了。干吗把她找回来呢？”昌蒂心想。

希塞拉用拳头敲着喊：“盖洛……盖洛……”的时候 雷梅迪奥丝不耐烦地对她说：

“听着，盖洛巴纳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再也不回来了。你别再到码头上去，因为哪条渔船上都不会有他。”

“笨蛋！”昌蒂想，“这个可怜女人怎么会懂得这些事？”

昌蒂在绝望之中，很想大声叫喊，发泄一下心中的怒火。自从他妻子招来了这件麻烦以后，这种怒火使他的血都快沸腾了。但是一想到他们的感情已经很脆弱，就忍了下去。

可是，被这个疯女人的痴癫行为拖累的，却是雷梅迪奥丝而不是他。她要防范其他人欺侮她，要一匙匙地喂她吃饭，要给她洗澡，让她睡觉。可是她却毫无怨言。希塞拉一个人独自留在家里时，常常开门出去，在街上乱跑，被人欺侮。昌蒂觉得无法忍受，就一个人到街上去蹒跚。有一次希塞拉在街上碰到他 竟对他说：“你是盖洛巴纳吗？”昌蒂没有答话，伤心地继续走着，对自己的生活也感到厌恶了。

雷梅迪奥丝为了解决希塞拉逃跑的问题，在墙上高处钉了一只大铁钉，拴了一根铁链子，把疯女人拴在那里。

他们两人出门时，她就一连几小时这样拴着。有时候，疯女人在喊：“喔……唷……”喊声引起了邻居们的好奇 他们把耳朵贴在门上听，想搞清楚里面的秘密。于是，一个

女人被拴在屋里的话就传开了。警察来到昌蒂家，破门而入，正好抓住一个在欺侮疯女人的坏蛋。

不幸的女人不知道这个人是坏人，嘴里还在说：“他是盖洛巴纳 是盖洛巴纳。”

邻居们说：“那个坏蛋是翻过畜栏的墙爬进去的。”警察抓他的时候，他正在察看系在希塞拉腰上的链子。

雷梅迪奥丝使昌蒂陷入了又一个纠纷。法官发现希塞拉已经怀孕至少六个月，因此，不可能是那个当场捕获的坏人干的。

“那么您怀疑是我 啰？”昌蒂说。

“是的。”法官点点头回答。

“碰到这种事情 只怪我娶了个蠢女人。”他说着流下眼泪 也没有人给他擦。“我早就同雷梅迪奥丝说过 我们穷得不能再穷，还要负担希塞拉，真是荒唐。可是她尽管穷还是留她住下了。我要证明我同这个疯女人没有任何关系，是我女人为了防止她在街上被人欺侮，才把她拴起来的。”

“我们在您家里抓到的那个人，是最近认识她的。那么 是谁使她怀孕的呢？”法官问。

“我是那个要同她结婚的盖洛巴纳的朋友，先生，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呢？”

“他在哪儿？”

“淹死了。在捕鱼时死的。希塞拉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就精神失常了。”

“事情越来越清楚了，”法官说，“我们需要一个证人。传雷梅迪奥丝……”

这个年轻女人脸气得通红，嘴里骂骂咧咧地走了进来，对逮捕她丈夫表示抗议。

“您先坐下。”法官对她说。

“为什么你们把他抓起来？”她高声喊着，“他有什么罪？要是为了这件事，你们把我抓起来好了。”

“把您抓起来？”

“我是想做好事，才把她从街上带回家来的。您知道吗？先生，这个女人穿得破破烂烂，被那些流氓欺侮。我今后谁也不同情了。”

“请您安静下来。现在您说，您知道以前是谁和希塞拉一起住的？”

“她祖母。也是个可怜的女人，邋里邋遢地过日子。”

“您能把她带到这里来吗？这是很重要的。也许您的丈夫就可以释放了。”

“我知道了……我去把她找来。”

霍苏埃怀着极坏的心情，到牢房里来探望昌蒂。他为他作了多少努力，想不到这个从前的渔工竟是一个伪君子，辜负了他对他的期望。“没见过一个残废人竟干这种坏事。”他走近牢房的铁栅时这样自言自语。但是，当昌蒂向他解释误会是怎么产生的以后，他又恢复了对朋友原来的看法。

“原谅我 昌蒂，”霍苏埃说，“我错怪你了。我还以为是你干的。那么，希塞拉是在精神失常以前怀孕的了。所以，盖洛巴纳曾经对我说过，他应该结婚。他每次上岸都去找她，他们感情很好，结果就发生了关系。”

法官双手握拳，听着霍苏埃的证词。面前是一个善良的人，牢房里关着一个无辜者。

“当然，监狱就是关坏蛋的，”法官说，“但是这次却不一样。我一开始就觉得昌蒂不会干这种事。他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

“昌蒂是个绝望的人，”霍苏埃说，“他想恢复过去的样子，做一个生气勃勃，闯劲十足的人。他没有时间去转这种念头……”

法官慢吞吞地取出一支雪茄，点燃了，嘴里吐出一口烟。和雷梅迪奥丝一起走进来的一个小老太婆，猛烈地咳起嗽来。烟味使她难受。她围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裙子。她好容易走近了法官的桌子。她发誓说希塞拉的孩子是盖洛的……她总是这样叫他的。

“事情真相大白了。”法官说着，弄灭了雪茄，免得折磨这个老妇人。

“我说，法官。”她小心谨慎地说着，“她生下来后人家就把她交给了我。她的母亲不是我的女儿，我只是她家的管家婆，她的父母因为过分骄傲，把孩子交给我管教。事情开始是一个叫拉法埃尔的军人，引诱了希塞拉的母亲维希

尼亚。这个穿着蓝上衣红裤子军服的小伙子，把她抢走了。从此，她就被一向很看重贵族血统的傲慢的父母抛弃了，再也不要见她。那个军人是酒鬼，把她带到一间阴暗的房子里，不见阳光，成天点着灯。您想想，住惯了高楼大厦的维希尼亚竟然住在这个猪圈里。那个混帐东西还不给她饭吃，把她锁在屋里，自己上街游荡。我给她送一包包吃的东西去，从高高的窗户里传给她，还得要踮着脚尖。”

“老太太，请具体讲讲希塞拉同盖洛巴纳的夫妇关系吧。”法官说。

“我就是要讲这个，先生。我对您说，他是个酒鬼，还有，他跟另外一个女人结过婚。这还不算，他让她在寂寞的小屋子里慢慢死去，他却逃走了，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她呢，已经快生孩子。她肚子疼的时候，喊人把门打破，进去给她接生。她的兄弟们知道她被坏人欺侮，倒原谅了她。可是他们不原谅刚生下的希塞拉，希望她死掉，认为这孩子辱没了门庭。最后他们把她送给了我，是我给她取的教名。后来维希尼亚要来领女儿，她的兄弟们硬要她到欧洲去旅行，病死在那里了。”

“太太，”法官打断她说，“您谈谈您知道她有孩子的事。”

“我这就要谈到，法官。她跟着我学会了教义问答。她从小长大，跟我一样相信上帝。天天晚上我和她拿了念珠祈祷。教堂里的神甫用施舍的东西接济我们。我们老是在

一起……相依为命。我们穿着素服从这个赈济所到那个慈善会，两个人分吃一个面包就够了。那时候遇到了文雅的盖洛巴纳，他和希塞拉调情。我对她说，你找到了未婚夫啦。他们在渔船上谈情说爱，她天真地什么都对我讲。”

“这才言归正传了。”

“您想想，盖洛巴纳到家里来的时候，有一次希塞拉对我说：祖母，忏悔神甫问了我一些事，叫我脸都红了……我吻了吻他的脚，请求他原宥……他对我说：你是被黑暗蒙住了眼睛……”

“老太太，不用再讲了。您提供了一个证明，使昌蒂恢复了自由。您认识他吗？认识就说认识，因为这就要办另一件事了。”

第二十一章

工会准备了一间教室，让船长和船员们在那里学习数学和有关航海课程。那些目不识丁的人还得先学字母。当然，对于这些老海员来说，象孩子那样还到这个“小学校”来上学，这可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过，谁要想得到一张远航船长的证件，这一步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总有一天沙丁鱼会远离海岸，而要到那些陌生的海域去航行，必须是真正的海员才行，即既懂理论又能实践。一个船长，不管他现在如何精明能干，如果他看不懂海图，在船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不会知道采取什么措施来救他的船员。有那么一些人，或者从小就在海边弄桨，非常熟悉海湾；或者在甲板上走来走去，爬上主桅比杂技演员还熟练；或者能下到底舱去舀水，或者识得一点风向，能在紧急情况下利用，但是他们不知道怎样在航行时确定一条最短的航线，只会在眼睛看得到陆地的岸边航行，这显然是既落后又费时间的。此外，这些头脑不开窍的船长们还不认得许许多多涨潮时隐没在水中的礁石，这是航海时最大的危险。由于这一些和另外一些原因，这个“小学校”就决不是瞎胡闹。霍苏埃对

它很支持，他对那些不愿上课的人说：

“别不好意思了，快进教室去吧。假使那少数几个已经坐在那里的人一旦超过了你们，他们就会更有地位，因此也就更会受到船老板们的重用。船老板们会给他们更好的渔船，保证他们的工作有保障。从另一方面讲，我们将能证明我们提出的要求是正确的，即：所有的船长都应当是土生土长的秘鲁人。因为我们将有条件跟任何外国人比一比，他们因为有技术而自以为是，尽管在很多的情况下，他们的愚昧无知是一目了然的，譬如那个巴特里西奥神甫。”

“刚才你说到工作有保障，但是船老板却把我辞退了，因为……”一个船长欲语又止。

“因为什么？”霍苏埃追问，“你说说看。”

“因为去年我只打了七千吨沙丁鱼。”

“如果你多有点学问的话，你就能打一万二千吨了。”

“实际上是船老板找了个借口；他给了我一张破网，用这张网，我可永远别想打到一万二千……”

“在港务局里告你状的可多着哩。”霍苏埃反驳说，“船员们控告你虐待他们，要求把你辞退。船老板不愿找麻烦，因此找了个借口……我是知道这个情况的，马尔科斯。”

“进不进来？”一个海军教官从教室里走出来说。他胡子刮得光光的，目光很严厉，模样象德国人。

他们终于耷拉着脑袋进了教室，坐在后面的几排位子上，藏着脸，避开教官的眼光。

“现在我们来谈谈航海术语，”这个教官说，“在船上各种东西都有另外的叫法。”

他在黑板上画了个简图，然后和蔼地问：

“这个装置叫什么？”

“这是个马加壳，谁不知道啊！”马尔科斯抢着回答。

“您刚才说的是俗称，它的技术名称叫滑车。”教官更正说。

“先生，”马尔科斯截住话头反驳他说，“我出海二十年，从普通船员当到船长，听到的都把这种东西叫做马加壳。”

“在起初，马加壳是洪都拉斯一种花边银币的名称，价值相当于一比索；后来，马加壳是指一种短尾巴臀部有茧的猴子；最后，马加壳成为拉丁美洲的俚语，用来形容一切丑陋和讨厌的东西。您看，它在哪一点指的是这种装置呢？”

“因为根据辞典，马加壳这个词并不指这个装置，那么，我们两万名渔民虽然都这样讲，现在却要抛弃这个名字不用吗？”马尔科斯气忿地争论说。

“任何航海机具的名称都是由它们的发明者来起的。因此，理论家和实际工作的人都用科学的名字称那些东西，以便更好地互相理解，岂不更好吗？……现在，请允许我来谈谈罗盘。船只在航行的时候，这指针指示着方向。舵手据此以确定航向。但是突然起了风，就会使船偏离航向，因此，船长必须时刻注视着这指针，以修正航向。”

“请原谅，教官，”坐在第一排的一个船长说，“您所讲的

一切，我都懂，您没有什么可教我的了 所以我要走了。”他站了起来，向门口走去。

“完全正确。不过，假使您宽容一点的话，您先别走。”教官以谨慎、耐心的口气说，“我很高兴结识航海界的前辈，尤其感谢你们同教官的合作。你们都是豪爽的人，我只想请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不沿着海岸的航行叫什么？我指的是船离开了陆地上的一切标志。”

这位船长一下子愣住了；他哑口无言，就象一个新来的学生。

“您这位老海员啊，这种航行就叫做测算航行。这么简单东西都不知道，这可能吗？您什么都不懂，所以最好还是回到您的座位上去，听完这节课吧。”教官终于克制不住地这么说。

这下子可激恼了全体学生，他们因为同事受到训斥，都抗议着离开了教室。只有霍苏埃还留在座位上，表示支持教官。

“先生 您能重复一遍吗 这很有趣。”他说。

“非常高兴，”由于学生都走掉而陷入沉思的教官恢复了冷静，回答说，“但是，显然这里既没有教师也没有学生了。您是船员还是船长？”

“我两者都是。怎么称呼我都行，甚至叫我见习水手也可以。”

教官在课桌上滚动着粉笔。他又掏出烟盒，若有所思

地作手势请霍苏埃抽烟。

“老师，您要知道，海上的人是很急躁的。他们这样无理地蔑视您 我很遗憾。”

“难道我不也是个海上的人？使我生气的并不是那个人没礼貌，而是他缺乏求知的欲望。您可能不会相信，我原先也是个渔民，而且我的父亲也是渔民。后来我参加了海军，并不是由于上层阶级的关系，而是凭着自己的能力。”

“当士官生吗？”霍苏埃怀疑地问。

“不当水手。”

“那么……您怎么会当上军官的？您在开玩笑。所有海军的官职都是世袭的。一个寒酸的穷渔民能加入海军吗？”

“我是说 起先我是当水手 后来我学习航海术 成了一名技术员，终于因为成绩好……进了海军学院。”

“您对目前当教官满意吗？”

“并不十分满意，教官放低了嗓音 感慨地说“我如果还是渔民的话，现在就有钱了。”

“我不懂。只有船老板们才有钱。”

“只要愿意，渔民同样能够。问题在于他们不知道渔场。我知道一个尚未开发的海域。我们能够在那里连续打十年鱼 不会影响鱼源 也不需要渔禁期。”

“那么到那个海域去的渔船呢？”

“这正是问题所在。有一条三百五十吨的渔船就好了。”

我认识这片黄金般的海洋，它象原始森林一样未经开发。”

“您也被沙丁鱼迷住了。”

“我们会有钱的，而且会比您想象的还快。”

“这片黄金般的海洋在哪里？”

“这是我的秘密。我发现它是我和父亲在海上遇难的时候。那时候我紧紧抓住船上留下的唯一的一块护舷木，一阵从大陆吹来的风把我吹到了那里。我在天与水之间漂流了好几个钟头，被成百万条鱼围着，擦着我的身体，弄得我浑身发痒。我从来没有见过一片平静的大海里竟有如此富饶的资源，整个海面都闪耀着鱼鳞的银光。一艘油船把我救起时，我非常惋惜地向那些在海面上波动的鱼群告别，但是我下决心一定要回来开发它。”

“您不认为其他船只已经发现了……”

“不会，因为这个海域在通常的航线之外，船驶进那里会碰到沙洲、险礁和浅滩。我研究那个地方已经二十年了。”

“如果我弄得到一条好船 我带您一起去。”霍苏埃说，很同情这个人的梦想。

“您去弄船吧 我们一起驶向这个富饶的海域。”

“这样的冒险不会是一场梦吧？”

“每次我走过码头看到那些渔船时，心里痒痒的，恨不能弄一条到手。船不使用，停泊在那里让它生锈吗？我看那些停在泊位上的船真是未老先衰了。”

“您可别这么想。每一条船在五年里已经生产了一亿索尔，也就是说，比它本身的价值多了二十倍。船老板们完全可以随意把它烧毁……”

“您不是说我们需要一条三百五十吨的渔船吗？一个被我们憎恨的人有这样的船，他就是：菲加里。”

一位浅色眼珠的姑娘正在打字誊清草稿。她不经意地抬头对这个外表粗鲁的渔工看了一眼。霍苏埃本能地感觉到：“她以为我要跟她调情了，把我看作是那一种人。在她眼里我该是多么微不足道！这些漂亮的女秘书多么虚荣！”

他等着菲加里。他在想这个渔业霸主，想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如此贪婪，已经有了五亿索尔还想更多，尽管他自己知道这一辈子怎么也用不完。“他想跟奥纳西斯^①一样吗？为了什么呢？为了抚摸最美丽的女人的胸部；为了买下一个小岛，自立为王；为了占有一座城堡，被妃嫔们簇拥着享福；等到老得快死的时候，换一颗年轻的心脏，再活它八十年。大概就是为了这些，所以他想成为一切渔船的主人，成为一切鱼群的主人，成为整个共和国的主人。一个人的身体怎么能够忍受得了呢？……他有一百五十条渔船搁置在那里不用，因为它们是小船而不让它们出海……同时，却有成千的渔工因为没有船而饿死……”霍苏埃想，这些下

^① 奥纳西斯 (Onasis, ? ——1975 年) 希腊籍的航运业资本家。

锚停泊着的渔船在生锈，政府应该没收它们，用来捕捉食用鱼。然而菲加里却能够随心所欲，想把它们搁着就让它们搁着。世界上有多少残酷的事！为了不让有人竞争，他就不给渔船。于是霍苏埃禁不住自言自语地说：“只有一个办法：夺船！”

女秘书听见吓了一跳，以为这个渔工在想入非非了。她重新打起字来。霍苏埃也又陷入了沉思：“我们把渔船夺过来，反抗这个渔业霸主的意旨，出海去。但是巡逻艇的机枪会把我们都打死的。”

他继续等着菲加里。他看着这个姑娘的匀称的腿，浓密的头发衬托着一张皮肤细腻而白皙的脸，瘦削的肩膀顺着浑圆的胳膊延续到雪白的双手，以及染成粉红色的指甲。高耸的胸脯和束紧的腰身使她具有一种诱人的魅力。霍苏埃第一次羡慕起富人来了。

“霍苏埃！菲加里高声喊起来，不免有些惊讶，“你找我吗？那么你的傲气不就一钱不值了吗？有什么事哪？”

“来谈一桩好买卖，”霍苏埃回答，“我想要一条三百五十吨的渔船。”

“哈哈，你别来逗我了，霍苏埃，你疯了，你想让他们绞死你吗？你是退出了工会呢，还是又想当船长了？”

“我准备承担后果。我要让人家知道，我是一个有本事的渔船船长。”

“霍苏埃，用不着多说一句话！我的那些大船就在那

里，出海去吧！把海洋里的宝贝都捞起来，让你跟我一样有钱有势。我的船每条值三千万索尔，我添置这些船可不是为了做装饰。我的鱼网都是四百疇的，海里所有的水产都能捞得起来。干吧，霍苏埃，去抓沙丁鱼；我们来建立一个渔业帝国！”

“现在要靠他的大船了。”霍苏埃心想；他会说我背叛了同行。他以为我和其他人是一样的：开始跟他斗争，最后被他收买。”

“霍苏埃，”菲加里说；“我曾经有过一个心腹 哈哈，哈哈！他和我相处很好。他就是拉巴杜。你能够代替他。只要你保护我的利益，这些渔船就是你的。在我之后就归你统率。你是聪明人，但是缺乏雄心壮志。告诉我，是什么使你站到我一边来的？”

“我没有背叛任何人，”霍苏埃回答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发现了一些富饶的沙丁鱼海域，为此需要专门的渔船。”

“什么？”

“这些海域很远 得有大船才能去。”

天空布满星斗，月亮在灰色的云雾之间躲躲闪闪。霍苏埃和海军教官以及怯生生地找着自己铺位的船员们，已经登上了巨大的渔船罗萨纳号。那是凌晨二点钟，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群渔工，打着唢哨，嘴里骂骂咧咧地站在码头上；他们骂霍苏埃和他的一帮人是工贼，是叛徒。教官脸不

改色，然而霍苏埃却心情沉重地走进了驾驶室。教官跟着进来，他们查对了海图，划出了航线，那地方位于西南方六十海哩。这是个陌生的海域，也是不容易航行的海域。霍苏埃预计着可能碰到的礁石，沙滩，狂风，暴雨和高达八米的巨浪。罗萨纳号航行着，一直到东方发白，还是一片宁静的气氛，海面在阳光照耀下映出明亮的天色。这真是神圣星期四的安宁^①。庄严而安详的罗萨纳号继续着它的航程。它经过英菲尼约 阿蒂角 圣胡安 圣洛马斯等海域 最后离开了海岸。风暴起来了，教官寻找着指示危险地点的浮标红灯。但是哪儿也找不到。于是他举起望远镜，只看见奇形怪状的浪涛象沙丘一样升起来，挡住了他的视线。雷达指出了目标。

“我们到了这个海域。”霍苏埃说。

果然，坐在船头的奥里亚诺叫起来：

“鱼群！”

多么壮观而丰饶的鱼群啊！沙丁鱼在水面上露着小脑袋，象一幅宽广的紫黑色的地毯一样，无边无际。各种各样颜色的大鱼吞食着小鱼，然而鱼种不会灭绝。水温很高，至少有十九度，水面上闪烁着这些美丽鱼群的银光，甚至用手都能捕捉。霍苏埃喊着：

“大家准备！”

天主教风俗，指耶稣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四。

兴高采烈的船员们在甲板上辛勤地忙碌着。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一会儿，网就准备好了。他们把这四百呎的围网撒了下去……好极了！一网就打了三百吨沙丁鱼！这海域是如此辽阔，以至要梳它一遍，一天都来不及。

他们满头大汗，在“漂流着”。太阳把渔工的皮肤染上了一层古铜色。

“鱼很多 不是吗？”霍苏埃说：“今天干得不错。现在趁风暴来到之前，我们回去吧。”

“是谁把浮标弄掉了呢？”教官沉思着说：“我怀疑是哪条外国船发现了这里的富源，他们想占为己有，所以弄掉了浮标，使其他船找不到这块地方。这么说，他们已经在这里捕过鱼了？我本想把这一带的鱼源留给我们自己的。霍苏埃，我们要来得更勤些；我们要带上武器，把所有想抢夺我们资源的船只赶出去。”

“我不喜欢你的想法。”霍苏埃回答 他不大赞成使用武力。

“这个人打鱼这么在行可真有些稀奇，”比波说：“我记得不久前菲加里雇用过一批退伍的海军军官，让他们驾驶他的渔船，以此来奚落我们这些船长。他说他需要有学问的人。但是六个月后，他又把他们都辞退了，因为这些人连渔场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尽管如此，”奥里亚诺说：“船老板们还是把船长的职

位交给那些西班牙冒险家。这些人在他们本国国内都是小地主，鬼知道他们是怎样弄到证件的。我们要读四年书才能得到这张硬纸片，甚至有人有了这张硬纸片，也还只能打短工。总有一天，所有的船长都将是西班牙人，然后，所有的船老板都是……这是因为他们把儿子，兄弟，表兄弟，朋友都塞了进来。”

“还得看看他们是怎样对待我们的，”戈多插进来说，“他们到东到西骂人。你还记得那个总是这么说话的西班牙人吗：‘我操他妈的上帝……’许许多多的下流话，连上帝都要辱骂。在岸上他们好象挺有教养……得听听他们在海上是怎么骂的！”

“他们坚持说 在法律上他们和我们享有同样的权利。”奥里亚诺接着说，“他们还说什么有双重国籍的协议。他们竟然可以取得秘鲁的国籍！然而他们永远不会是秘鲁人！”

“只有政府颁布一条法令，禁止外国人当渔船的船长，我才有希望当上船长，”比波说，“没有一家鱼粉厂没有西班牙人当船长的，‘罗西塔’，‘秘鲁’，‘圣塔阿尼塔’，‘特立尼达’所有的工厂 统统都有 真是糟糕透顶！”

“颁布一条法令有什么用？要知道港口的主管每给一个船长的职位就可以捞到十万至二十万索尔。这里一切都腐败透顶，统统见鬼去吧！说到霍苏埃，霍苏埃是什么人？他是船长，有证件的船长！但是他当普通的船员当了多少次？又有多少次打短工？要不是向菲加里这个外国佬‘低

一下头’ 他还不是照旧老样子？恩玛努埃尔·席尔瓦一字一句地评论说。

“他们拿这些船长怎么办呢？”奥里亚诺提高了嗓门说，“给一张‘板凳’也要收八千到一万索尔哪……”

“板凳？”

“对了 我是说 让一个船员上船 你不懂这行话吗？”

“没有比港口主管更作恶多端的了，”戈多说；“有一次我看见有一个船长和他的船员凑了五万索尔去孝敬这样的一个孬种，这家伙把钱收进腰包，而船却一直没有给他们。船员们当然不去质问这家伙，而是去控告船长；那船长至今还关在监狱里。”

罗萨纳号返航离开码头还有十海涅航程时，一群白色的海鸟向甲板上扑来，引起了船员与鸟之间的一场斗争。这些海鸥拚命想吞吃沙丁鱼；它们用翅膀拍击着船尾，好象要人们打开舱盖。船员们拿棍子赶着，但是这些鸟顽固得厉害，一会儿停在缆绳上，一会儿飞到桅杆顶，准备随时扑回船舱。奥里亚诺赶着一群鸟，被缆桩绊了一下，两条腿滑到水中，身子吊在船舷上。戈多和霍苏埃把他拉了上来。“这群该死的水鸟！”他骂着，忽然想出了个主意，走进厨房，把残羹剩饭从舷窗里扔出去。那些饿极了的海鸥马上向从船里不断抛出的食物扑了上去。

教官老是希望自己的命令受到大家的尊重。但是，在

罗萨纳号上，他只不过是外客，一个报酬优厚的向导。当菲加里称赞霍苏埃，任命他担任大渔船的船长，简直有些象舰队司令那样时，教官非常不满。他指责霍苏埃窃取了他的荣誉，因此，作为报答，霍苏埃必须服从他。然而最大的分歧发生在霍苏埃说要把航线告诉其他的大渔船，让它们也到那个海域捕鱼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这个渔场，它就属于我们所有。”教官生气地说。

“我们可不能把这一片属于祖国的海洋据为己有，”霍苏埃平静地回答，“不然，我们就违反渔民的权利。现在我们知道，大海要比我们想象的慷慨得多，我们是能够富裕起来的。”

罗萨纳号的成功轰动了整个码头。被这个消息所振奋的船长们和船员们都在相互打听。

“这些象金矿一样的渔场在哪里？”

“这可是罗萨纳号独自开发的。”

巴特里西奥神甫财迷心窍，睡不着觉。他看见那些渔场里不是鱼，而是数不清的钞票和银币在水面上漂浮。他失去了霍苏埃很痛心，否则，霍苏埃会把他领到这充满无数鳞光闪耀的鱼群的黄金海里去的。在他那条又小又旧的瓜达卢佩号渔船上，他被贪欲所折磨，于是决定尾随罗萨纳号出海。

第二十二章

大胆而又不负责任的神甫，把捕鱼想象为一件容易而刻板的工作。他被传说着的渔场引起了兴趣，雇了一批船员出海。他讲了那个海域的奇妙景象，对这伙冒险的短工们说，要使这次出海成功，关键在于紧跟罗萨纳号。

罗萨纳号为了不被人看见，熄着灯驶出了港口。瓜达卢佩号盯住它，用长距离探海灯照着它，跟着它的航线前进。

“没有灯光航行很危险，”霍苏埃说，“我们会被撞上的。”

“这样的小船跟不了我们多远，教官回答 意思是指瓜达卢佩号；它经不住汹涌的浪涛。”

为了迷惑瓜达卢佩号，他们向马索尔卡岛和佩拉多岛驶去。瓜达卢佩号被扔下很远，因为它每小时只能驶十海涅。然后，罗萨纳号改变航向，重新向南驶去，很快就在黑暗中消失了。

这时候 瓜达卢佩 号象只钟摆似地左右摇晃，迷失方向驶进了深海。那位船长既不知道该往哪儿去，舵手又毫无

经验，瓜达卢佩号于是摸黑向北驶去，满以为会碰到罗萨纳号。巴特里西奥神甫远远看见一个小岛，他怕得发抖，心想一退潮，船就要搁浅，急忙掉转船头回码头。西南方面吹来的顶风减低了它的速度，船开始发出格格的响声。起泡沫的水进了船尾，渗入船舱，在舱底积起水来。两个短工下去把水舀出。

“船不走了。怎么啦？”神甫说，“你们之中谁在航海方面比我内行？”

“没有。”一个忧伤而低微的声音回答，“我们都是庄稼汉。播种结束，我们就来打鱼，到了收割的季节我们再回家乡。”

大海继续在翻腾，瓜达卢佩号还在不停地摇摆，终于使神甫晕船了。他松开抓着栏杆的双手去摸脑门时，摔倒在甲板上。

“这西南风真厉害 我们没法顶风行驶。轮机手跑上甲板来说。

“上帝啊 我们怎么办呢？”

“等风小一些我们抛下锚，不要白白浪费燃料了。”

“还在摇晃。船就要翻了，我的上帝！怎么看不见有船可以拖我们啊？”

“我们已经离开了航道。”

“我们点起红灯，燃起火堆，让人家看见我们。他们会以为我们在漂流的。”

“神甫，一块船板脱落了，护舷木下面有水漏进来了。”
一个船员喊。

“赶快用东西堵住它。”神甫喊着跑下进水的厨房。

他们用破布、碎网、纸张和其他东西设法堵住漏缝。

主桅吱吱地响着，眼看要倒下。从这时候开始，他们对那些可能打下来压死人的吊杆小心地提防着。

最后，轮机手找到了一捆麻，塞在裂缝里，止住了进水。

突然，船壳又响了起来，轮机手叫：

“护舷木再下面一些又出现了一道裂缝！”

抽水机不停地向外抽水，因为水还在不断地流进来。等到船板开始两块两块地脱落，无法再堵的时候，灾难临头了。瓜达卢佩号顷刻之间就要沉没。必须放弃这条船，上小围船逃命。但是小船还没有来得及解开，大船就一下子沉没了。

“我呛海水了 神甫 可怜可怜我吧 我快淹死了！”见习水手叫喊着。

第二天早晨，只有两个抓着鱼网的遇难者在漂浮着：巴特里西奥神甫和一个船员。其余的人都已葬身海底。船长只顾自己的性命，根本没有去管那些混到渔工里来的农民冒险家是不是都失踪了。

天已黄昏，罗萨纳号按原来的航线回港。那就是说，它向北面的马索尔卡岛驶去，以迷惑它的那些跟随者，然后再

回码头。

正当这时，雷达发出了讯号。霍苏埃预感到发生了不幸的事，他说：

“是瓜达卢佩号！”

他爬上桅楼，远远看见了遇难者，正在为最后一口气挣扎。霍苏埃猜想一部分船员已经淹死，没有说话便急忙下来，操起舵轮，去援救死里逃生的人。

神甫和一个原来是农民的船员得救了。霍苏埃发现他们在咯血。戈多走近这两个奄奄一息的遇难者，说：

“冰冷的海水使他们得了肺炎。必须给他们换衣服，用毯子包起来。”

矮小而灵活的戈多立刻去找他带着的药箱。他取出注射器，给他们各打了一针。

奥里亚诺问：

“这是什么？”

“一种止血剂 给他们止血。”

“那么你是医生 戈多？”

“是的，你感到奇怪吗？”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为了挣钱。我需要钱开一个诊所。以后我会放弃渔业的。”

第二十三章

“巴特里西奥神甫和一个瓜达卢佩号的船员在工人医院里。”昌蒂说，“那个船员原来是农民，卖了家里的羊出来当渔工的。”

“他们怎么啦？”雷梅迪奥丝问。

“船沉了。”

“怎么会沉的呢？”

“那条旧船走得太远啦。”

“那是瓜达卢佩号啰？”

“是的。”

“那条船总是遭到不幸。”

“六个渔工失踪。尸体没有浮上海面，可能已经被鱼吃了，而且总是先吃掉眼睛。”

雷梅迪奥丝走近昌蒂，从背后抱住了他，头靠在丈夫脖子上，哭着对他说：

“要是有一天人家告诉我说，你掉在大海里了，那还是失掉双臂的好。这是上帝的安排，不然，人家也会给我送来这种不幸的消息的。从前，你每次上船出海，我都担心死

了。我的亲戚都是渔民，很多人再也没有回到陆地上来，安息在大海里了，那里就是他们的坟墓，所以……”

“所以什么？”昌蒂问。雷梅迪奥丝的话引起了他的好奇；他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多情。

“所以我总是向莎丽塔，高罗妮娅祈祷让你出点事儿，使你再也不能出海。”

“你说的是什么呢，雷梅迪奥丝，简直是胡说八道！”

“真的，昌蒂，看来圣女是在惩罚我，因为你遭到的不幸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因此请你原谅我。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孩子们好。现在我唯一有把握的就是你决不会死在海里了。那样的话，真是多么可怕呀！”

“萨乌尔已经长大了，他可以帮你干活了。我看他可以到码头上卖吃的……由我来做。”

“我决不让他干这个。”昌蒂显然生气了，说：“难道你愿意看到你的孩子跟那些好象没有爹娘的小流氓一样吗？开始是在码头上闲荡，后来便上船去找吃的，最后就偷东西。到头来，你得到玛朗格教养院，也就是说儿童监狱里去看你的儿子了。不！这可不行，萨乌尔可不能到码头上去。”

“你说得对，昌蒂！可是我看你这样拚命地干，多么难受。你干的活，对一个残废人来说是痛苦的。”

“请你别说了好不好？别再说了。你想叫我哭吗？”

“我怕昌蒂。”

“怕什么？”

“我怕人家把你也开除。昨天我走过码头，看见很多渔工在那里逛来逛去，象是流浪汉。他们要上船干活，但是人家不给他们船。我看见一个山民，口袋里还装着钱，说愿意花钱上船找活干。事情就是这样，昌蒂。”

“还有呢 你还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啊？”

“还听说沙丁鱼离岸越来越远，这里没有鱼了。”

“还有……？”

“还有，既然没有沙丁鱼，也许人家就用不着你了。还监什么秤呢？你就得停工一个时期……那时候……”

“雷梅迪奥丝，你怎么得出这样轻率的结论？他们什么也没有对我说。再说，如果再来一次渔禁期，他们照样得付我工资。”

“因为可怜你吗？”

“不管怎么说，我还能挣钱。如果活儿多的话，还得给我加班费！”

“要是我到码头上去卖吃的呢？”她害怕地轻声问了一句。

“你还想去做‘花蝴蝶’吗 以前你走上了这一步 已经使我够痛心的了。码头上的女人，实际上就是妓女。那些恶棍钉她们的梢，想让她们当自己的情妇。再说，如果你到码头上去，谁来照顾孩子呢？我要把他们从育儿院里领出来了。”

“你是在责备我吗？你以为过去的事情还会发生吗？”

你就为了这个才反对我去干活吗？”

“我对你说的，都是我亲眼看见过的。你不是恨大海吗？可是你却喜欢码头。”

“不是我喜欢码头。难道你不明白吗，昌蒂？我应该帮你干活，我是你的妻子啊。再说，你那儿的活也不保险。你靠的是霍苏埃的影响 因为他 你才在那儿干活的。你咬着铅笔的样子 很多人看着都不舒服 亲爱的。”

“我没让任何人不舒服。我还是认为码头会毁了你的。一开始，那些女小贩看起来很正经，慢慢混熟了就讲些不三不四的粗话，跟妓女们说的没有什么两样。她们和男人一起喝酒，喝得醉醺醺的……有的成了小偷的同伙。这些我见过不止一次了。”

雷梅迪奥丝灰心地坐下来，一边给昌蒂补裤子，一边在想：他的话是对的；他的心多好啊！尽管他残废了，可是为了孩子们，他心甘情愿地拚命努力工作。

她看到准备补在昌蒂裤子后面的一块碎布颜色不一样。她想，如果补了上去，人家会笑他的。想到这里，她生气了，于是换了一块颜色相似的布。当她翻针线筐找顶针的时候，手指被扎了一下，血流了出来，滴在衬衣上。然而昌蒂却笑着说：

“你为我流血了。”

后来，他疲倦地躺到床上，闭上眼睛的时候，又补充了一句：

“但是没有我为你流的那么多。”

小狗鲍比跑到帆布床边，舐着昌蒂的脚掌。他用脚后跟在它的头上轻轻地踢了一下。他让雷梅迪奥丝把吉他递给他。一种怀念的感情涌上他的心头，他又在想海上的工作了。她把乐器放在他的脚边，昌蒂便弹起乐曲来。

“昨天你是好几根弦一起弹的。”她说。

“比较难 但是我能够弹。”昌蒂回答。说着他用全部琴弦弹起了《平民谣》。这是他听会的。他拚命苦练，练得连脚穿鞋都感到疼痛了。

透过窗子，昌蒂忧郁地看着邻居们忙忙碌碌的景象。这是一个热闹的地区，很少有安静，所以他很难睡好午觉。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看见小孩子们在玩耍，不禁想念起自己的孩子来。这座城市里，教堂的高耸的钟楼，现代化楼房的一排排阳台，和那些栉比鳞次的古老住房的屋顶，形成了一种混杂的对比。只有宁静的海湾，停满了船舶，使这个港口城市增色不少。远处，在绿色大海的尽头，展现着一条灰色的带子，这就是海平线。

昌蒂看着一个修鞋匠，正在他的小茅屋门口用机器补鞋。不管人家怎么说，也不怕什么难为情，他专心致志地钉着鞋 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无动于衷。“关键就在这里，”昌蒂想着，“一个人做他力所能及而且愿意做的事情时，他就没有痛苦。”一个磨刀匠吹着笛子走过，停在他家门口。一个女人过来叫他磨剪子，火星从砂轮四周飞溅出来，就象节

日的礼花。不管怎么样，这些人都比昌蒂幸福，所以他哭了。

昌蒂在七高八低的砖地上来回走着，他想脱掉鞋子训练训练脚趾。总有一天，他的脚可能当手使用。雷梅迪奥丝觉察到他有点不安，不过仍在继续缝补裤子。当然，昌蒂的痛苦并不反映在她的身上，然而为了孩子们，他们都在努力，这也一点不假。

天空布满了乌云，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从黑色的云块中间露出来，仿佛轻雾般的窗纱中间显出一个姑娘的脸。雷梅迪奥丝点着了油灯；她缝累了，灯光也太暗。沉浸在悲伤中的昌蒂走上大街。他碰到一个卖彩票的瞎子。瞎子央求昌蒂帮助他穿过马路，昌蒂同意了。于是，瞎子等着昌蒂来挽他的胳膊。但是，昌蒂和他讲明他没有双臂，只能让他抓住他的腰。他们就这样穿过了马路。人家会以为他们是同属于某个收容所的。这个从前的渔工把他的不幸和瞎子比较了一下，使他感到奇怪的是：这个瞎子没有去要饭，也没有因为生活在黑暗中而哭泣。既然看不到世界，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呢？就是用眼睛来享受一下都不行啊！

雷梅迪奥丝盛好了汤在等着昌蒂，为了能使丈夫吃到嘴里没有困难，她把面包掰成了小块。可是，这种好心却使昌蒂很恼火。她一说：

“我来喂你吧？”

“用不着，”他就这样回答，“我自己会吃。”

第二十四章

恩玛努埃尔·席尔瓦老头手搀着他的小儿子，一同走进教室。尽管他现在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船员，然而他曾经当过三十年的船长，谁也不如他那样了解大海及其秘密。他曾经在礁石、荒岛、浅滩地区航行过，熟悉艰险的航道。教室里，教官拿一张纸条传给学生，让他们签名，以检查出席人数。当纸条传到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手中时，大家都以为席尔瓦会在上面签名的，但是他却从口袋里拿出一只印盒，大拇指在印盒里按了按，就在签满了花体字的名字之间盖上了他的手印。“他是个文盲。”人们喃喃地说。纸条继续传递着。这位航海学教官同情地看着老人，但是后来老头在教室里侃侃而谈显得十分突出的时候，他的这种同情心就消失了。

“从船头吹来的风叫什么风？”教官问席尔瓦。

“船艏顶风。”满脸须发、皮肤皱裂的老头随口回答。

教官怔了一下，他怀疑这个文盲一定是瞎猜的，就又问：

“你知道浮尸是什么？”

教室里的同学都笑了起来，以为教官讲的真是一具尸体，而老头也将从这个意义上去回答。但是当老头把这个问题回答得清清楚楚时，他们都目瞪口呆了。

“这是一只巨大的浮筒，用一只铁锚和一根锚链固定在海底。浮筒朝上的一面有一只铁环，船只的铁链可以系在这个环上。”

教官沉思地看着他，最后又问：

“韦斯顿索具由几个轮子组成？”

“两个。”老头回答说，“铁链从其中的一个穿过，然后通过吊着重物的滑轮，再从方向相反的另一个轮子里穿出……”

“行了，坐下吧！”教官打断了他的话。

“作为一个文盲，这个实干家知道得太多了。”教官心里在想。

霍苏埃斜眼看着恩玛努埃尔，发觉每当教官在黑板上写的时候，老头就叫他的儿子把问题都在本子上抄下，然后念给他听，让他回答教官，直到取笑教官。

开始的时候，大家以为席尔瓦假装不识字。但是当孩子把抄下来的东西念给他听，他提高嗓门，象讲课那样说了起来，使大家都感到惊讶了。

“啊，教官先生，你是问拉斯委加斯岛吧？它是在独立海湾，就是说在伊格。那里有丰富的渔场，有各种颜色的鲜美的鱼，比你那天在英费尔尼约西边指给我们看的渔场还

要大。那个地方，我从前乘小帆船航行时就去过了。”

这个目不识丁的渔工的挖苦话，象小锥子一样扎着这个好卖弄学问的教官。他脸涨得通红，就象这天下午他佩在便服领子上的丁香一样。伙伴们正要叫老头注意点的时候，看到教官谨慎地作了个手势，意思是让老渔工继续讲下去。老头越发神气了，大胆地回答说：

“我认为海图并不比经验更重要。我的格言是：航行，航行，一直航行到把海上的重要地点都牢牢记住为止。尽管海图上标出了某个海域的这个和那个地方，但是它决不能象经验那样印在头脑里，告诉海员在航行中可能突然遇到的千变万化的情况。没有海图航行更加危险，但是了解的东西也更加多，而且可以学会绕过那些在海图上没有标明的危险。这些标志我都已经记在头脑里，没有必要去费功夫，因为我航海已有四十年，吃尽了千辛万苦。我在海上迷失方向的时候，我就跟星星聊天，它们会给我指明航路。”

教官以那种宁静和善的人所特有的神态看着这个学生，然后，一只手摸着低垂的前额，踱来踱去。突然，他停了下来，转过脸来说：

“你说的是事实。但是我们来看看，你以为我就没有航海多年，闯过艰险的地方吗……？有没有人对你说过我曾经也是个渔民？”

“哎哟！一个海军军官是渔民？谁也不会相信。”老头摸着他儿子的头，声音不再是那么高地回答。

“好，这且不去管它。但你得承认，我对大海有亲身体验，要是我手里又有一张海图，就会比一个不识字的海员解释得更清楚。朋友，这话并不是为了冒犯你。你说，要是你是一个船长，没有海图你会放心把航向交给你的助手吗？尽管你对所有的地方都了如指掌，就是说，都记在头脑里，可是要通过一个极难航行的地方，你怎么向新手交代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决不会把航向交给他。”

“为什么？”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但是我却能够放心地把航向交给他。因为有了海图，再远的地方也能去，而且只要给他标明航向就成了。你看，理论不是很有必要吗？”

下课的时候，霍苏埃找到了恩玛努埃尔·席尔瓦 想跟他谈谈，并且就他刚才见到的某些不对的地方批评席尔瓦。

“你这个老海狮，你早就知道六十海哩以外的渔场，但你从来也没有对我说过半句。为什么？”

“因为船老板们的贪欲会把渔场都吞掉。他们连幼鱼都不会放过。所以有些富饶的海域应该不让人知道。这是必须保护的鱼源。船老板们已把几百个渔场洗劫一空。要是这样滥捕下去，总有一天，我们也得象美国海盗一样到别国的海洋上去捕鱼。

“你想想，要是让船老板们知道了这些渔场，他们就会命令我们用炸药炸，炸得连小鱼都不剩。倒楣的还是我们。

霍苏埃，你不要受教官的骗。总有一天他会倒向船老板一边，抛弃我们的。他们是他们的人。你以为他当过渔民？这个白痴在撒谎。作为海员，他对大海可能有所了解；但是要说他当过渔民，那是假话。就象他那副有学问的模样一样虚假。他是想靠我们发财吗？”

罗萨纳号象飞鱼般地疾驶，第二天清晨来到了南方的海面。火红的太阳的倒影，象一片巨大的金箔那样在海上摇曳放光。霍苏埃站在船桥上，和他的船员们一起航行，把教官留在陆地上了。

恩玛努埃尔说得对，因为，同一个狡猾的家伙在一起是办不成大事的。大家一致同意不到海军教官说的那片渔场去，免得欠他人情。他们向其他海域驶去。还没有发现鱼群。

渔船顶着东风，船头上戈多和奥里亚诺在玩骨牌。

几海哩以外，大海风平浪静，水平如镜，海鸥在渔船上空飞翔，等着饱餐一顿。突然，两条船的侧影显现在正午明亮的背景上，戈多指着海平线说：

“我看到了什么东西。你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奥里亚诺回答；“我敢打赌是加工船。它们从老远的地方来到这儿收购沙丁鱼。就在船上加工鱼油。他们掠夺秘鲁的领海。如果我们愿意，我们马上可以打了沙丁鱼卖给他们。菲加里什么也不会知道。不过，霍苏埃

是个正直的人，他不会这样干。”

“算了，你继续打牌吧。你要是不专心，我就要赢你了。”

“这么说，你是医生啰，是吗，戈多？”

“是的……你已经问过我五次了。你还感到奇怪吗？”

“当然啰。我要是个医生，会来当渔工吗？”

“我对你说过，我需要钱开一个诊所。医疗器械贵着呢。所以我到这儿来了。”

“你达到了目的后，我们就再也见不着你了吗？”

“见不着了。”

“我羡慕你。我也曾经想上学，”奥里亚诺忧郁地说，牌也不打了。“可是我的脑袋瓜不行……”

“过去我也是这么说的。我进大学的时候岁数已经够大的了，可是我现在还是成了一个刚毕业的外科医生。”

“我不玩了。”

奥里亚诺支着右舷的栏杆直起身来，自从他知道他的朋友是医生以后，他感到自己比以往更加渺小了。

“我本来会赢你的。”戈多说。

还是风平浪静。蔚蓝色的大海一片安宁。加工船驶近罗萨纳号，那里的船长们喊：

“我们收购沙丁鱼！”

“我们刚来打鱼。”霍苏埃回答说。

他们的船尾挂着荷兰国旗。

“你们的沙丁鱼我们全买下来。你们要是打鱼，高兴的话就来找我们。我们就在附近。”一个船长说。

“要是我们的船舱满了的话，怎么也得把沙丁鱼卖给他们。”霍苏埃如释重负地说。

“为什么呢？”戈多问。

“那些船员都有枪，你们知道吗？他们一般是好言好语地收买鱼，要是不成，就用暴力强抢。”

奥里亚诺还是闷闷不乐。戈多向他透露的话是那么突然，以至戈多后悔不该告诉他说自己是个医生。奥里亚诺一直以为他是个无用的人，现在才知道他是个医生。

声纳响了。回声探测仪表明水下没几呎深的地方有沙丁鱼。

“鱼群！”大家喊。

“这是个理想的地方，”席尔瓦说，“我们离圣尼古拉斯四十海哩。”

“大家准备好！”

船员们都到了自己的岗位上，迅速地准备好网。

绞车震耳欲聋的声音激励着奔忙的渔工。缆轴的转动声，网环的叮当声，以及全体劳动力的忙乱，构成了一曲交响乐，每个人都按照它的节拍在动作。小围船落到汹涌的波涛上；鱼网慢慢地下了水。奥里亚诺弯下身子把沉重的鱼网推下去。他直起腰来时，脑袋伸进了一个网缆的绳圈，于是……这真是太可怕了。他的脑袋没有了，血如泉涌般

地从脖子里冒出来。这时他的身子还直立着，半张着两臂在打转，好象在寻找已经滚到海里去的脑袋。正开着绞车的戈多，赶忙跑过来扶住他朋友的身体。他用双臂把它扶住，然后慢慢地把沾满了血的身体放倒在甲板上。船员们在海里寻找那颗一下子就沉入水中的头颅。在捕鱼作业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惨不忍睹的事件。这一幕悲痛的情景使大家都吓坏了。霍苏埃说：

“返航 我们不要再找头颅了！”

人们神情沮丧，谁也不说话。戈多医生主张渔船抛一会锚，因为说不定头颅会浮出海面，就可以捞起来。席尔瓦老头则凭他的经验断言说他们再也不可能见到奥里亚诺的脸容了，最好还是在天黑以前回去。

他们用床铺上的毯子，把大个子奥里亚诺的遗体包了起来。

在飞快的航行中，黑夜骤然降临。从南方刮来的风呼啸着哀鸣，使人产生了对海上幽灵的恐惧。

“奥里亚诺在为他的死而哭泣。”比波说。这以后谁也睡不着了。

听见甲板上有响声，比波又说：

“你们别怕 这是那个见习水手。”

“见习水手这时候准在厨房里喝咖啡。”席尔瓦说。

“一定是舵手在走动。”

“他可不能丢开舵轮 他在驾驶室里。”

“那么准是受苦的奥里亚诺的亡灵了。”

“比波 讲个故事听听吧。”希梅诺说；“我们马上就要到了。”

“好吧。我是个农民。我的心扎根在土地上，就象我现在扎根在海上一样。在我的家乡，我们有时想吃鱼，因为我们老吃牛肉，吃蔬菜，都吃腻了。有一天，我到海湾里来买青花鱼，看见有好几个农民把一根多年老树上截下来的树干推到海里。下水以后，我看见他们爬了上去，我也照他们那样做了。‘你会坐小划子吗？’他们问我。‘会的，’我回答说，‘瞧我不是上来了吗？’我看见他们还有鱼网……他们下了网，打到不少鱼。于是我的心也动了，决定当个渔民。从此再也没回去种地。

“这些农民在海上航行过一次就对大海着了迷。可是他们始终不会游泳。码头上挤满了山区来的山民，他们不待在家乡种土豆，却来抢掉人家的饭碗。大海吞没了许多山民，因为他们连泅水也不会，一掉进水里就象秤锤那样沉下去了。”

“别侮辱人，他妈的！要不我就撕掉你嘴上的皮。我是因为在家乡快饿死了才到这儿来的……”

“笨蛋！你要是留在家乡，现在正碰上土改^①，就有好日子过了。”

^①指秘鲁政府在1969年6月颁布的土改法。

“唉 唉 看在死人面上 别吵架了。”席尔瓦说。

霍苏埃听见雷达在响，就把老头叫来操舵，因为他熟悉航道，而航道上尽是浅滩。

“你见过比这更危险的行业吗？”霍苏埃说：“不是渔禁，就是事故。”

“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当渔工的呢？难道就没有别的可以出大力的工作了吗？”这个年迈的不识字的渔工带着哲理意味说，“我想正是……冒险精神。上船就好似享受。人们摇晃着，看看各种各样色彩多变的海洋动物。你注意到那些穷苦的渔民吗，那些很穷很穷的渔民？他的鱼只要卖上四个里尔就满足了。这几个钱抵不上他冒的风险。人们都管他们叫划平底船的，因为只有他们才肯驾一条二十尺的小划子，去捕捞食用鱼。可是他们不顾危险，在风口浪尖上航行，在大岩洞和岩礁周围转来转去，一直等到鲑鱼上钩或者进了篓子。你要喜欢大海，你就在海上生活吧。不过你得考虑考虑，总有一天它会把你埋葬的。”

“然而 大海尽管美 还是有不少人放弃了渔业。”霍苏埃表示反对说。

“这种人是捕鱼这个行业里的暴发户，他们来干这一行就象来淘金。他们榨取大海就象榨取妓女一样，等到榨不出油水来时，就一走了事。他们对这个行业没有感情！”

城里亮起了万家灯火。霍苏埃感到心烦意乱。一群对他满怀怨恨的渔工正在等着他。奥里亚诺的死，他该怎么

交代呢？恩玛努埃尔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你在想人家会把你叫做叛徒。可是你从来没有当过叛徒。”

第二十五章

一群无船可上的渔工激动地在码头上等候着，他们要跟罗萨纳号的船员们吵一场，因为他们背信弃义地破坏了同行的协议。他们挥着拳头，怒骂着，好象非要吊死他们不可，无怪乎霍苏埃他们吓得都发抖了。

然而，处境最不妙的要算霍苏埃了。他不仅背叛了自己的同行弟兄们，返航的时候又死了一个渔工，而且又是死在这条不该出海的渔船上的。

霍苏埃曾经为大家做了不少好事，谁也没有对他的公平正直有过怀疑。但是现在他好象为了搞到一个船长的职位，不惜背弃自己的理想，而且还把一批渔工也拖下水去。

“他被人收买了 这个好汉被人收买了！”渔工们喊着。

昌蒂挺着胸，挤开一条路，出现在人群前面。但是他不是来跟大伙一起嚷嚷，而是来保护霍苏埃的。他完全相信，霍苏埃上了这条三百五十吨的渔船，只是为了要到那些希望中的渔场去，而且他认为这是为了大家的利益而取得经验。因为一旦失业问题得到解决，谁也不会反对到这个黄金的大海里去冒险的。不过，关于这一点，恩玛努埃尔·席

尔瓦却不同意。按照他的看法，那就是灭绝沙丁鱼的鱼源。

“霍苏埃，你下来吧！”昌蒂喊着；“我来保护你，兄弟！”

“你干吗保护他？”一个示威者用力推了他一下，咆哮着喊：“打倒工贼！”

“我说霍苏埃不是工贼。”昌蒂反驳说。

叫喊声和嘘声更响了。混乱的人群中有人提出要把霍苏埃和他的伙伴们狠狠地揍一顿。

“这样起哄是政客们搞的。我们捕鱼业不要吃饭不干事的人。”昌蒂喊着，“我们需要的是为同行办事的人。我不明白你们怎么会上当的。你们为什么要搞掉一个从来没有被极端派收买过的人呢？他从来是只为同行而斗争的；他是站在中间立场的。”

“真见鬼！我们从来没有听见昌蒂这样讲过话。准是霍苏埃教他的。走狗！”

最后，一个比较冷静的人把他们挡住，他的喊声压过了吵闹声。

“让霍苏埃自己讲吧！他这样做有什么道理。要是没有道理，我们就把他和他的船员统统吊死。”

一块石头凌空飞来，从霍苏埃的脸旁擦过。

“谁扔石头？”演说家对着人群问，“有胆量的站出来，大家看看。要打架，就面对面的来！可是如果还要偷偷地扔石块，不让我表明心迹，那么我的胸口在这里，听凭你们打。”

人群感到惭愧。一场风暴被平静的气氛所代替。举起的拳头落了下来，好象被言语的力量所压倒。霍苏埃趁着声音平息的机会，重新讲开了：

“你们想知道我们为什么破坏团结吗？——尽管实际上并不是破坏。”纷乱的人群忍耐不住，要他立即澄清问题，“你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接受乘三百五十吨的船出海吗？”嘘声和辱骂声顿时又响了起来。“那是为了先去看一看我们将来干活的环境。沙丁鱼已经跑得很远了。事实上，往后我们需要大船才能捕得到它。”嘘声又响了一下，“靠着小船走不了一百海哩。你们没看到巴特里西奥神甫同那条瓜达卢佩号的事吗？要是人家强迫我们乘小船到那么远的海里去，结果不是更惨吗？说不定每个星期都要沉船。再说，来回航行一趟那么长时间，只捕回几吨沙丁鱼，也是并不经济的。

“现在大渔场都远离海岸了。要是船长不多驶出三十海哩，是到不了那里的。所以，需要你们都成为能远航的船长。我们就象小孩一样，要不断长大。现在我们的渔业还是处在襁褓时期；我们要看到未来。”

“小船淘汰以后发生失业怎么办？”有人鼓起勇气打断他的话问。

“别着急，我马上就要讲到这一点，”霍苏埃沉着地回答，“我们要求每条大船上十八个船员。”

“上十八个人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处。”一个没有渔船的

年轻船长说，“按比例一分，我们拿的钱就比原来少了。”

“一条二百吨的船上九个船员，那么三百五十吨的船至少要上十五个。”人群中一个陌生人插进来说：“要是象你们说的，远海有很多鱼的话，我们就得装满船舱回来。”

“对的。我们已经发现了渔场，现在我们知道该往哪儿去。但是这一点还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霍苏埃说着斜眼看了看和他一起站在船头的恩玛努埃尔·席尔瓦。

响起了一阵鼓掌声。

“奥里亚诺呢？”一个得知了不幸事故的人突然问。

“奥里亚诺吗？你们问我奥里亚诺？他已经死了。他是在干活的时候死的，钢缆把他的头割掉了。他的尸体就放在那里。一会儿我们把它抬下来。”

“奥里亚诺！奥里亚诺死了？”人们吃惊地问。

“奥里亚诺死了？”另一个人哭着问：“不，弟兄们，奥里亚诺不会死的。”

“谁死都可以，就是奥里亚诺这个好人不能死。他善良温和，游泳游得好，又是驾小围船的好手，开绞车也开得刮刮叫。他熟悉大海。”

“把尸体抬出来看看！”人们喊。

“不行啊，”比波回答说：“太可怕了。他脑袋没有了。”

“什么？把尸体揭开来！揭开来！我们要看看他！奥里亚诺！奥里亚诺！”

船员们揭开毯子，他直挺挺地躺在甲板上，象一段去了

顶的树干。

“扶他站起来！”一个矮个子要求说。

他们照他说的办了，把尸体竖了起来。失去了脑袋显得短了一截，和原来的身材不一样了。

“那双肩膀和那双大手是他的。”人们说。

“是奥里亚诺，是的，就是他。干吗要怀疑呢？我们多傻啊！”

“奥里亚诺是大个子！奥里亚诺是壮汉子啊！”

“快放倒！快放倒！我们不忍心再看这个样子。可怜的人！”

“伙伴们 这是很痛心的事，’霍苏埃说“，不幸的事情总是会有的，这难以预料。在海上我们总是冒着这样的风险，死亡每时每刻都在等着我们。奥里亚诺的死，就象我们之中的任何人都可能被滑轮或吊杆压死一样。对这样的悲剧，我们只能表示悲痛。等到满了周月，我们给他做一次安魂弥撒。现在我们要为活着的渔工操心，他们天天得为他们的妻子儿女带回面包、牛奶和肉类。菲加里应该解决这种事态……我们要他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和他谈判去，大家都去。”

“不许走近我！”菲加里把左轮枪对着人们说 他以为人们是来杀死他的。

“我们是来谈判的。’霍苏埃心平气和地解释“；你得听

听我们的话，否则，船老板和渔工之间的仗永远打不完。”

“住口！霍苏埃！你是个叛徒。你倒很精，啊？你使我相信你是我这边的人，可现在怎么又翻脸了。”

“是你这么说的。现在我的伙伴们都明白了，我没有出卖他们。可是，你我之间可以有一个解决的办法，既达成协议，也有活干。我向你担保，我们的要求不高。你的大船要增加船员，把小船交给失业渔工，让他们用来捕捞食用鱼，那么就没有人流浪街头了。”

“我情愿它们下着锚烂掉，也不把一百吨的渔船交给任何人！”

“我们别一开始就谈崩了，菲加里。有那么多人在要活干，你怎么这样说话呢？你有一百五十条船搁着。我们全买下了以后用鱼来还钱。”

“我不干！关于我的大船，每条网船不能超过十二个人。已经试验过了，用这些人同样干得了活。我的新式渔船是自动化的，只要按按电钮就行。”

菲加里表现得非常傲慢。他不接受人们的建议。在他看来，他对渔业作了贡献，一切都该他说了算。

当初在巴伊塔，有几条美国渔船到那里收购冻鱼。那片热带海洋里有的是大鱼。菲加里认为，有了大鱼必有小鱼，因为小鱼是大鱼的食料，于是就想到了当时在国内一向被忽视的沙丁鱼。他知道，这是求之不得的资源，于是组成了一个财团开办了鱼粉工厂。

“那么每条大船上十七个人，小船卖给我们，怎么样？”霍苏埃提出。

“哪一件都不行！”菲加里叫喊着，把左轮枪放进写字桌的抽屉，拿起了电话叫军队。

“那么我们就夺下小船出海去，直到政府把它们收归国有。”霍苏埃说完就和大家走了出去，四散走开了。

失业的渔工六、七个，七、八个一群群地在码头上跑。他们不顾一切地登上停泊在那里的渔船，很快地装上围网就出海了。夺船的行动震动了整个港口。这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使得正在戒备待命追捕船只的海岸警备队目瞪口呆，胆战心惊。如果真的开枪追捕，事情就要闹大，因为现在面临的不是那种亡命的抢劫犯，而是为了增加民间食用鱼生产的劳动者，他们要做的事，正是现政府为了提高工人生活水平而大肆宣传的事。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侵占私人财产的行为，菲加里是有权要求保护的。

在有几条船上，夺船者遭到了顽强的抵抗。那些守卫为了服从命令，开枪打伤了几个渔工。当然，这些人也遭到了殴打，扔到水里，因为动乱的，忿怒的渔工是不顾一切的。那些被搁置不用的船只从各个码头，各条防波堤，各处停泊场缓缓地起锚离岸。它们被残酷地扔在一边，已经变旧了，不灵活了。看吧！夺船者就象真正的海盗，他们爬上船身，跳上甲板，尽管他们知道这是百万富翁船老板的船，上面还写着他名字的第一字“菲”。

“撞船了撞船了！”人们喊着互相推挤。

船上发生流血事件的时候，警备队的巡逻艇出动了。但是面对着这一群渔船，它们感到无能为力。这些渔船是阻挡不住的，它们的船头指向劳动自由的道路。

渔工们要生产，要谋生，这使炮艇和巡逻艇处于困难的境地；水兵们只能袖手旁观，因为他们不能对着这些为了集体经济利益而采取行动的人们开火。子弹又不生眼睛，又没有理智，它只会阻碍生产发展，其结果是，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让我们祝福圣彼得。”夺了船的渔工们说。猎户星座在闪光，月亮已经升到天顶，渔工们星夜出海了。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他们一网网地捕捞着食用鱼。这样一来，鱼价会自然而然地迅速下降，使得那些中间商不知所措。

这时候，菲加里却在大声地同港务局长谈话。他要求巡逻艇用武力夺回他的渔船，要求逮捕和惩办那些夺船的渔工。

“你以为为了保护你的财产，我们就得去杀死上千个帮助我们解决饥饿危机的渔工吗？”局长气愤地说。

“法律会替我说话的，”船老板指责说，“由于这一暴行，我应该得到一百万赔款。”

“看到了这一切之后，我们毫不奇怪政府为什么要没收你的船只了。”局长回答。“另外，他又用眼梢瞟了菲加里

一眼 喃喃地说：“你本来就想把这些小船沉掉的。”

在渔工们汇成的人海中，忿怒和兴奋的情绪融成一体，这从人们通红的、激动的脸上可以看得出来。在喧闹声中，喧嚷的人群涌上街头。他们大声地说话，坚定着自己的决心。

“带头夺船的霍苏埃·卡纳雷斯万岁！”

“我们要渔船！”

“渔船归捕鱼人所有！”

“没收渔船 没收渔船！”

菲加里孤零零地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苦闷地睡着了。他认输了。他已经无法收买船员，也不能贿赂当局了。

第二十六章

“霍苏埃，你年纪不小了，”昌蒂说着，在这个默默无言的演说家的桌旁坐了下来。“你的白发显示了你的年龄，然而你还是个单身汉。找一个女人吧！”

“不，霍苏埃，”恩玛努埃尔·席尔瓦插嘴说，“你生来就不是让一个妻子束缚住手脚的人。她会使你发胖，把你当作她做饭的助手。你的星宿不让你成家。如果你要女人，你就尝一次花一次的钱，因为你应该坚持斗争。你是为渔工的权利说话的人啊！要斗争也要生活，然后就死掉。我已经活到六十岁了，兄弟。我梦想着航海，已经在海上航行了几千海哩。我了解了海的秘密和魅力，了解了海的妖魔和鬼怪。小的时候，我步行或骑马，走过很多路，到过山谷、草原和高山，尽管我连读书的时间也没有。可是，这样到处遨游、打架，不管同谁都打架，这才是一个男子汉的生活。听我的，霍苏埃。我了解你，不能让你精神的渴望落空。要是你被一个女人拴住，你就一辈子也别想动弹了。”

“你干吗不讲讲你自己的经历？别只顾讲我啊。”霍苏埃谦逊地说。

“要讲一个男子汉的生活可不容易啊，再说，我也不象

你那么重要。’老头说。

“在回忆的大柜子里，我们大家都藏着过去的最美好的东西。人在生活的道路上走下坡路的时候，更会引起许多回忆。”

“那好吧，我是一个到处游荡的人，我坐上运货的列车，听任命运把我带到哪里就是哪里。我为了一个小钱卖唱，赖以维持生活。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父亲，或许就是空气生我下来的。我离开了母亲，然而并非因为我是个不肖的儿子，而是为了她的幸福。我的后父经常毫无道理地殴打她，实际上就是因为我吃了他的饭。这个卖煤油桶的粗鲁男人，因为自己没有孩子，把我恨之入骨。他把我的衣服藏起来，让我穿我母亲的衣服。我那时已经不小了，他让我那样穿着到井边去打水。嗨，有一次，我可报了仇。他光着身子在河边睡觉，我拿走了他的裤子，然后把我母亲的衣服放在那儿，让他裹着身体回家。我从那个城市逃了出来，从此再也没回去见我母亲。

“一个离开了家的孩子，什么艰辛没有尝过啊！我一字不识，因为我那混帐透顶的后父，自己目不识丁，为了不让我胜过他，从来没有送我上过学。我穿得破破烂烂，无家可归，哪里有面包就上哪里去。有时碰上一个赶牲口的，我帮他赶牲口赶到屠宰场去，他就给我一个丕塞他^①。晚上就在帆船上过夜。有一次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在一只鸟粪岛

^①丕塞他，钱币名。

上。我肚子饿极了，但是一个人也不认识。我向一个缺德的家伙乞讨，他同我讲条件：他说他想开开心心……我对他说：‘我会唱歌。’他回答说：‘不 这种哇哩哇啦的乱叫我早就听腻了。’我说：‘我可以不停地转十个圈。’他说：‘嘿 这我也会。’我苦苦哀求他说：‘那你说要我干什么才能让你开心呢？’这个坏蛋对我说：‘你当着我的面吃一点鸟粪。’我看看那些鸟儿的粪，因为实在饿极了，所以当他让我看那个银索尔的时候，我就一把抓起鸟粪往嘴里填。那个混蛋疯狂地哈哈大笑的时候，我只觉得胃在直往上翻。

“为什么这世道并不都是那么公道的呢？”恩玛努埃尔说 呆呆地想着什么 眼角边流出一滴泪水。“我对你说。二十岁的时候，我在海上找到了一个工作。我同个黑白混血女人结了婚。那女人黝黑的圆圆的眼睛，象个印度人。我们生了几个孩子，麻烦就开始了。那时我在青花鱼船上干活，自己到小市场卖青花鱼。人们劝我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去念书，这样他可以教我认字。就在这时候，我家来了个朋友。他喜欢上了我的唯一的一个儿子，‘好漂亮的小子呀！’他说。他带他去受洗。凭着这个借口，他每天来我家。这个强盗！他跟我女人勾勾搭搭。一天下午，我从码头回家，她就不在了。我到那些寻找穷人的地方去找她，到警察局，到医院，可是都找不到。因为她同那个教父一块儿走了。我的孩子们没有了母亲。你看到了吗？结婚多没意思！可是，我同女人们的交往并没有到此为止。这个男孩子长大了，

我给他上了学，而且上到大学，还毕了业。现在他在搞教育，已经三十多岁了。你知道他对我干了什么吗，霍苏埃？这个小流氓，肮脏下流的东西。他没脸见我，我要是碰到他，我连我的姓也不许他用。他带走了我的第二个女人……那女人和前一个一样给我留下了一个小崽子，就是你认识的那个……他长大了还不知道会对我怎么样呢？不过那时我也不会活着了……要斗争呀，斗争霍苏埃，不要给任何女人拴住了。”

“你的母亲对你也不太好。”霍苏埃拍拍他的肩膀说。

“我说是我抛弃她的。”

“可是她没有去找你。”

老人沉思地回忆着他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遭遇，一面抽着烟卷，吐着烟雾。

太阳和炎热的空气使强壮的渔工们软弱无力。炎热使他们失去水分。皮肤上渗出汗水，额头上都是汗珠。他们赤着脚，裤腿卷到膝盖上。有时他们只穿裤衩，因为干活时沙丁鱼网里的水象倾盆大雨那样落在他们身上……天气晴朗，阳光普照，可以看到沙漠里最不引人注意的黑点和一望无际的海洋里远远地升起的波涛。渔工的眼光磨练得象山猫一样锐利。哪里的鱼迹象隐藏着一条巨鲸，那里就有鱼群。渔船驶近了，船员们互相问好。船只聚集在一起，过后就各自散开，远去。鱼迹已经消失。

鸟粪给小岛绣上了自色，看起来象一座座冰山。退潮了，岩礁露了出来，好象抹香鲸的背脊。波浪不时地把这些礁石淹没。渔工怕它们，因为当这些礁石看不见的时候，渔船就会撞上去触礁。潮涨的时候，那就更糟糕……成群的海狮在水面上露出象木滚球那样的一个个脑袋……下午已经过去，黑夜终于来临。西边，巨大的月亮显露出来，低低的已经亏了一角，发着红色的光芒，仿佛沾满了鲜血，象是在往海里掉下去……海水撞击着船壳啪啪作响，催人入眠。渔工们睡着了。干活的劳累使他们瞌睡……天际闪耀着一道光芒。是一颗在航行的星星？那是一条船的灯光。它是微小的，但是在徐徐地、缓慢地前进。信风抚摸着舵手的耳朵。他的听觉训练有素，只有他才明白是哪边吹来的风。在某些情况下，他的听觉可以起到罗盘的作用。

欢乐而平静的波浪，从南向北奔去。海上的幻景也向这个方向移动。巨浪扑向海滩。在海上，巨浪撞在船尾，船首就对准了陆地。然而要是撞在船首，渔船就离海岸越来越远。秘鲁人是有经验的航海好手。也许是最好的……

晒热的沙滩象是一张铺了垫子的大床，邀请渔工在这里躺下；在船舱里，他们难以忍受夏天的闷热……渔船驶过一个小海湾。“我想到那海滩上去躺一会。”一个船员说。他立刻乘了小艇在那里上岸，美美地躺下了。背后，有规则地耸立着一堆堆沉默的沙丘……一条条小溪曲曲弯弯地流下来，奔腾着汇入大海。淡水和咸水盘旋成漩涡，给人以那里

存在着危险的印象。海湾这个舞台也用来演出爱情的活剧：一对对情侣遭到兀鹰的袭击……它们手握利刃要满足自己的欲望。

罗萨纳号期待着黎明，等着下鱼网。所有的人都睡了，只有恩玛努埃尔·席尔瓦没睡。这时候他正抽着烟斗，平静地思索着。他听到了几声凄厉的叫声：

“喔唷——喔唷——喔唷！”

“是女人的声音？”席尔瓦问着自己。他很快地在吊床上直起身来，敲敲烟斗，望着黑暗的大海。

“是海妖吧？”比波说。

“没有所谓的海妖。”那位医生戈多回答说。“这是一个临产女人的叫声。一定在哪一个船舱里。应该去救助她。”

船员们都行动起来了，甲板上噼啪的脚步响起来。霍苏埃想找这呻吟声是从哪里来的。

“你的船舱里有一个女人？”戈多问他。

“没有 我和你们一样 听到声音才起来的。”

“大概在锚链舱里吧？”

“或者在粮食舱里。”

“也许在机舱里？”

“埃尔内斯托在那里。这不可能。”

“听见吗？”恩玛努埃尔说，“在痛得打滚呢。”

“是在粮食舱里。”霍苏埃肯定地说。

那女人吓人地叫着。她的疯癫更可怕了。她就是美丽的希塞拉。她把盖洛巴纳的儿子带到了渔工的世界。他们看见她扭歪着脸，象是受着苦刑。眼睛睁得大大的象要掉出来，眉毛弯曲，额头皱了起来。她抽搐、哭泣、绝望。戈多要插手帮忙，她抓他，把他抓出血来，撕破了他的衬衣。霍苏埃捉住女疯子的两条腿，戈多终于动手了。盖洛巴纳的后代露出了脑袋：和他一样是金黄色的头发；一生下来就哇哇猛哭。渔船摇晃着。下面，海浪舔着船壳。

黎明，阳光象一片瀑布从红霞之间倾泻下来。

戈多把婴儿放进一盆温水里。霍苏埃被慈父般的感情充满了胸膛，忍不住把婴儿抱在怀里，用自己的衬衣包裹着他带上甲板。希塞拉还在粮食包上躺着，哭着，哭着。神志清楚了没有？没有。

“这孩子就是我的儿子，尽管不是我生的。”霍苏埃说。

“你还没有女人，可是却有了一个儿子，”恩玛努埃尔说；“当心他改变了你的命运。”

一个渔工手掌里托着一条沙丁鱼过来，婴儿不由自主地摸摸它，用小手一把抓住。鱼儿挣扎了一会就死了。

“他抓住了，他抓住了！”恩玛努埃尔·席尔瓦叫起来。

“盖洛巴纳的儿子万岁！这孩子生下来就是渔工啊！”霍苏埃说。大家接着都喊了起来：万岁！

又一次响起了那个声音：

“喔唷——喔唷——喔唷！”